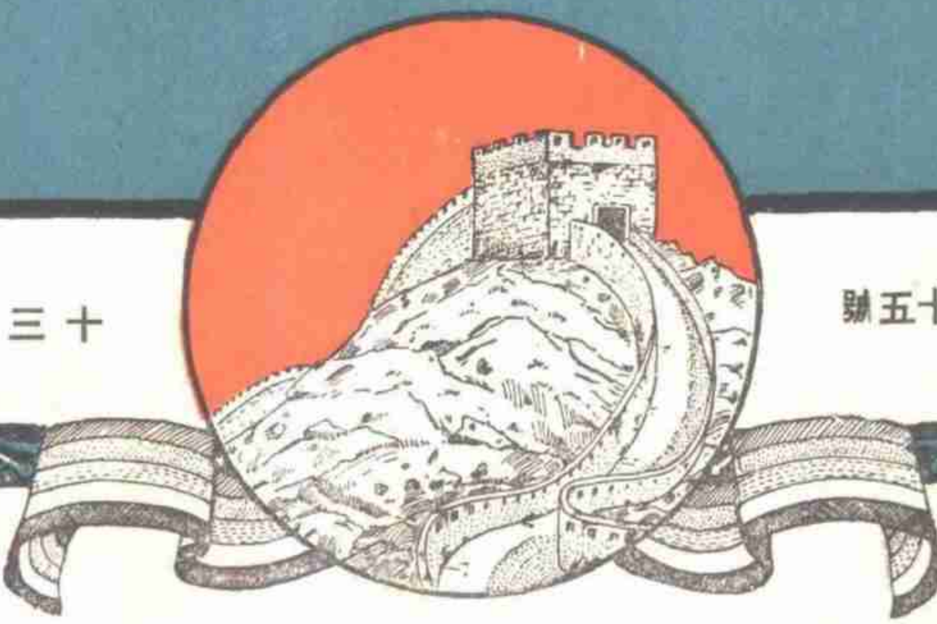
東方雜誌

THE EASTERN MISCELLANY

第二十一卷第十五號

十三年八月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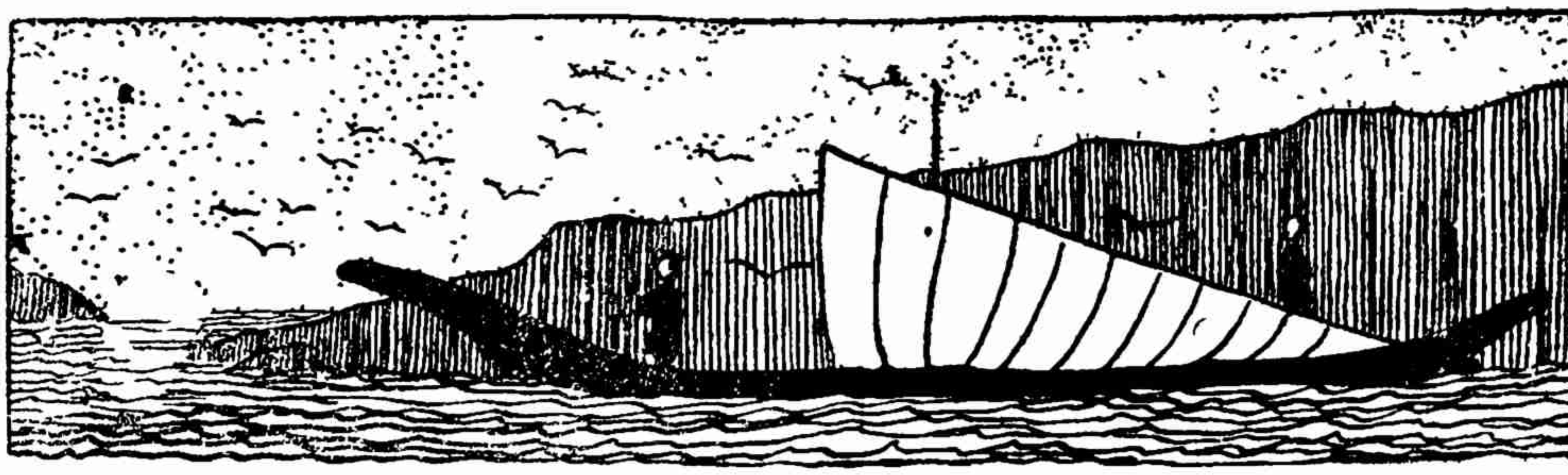


本號要目

時事述評（七篇） 記者
國際關係（太戈爾講演） 徐志摩
法國政潮之旁觀者言（巴黎通信） 樓桐孫
二十世紀英法德美租稅負擔比較觀 李權時
國家薩威稜帖說的反動 陳行叔
大連 A Z
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 梁啓超
梁任公五行說之商榷 欒調甫
試驗胚胎學的成功 周建人
春光不是她的了（小說） 葉紹鈞
愛的教育（小說） 夏丐尊

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

Vol. XXI, No. 15, August 10, 19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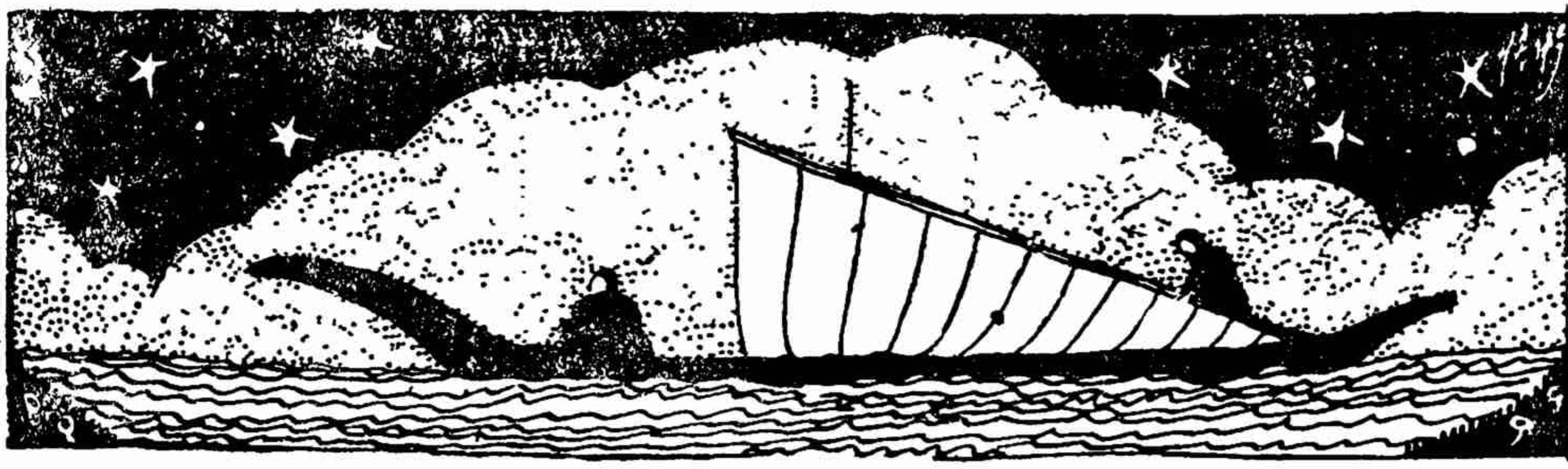
東方雜誌

第二十一卷
第十五號

時事述評

各國退還庚子賠款用途之爭執……泐 一（一）
聯治運動果能復振乎……無 明（四）
萬縣事件與沙面交涉……從 予（五）
倫敦會議告一段落……幼 雄（六）
日俄密約……化 魯（九）
愛爾蘭邊界問題與英政局……化 魯（一二）
波斯排外……幼 雄（一四）

國際關係（太戈爾講演）……徐志摩（一七）
法國政潮之旁觀者言（巴黎通信）……樓桐孫（二九）
二十世紀英法德美租稅負擔比較觀……李權時（三七）
國家薩威稜帖說的反動……陳行叔（五四）
大連……A Z（六七）
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梁啟超（七三）
梁任公五行說之商榷……欒調甫（九二）



試驗胚胎學的成功……周建人(九九)

春光不是她的了(小說)……葉紹鈞(一〇三)

愛的教育 意大利 Edmondo de Amicis 著(小說)……夏丏尊(一一〇)

參考資料

外交部公布之中德交涉文件……(一四一) 日本人口過剩與對華政策……唐軼康(一五〇)

時事日誌

中國之部……(一五三) 外國之部……(一五五)

【補白】

都市與田園……(一六) 改革曆法的提案……(九一)

新近逝世的海洋文學家……(一一九) 孟子解頤零札(四)……(一三九)

【插圖】

西洋名畫"A Cornish Cove"(三色版)……一幅

直隸之水災……三幅

張家口之水災……三幅

湖南之水災……三幅

江西之水災……六幅

時事述評

各國退還庚子賠欵用途之爭執

中國因庚子拳匪亂事而給與各國的賠款，美國於一九零八年曾退還一部分辦清華學校及充中國留美學生經費，行之數年，頗能得到施行此項政策時所預期的成績，因此其餘七國也都想照式仿行，這是各國退還庚子賠款的動機。民國九年經安福系執政以後，中國財政已被弄得竭蹶不堪，教育經費積欠不發，教育界因有指定教育基金的要求。彼時政府即以此不可必得的各國退還庚子賠款敷衍教育界。這是各國退款與教育經費發生關係的開頭，及教育界年來努力於各國庚子賠款退還運動的原因。到了本年，日本已決定將庚子賠款辦理對華文化事業，美國國會又通過二次退還賠款於中國，英國國會亦提議退還中國庚子賠款，俄國因了中俄大綱協定的締結，實行從前迭次聲明的退還賠款宣言，德國因了中德協定，法國因了中法協定，也都必須退還賠款。這時從表面看來，各國先後大批退還賠款，其數目必有可觀，於是吳佩孚等軍人望而生羨，倡言退款建築鐵路，更有一部分專門宣傳築路的人起而和之，遂造成退款築路的空氣。教育界眼見由他們多年奮力運動而得以退還的各國賠款，將被人攘奪而去，急起力爭。初時向政府請願力持中俄大綱協定所規定的退款委員會委員，必須用教育界所信仰的人，以冀保持協定中退款用於教育的規定，而應付軍人的俄款築路運動，後來政府方面被軍人壓迫，由外交，財政，教育，交通四部會商吳佩孚俄款築路的建議，交通部並秉承軍人意旨，籌議退款築路計畫，教育界乃急起直追，分期訪俄英美日法

各使，表示各國還款必須用於教育的意見，以冀從外交上得到效果。於是軍人與教育界的爭庚子賠款，遂成爲一件重大事情。

我們一時且不必左右袒，祇細看教育界與軍人兩面所聲明的理由及形勢上兩方所占地位的優劣，便可明白將來的結果。教育界的宣言說：

『向者本會議宣言，擬以各國退還庚子賠款悉數撥充教育基金，頗荷全國輿論界教育界之贊同。本會議不辭淺薄，本此方針，願爲前驅。故於俄國拋棄之庚款，既根據協定而嚴重主張，特別委員會之委員，必須出於吾教育界之有資望經驗爲吾人之所仰服者，以期其能爲吾國教育謀福利，而此款亦不至於有搖動。於已經聲明退款之國，並本此意而與之周旋，其他尚未退還之國，亦將要求其退還。誠以吾國今日之現象，實爲帝制時代視國家如私產，人民如奴隸，不予以相當教育之結果，故與教育以圖消滅此現象，而躋國家於昇平，登人民於衽席，在今日已爲肯定之論斷。然今日京內外教育之現象何如？吾人日披報載，蓋有不勝其感憤者。原其所以，則一言蔽之曰：預算上之教育經費，均爲軍閥充黷武殃民之用，與飽其私人之慾壑而已。夫今日吾國之教育，欲保持常態，而猶日在與殃民黷武之徒奮門之中，尚復有振興恢復之望哉？今幸有各國退還庚款之舉，雖其款本出自我，惟是既失而復得之，故對於退款之國，宜善用之以酬其雅誼。而吾人回顧此款之所以發生，蓋有飲泣含辛而不忍言者，故欲善用此款，實惟教育爲最宜。此本會議之所以斷斷於此者也。今俄國既聲明以此款用之教育，載於協定，而美國二次退款，亦有同樣之決定，在彼友邦，猶能知其所急而樂成之。況同吾種姓國俗者耶？詎比者有創爲以庚款建築鐵路之說，一二黷武殃民之徒，高呼於前，希風者流，邪許於後。復勞其爲教育謀曰：『以庚款築路，以路成之所入爲教育費，一舉而兩得也。』此可謂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者矣。然可以欺無識者，而不足當明者之一噱。使爲是說者，固有意於國家也，則令向者戢其野心，寢其黷武，積此八九年投於殺人之資，內於腰橐之物，雖舉全國之鐵路而盡築之，或且可以敷其用；又使爲是說者，固有意於國家者，則一念及於傾送國權，假借外資，與夫吾民竭髓罄膏所築

之路，當若何而愛護之使外資之所築者，得速償其負，而斂諸吾民者使之安全而轉以肥吾民之生？今則莫不折閱而瀕於破產，而彼爲是說者，猶且盤踞朘削，朝十萬而夕百萬，幾令路之不能自存，而毫無顧惜之意；復使爲是說者，固有意於國家也，成事不說，自今日始，眞其屠刀，淸白乃心，釐剔生聚，俟以十年，不徒固有之路，可以充分發展，而待築之路，亦未嘗不可計日而成。今不出此，而欲擇肥以噬，猶復鼓其說以欺國人，是以中外之論，皆曰築路所以爲用兵，路成之所入，以爲殺人之資；其或覘滿車而圖盈橐者，又其次也。夫使庚款可以築路，而在今日狀況之下，謂路成而教育基金有着者，雖三尺之童不能欺。……」

吳佩孚則說：

「各國退還賠款，用途每自外操，揆諸先例，率以之創設特殊教育，施之者不外融洽感情，原出善意，受之者終屬有益，自無須區分。無如財政困難，達於極點，普通教育經費久有弗給之虞，權衡輕重，自應先其所急，爲固有教育設想，允當設法規定，藉資維持，是確定用途爲第一步。一旦事果有成，設使隨支隨用，隨用隨消，款終有限，用乃無窮，亦不過所濟一時，仍無以裨益久遠，待欲爲一勞永逸之計，不外生財貨殖是圖，而實際之鞏固豐厚者，殆莫出鐵路之右。又若能得優擇之線，已成之基，如現在未成將辦各路，可使投資其中，坐享無窮之利，爲愼擇收益設想，自非鐵路莫屬，是愼重基金爲第二步。逮夫路成之後，收入必臻暢旺，自然按照預算，隨時撥用，一轉移間，固有教育，卽可食惠享成，永無岌岌可危之勢，坐收源源接濟之功，是分配經費爲第三步。據此以觀，庚款築路之舉，何一而非爲興學地步，若其交通便利，文化淪輿，猶可置諸不論。惟是時不再來，亟應和衷共濟，一致進行，免使受人口實，自遺伊戚。」

兩方的理由如此，然則他們所占的形勢怎樣呢？

一，教育界與退還庚子賠款，或有歷史的關係，或有條約的關係，或有各國退還賠款政策所定計畫的關係，在外交上對於握有退款權的各國，頗能得其贊助。惟在國內不能如軍人那樣可以壓迫政府，難免政府不秉承軍人意旨而移用其所爭的款項，所以在形勢上，祇占得一半勝利的地位。

二，軍人雖有勢力壓迫政府使受其命令而行事，惟對外信用頗薄弱，退款權操之外人殊難必其勝利。至於國內輿情鑑於軍人近來濫提路款的前事也頗不願意各國退還的庚子賠款用於軍人所希望的事件上。

退款築路並不是一定不好，即教育界的宣言中也並不為絕對的反對，不過在眼前的中國時局中以退款施用權授之軍人，却頗危險，則是無論何人所不能否認的。

庚子賠款退回後的用途其最大的爭執已如前所述。尚有(一)各省主張照從前賠款攤派數目，將款分配各地方辦理地方教育；國立學校教職員則主張此款專辦高等教育，(二)私立學校希望由此款得津貼。(三)齊燮元希望以美國退還賠款從事導淮事業——不過現在因了築路與教育費的爭執，這些意見都被遮住了。(朔一)

聯治運動果能復振乎

聯省自治運動雖為近年來國內極有力的政治運動，但在最近一兩年却頗有不振的樣子。學理上的聯省自治論既不復盛唱如前；從前在各省占有勢力的聯省自治派，這時或則失去地盤，或則局促一隅而毫無發展。南北大局盡被支配於所謂統一派，聯省自治派屏息於此形勢中，岌岌可危。湖南因維持省憲而被迫已至窘狀畢露；陳炯明本人堅持聯省自治，而其部下將領則因餉械關係通電附北，表示贊成統一。聯治主義者丁此厄運，大有日暮途窮之感。統一派則聲勢日張，一時成為天之驕子了。

但是聯省自治運動既不是偶然而來，當然不能倏然而滅。聯省自治說雖不免為軍閥政客所利用，授反對者以口實，而其價值亦自有所在。因此，去年在統一派勢力下的北京所公布的國憲亦不得不酌量採納聯省自治派的主張。而到了眼前，因為：(一)浙江召集省自治法會議，推定起草員進行制作自治法；(二)江蘇省議會通過省自治法會議組織法及自治程序法，樹立召集自治法會議基礎；(三)湖南省憲法近已決定修改，自治的面目可望不致大改變，(四)福建廣西等省決定限期制成省憲，以謀實行自治：——於是聯省自治運動頗有死灰復燃之勢。

上述各省制憲自治的運動，是否能發生巨大效力，抑或僅

僅造成一時的空氣而止，現在殊難確斷，國人對之亦未十分注意。惟是上海方面的聯治主義者，却頗欲乘此機會積極活動，推章太炎爲領袖的聯治社同人已準備發布刊物，從事宣傳；並一面致函各省省長，運動加入於他們的團體；一面發出通電，聲言『欲謀民國之統一，首在打破蹂躪省權之勢力，而以各省爲同流共進之單位；欲謀國憲之成立，首在消滅謬託法統之國會，而以聯省會議爲根本解決之樞紐；欲得聯省自治之實際，首在却還僞憲賦予之自治，而以人民自決爲特立獨行之主張……』。並希望國內打破舊有一切團體，以聯治主義爲結合之中心，造成有力政黨。

上述聯治派的活動，除惹起統一派的微微的反響外，似乎也沒有怎樣的效力。不過從實際說來，聯省自治的活動，如果要希望有效，全須恃乎實力。現在號稱信奉聯治主義的各實力派，趙恆惕出全力以支撐表面的自治，尚慮爲難；陳炯明局促於廣東東部，勢力亦極有限。聯治派的政客，在此一無憑藉的時候，其發展的困難亦大可想見。所以最近浙江等省實際上的進行制定自治法，與上海聯治社的宣傳及活動，依我的觀察，尚不能遽稱爲聯治運動的復振！（無明）

萬縣事件與沙面交涉

年來西人挾其資本與武力的威力，得寸進尺，聲勢煊赫，而我國一般官吏平時對於小民素以威武著者，至此亦帖然無敢抗逆，只知以媚外爲能事。於是西人勢力益加不可嚮邇，他們的心目中直已不認世界上有一種所謂中華民族了。

美國人是素以中美親善相標榜的，故退還賠款，設立學校，凡所以買我國民之歡心者，無微不至。行之數十年，居然成效大著。市場上美貨充斥，而美國化的學生，尤無處無之。然而正惟如此，其心乃愈不堪問。如轟傳一時的軍械案，如果屬實，不是把數十年來的假面具自己抓破麼？再美人向來對於華工本採禁絕主義，而於我國學生，則爲買得好意起見，常表歡迎。今年新移民律既通過實行，於是遂並留美學生亦受禁止，致有許多人因未知此項禁律，被遣回國。雖然，這却也是一般沈迷於中美親善說者很好的當頭棒喝呢！

惟事之不平，猶有甚於此者。如李義元案，如劉奎元案，本誌

已有述說，姑置不論。若最近的萬縣戕殺船戶案，沙面苛律事件，則強橫無理，尤足令人髮指！六月中旬，美商華雷由重慶運桐油至萬縣。抵埠時，以人衆擁擠，墮水淹斃。英艦指爲被船戶推墮，即鳴砲示威，要求萬縣知事槍斃船幫會首向國源等二人；一面復勒令當地官紳，撫卹溺斃美商。政府方面，雖依據國際公法，提出抗議，然而彼口頭上正義人道的帝國政府，要是給你一個不理，你雖叫破了喉嚨，有什麼用呢？

處在暴力壓迫下的民族，若尚無足以對抗的武力，則消極抵抗，不合作運動，實在是一個很好的自衛方法。如前年的海員大罷工，最後資本家到底惟有承認海員公會的要求。此次反對沙面苛律的罷工運動，若能持之以久，則勝負之數，正未可知。茲且一述此事的來由：

六月間，法國安南總督梅爾林東遊日本，返時，道出沙面，於宴會席上，突遭狙擊。當時沙面當局，頗疑刺者爲華人。厥後雖於河上發見兇手屍身，知爲安南人范鴻泰，然英法領事，終不釋其疑懼之念。先後移文粵當道，要求緝兇，並責保護治安之不力。經粵當局據理駁覆，始無閒言；然其忌華人之心乃益甚。六月三十晚，即於英領事署召集會議，議決沙面新警律，以限制華人，並定七月十五日爲實行期。新律備極苛刻，規定華人出入沙面，俱須備有執照，照上貼有本人相片，以資察驗；且又規定下午九點鐘鐵閘閉後，華人雖有執照，亦不得擱入沙面。華人之在沙面服務者，以該新律專爲華人而設，此種不平等的歧視，實爲各租界之所無，然雖迭派代表與沙面當道交涉，均無效果，不得已，爲爭華人人格計，遂於實施前一日，相率罷工。舉凡沙面華人，不論買辦乳媼以及工役華捕，俱加入一致行動，離去沙面。

沙面自華人走後，所有洋行固然無異停閉，其最感困難者，厥爲伙食。沙面廚子，平日多係華人充任，自華人走後，差不多連炊煙都斷絕了。且外僑婦孺，突失和善之乳媼，困苦尤不堪言狀。連日以來，罷工風潮，益形擴大，（駁載工會海員工會等俱有加入之勢）沙面當局，感於環境之非佳，已漸有覺悟，大概解決之期，當不在遠了。（據八月十二廣州電，稱英法領事已與伍朝樞陳友仁議定，命工部局取銷十二條新律，重頒雙方同意之解決辦法七條。交涉勝利，華人已允於十六日全體復職云。）（從予）

倫敦會議告一段落

討論專家計劃的協約國會議自於七月十六日在倫敦開幕以後，當即指派三委員會分別討論各種問題。第一委員會研究德國違約不付和借資實行專家計畫的問題。第二委員會研究恢復德國財政經濟的統一方法，和魯爾撤兵問題。第三委員會研究德國付款由柏林移至債權國的方法。三委員會先後提出報告經七月二十三日二十八日和八月二日開三次全體大會給予通過，會議第一步可謂已告結束。大會又組織司法委員會決定邀德代表到會，乃由英相發送請書。於是德總理馬爾克斯便偕同外交總長斯得萊斯曼和其他代表於八月四日動身前來倫敦。此後只須德代表能夠同意專家計劃即可開始實施了。

哀里歐登台了



共產黨：「資產階級諸君，請不要大驚小怪。還沒有李寧般的程度哩，不過克倫斯基罷了。」

現在且把委員會討論經過情形和各問題的決議略述如下。

三委員會的事務，以第一委員會的最為重要。因為討論誰可以決定德國違約不付的問題，勢必至於牽涉賠償委員會的權限。如不叫賠償委員會去決定呢，那就無異於否認對德和約；如仍叫賠償委員會決定呢，便不能取信於各國，於借款上多有妨礙。第一委員會經過詳細的考慮以後，才議定一種辦法，就是(一)賠償委員會及美代表一人有權決定德國的是否違約。決定以後協約國須與美人總經理員及債權人共同商酌懲戒辦法。(二)大借款享有由德國儘先清償之權。(三)此外和約簽字國的權利一概不變。但此項辦法，各國預備投資的銀行家，尚以為未妥，不肯贊成。他們提出要求，必須得賠償委員會以外之機關決定德國的是否失信，他們才肯放心。此要求和第一委員會的報告同在二十三日的全體大會中討論。那時法總理哀里歐却堅執委員會的主張，不容改變，談判極感困難，以致一般輿論頗抱悲觀。但至二十九日，法總理向會議提出一個新辦法，主張德國失信問題，仍如委員會的主張，但在賠償委員會意見不能一

致時，可提交公斷會斷定。公斷員三人，其中有一美人，俱由賠償委員會一致舉出之。如未得一致同意，則可由海牙國際法庭主任舉定。公斷會的決議，不容更改。未決定前不能有懲戒問題。這個辦法，銀行家認為滿意。七月三十一日由委員會通過，八月二日又由大會通過。於是第一個難題總算解決。

第二委員會分組兩股員會討論，一個專辦德國與魯爾的經濟完整問題，一個專辦鐵路問題。法比最初所擬的辦法，是德國須通過法案，設立專家計畫所定的實施機關，銀行家供給借款八萬萬金馬克的擔保，法比當局始可撤除稅關障礙。又德國須發一百六十萬萬金馬克的金鈔票，法比鐵路局始可於三個月取消。此問題後來經兩股員會審查以後，准定八月十五日為德國通過法案實行專家報告的日期，又定十月十五日為法比完全撤退在魯爾的擔保的日期，於二十八日由大會通過。至關於撤退魯爾駐軍一層，法國主張照德國付款的多少和遲早定撤兵的多少和遲早，會議尚未加考慮。委員會報告中又保留魯爾鐵路管理局歸還德國以後，須留用法比役員若干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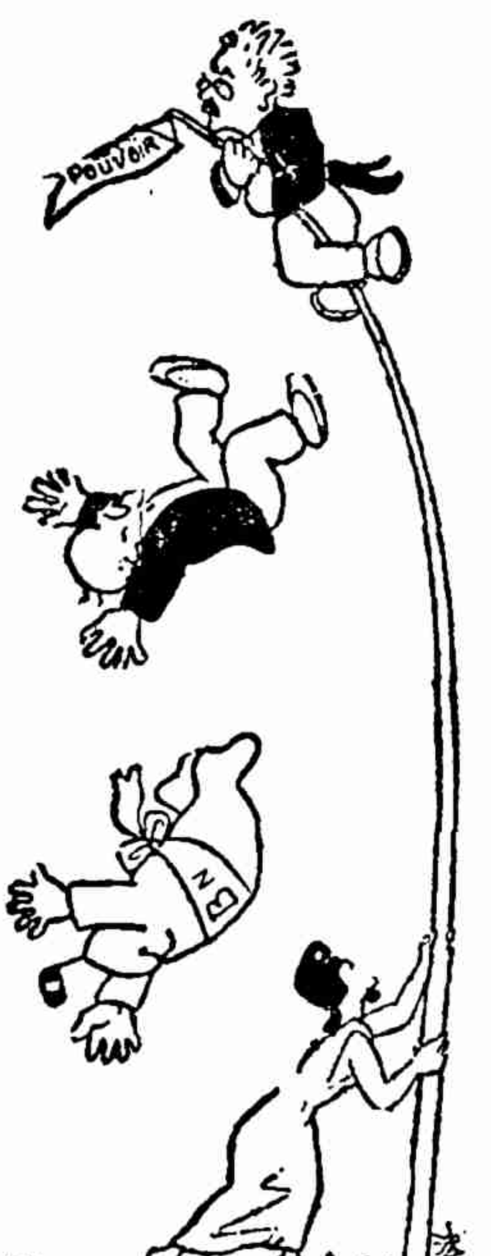
第三委員會的報告於八月二日在大會通過。條陳中規定如遇賠償貨物的繳付和商業契約的遵守發生問題時，應以協約國代表會同德代表合組委員會研究解決辦法。委員會又建議設立一種機關，防免德國付債計劃實行時所發生的缺憾。並糾察德人有在財政上謀操縱之弊。此機關由賠償委員會會同美國委員設立。又賠償委員會過有關係國請求時，有權修正專家計劃，如不得一致同意，可仿照第一委員會辦法提交公斷會公斷。



德國對極端左右兩黨說道：「不要爭執了，你們倆在對付……的時候，都是很有用的。」

以上是三委員會的經過情形，至於會議組織司法委員會的原因，是因爲專家計畫爲對德和約所未載，是否與和約有不同之點，尙須研究。且使和約所未載的義務，命德國承受，用否先徵德國的同意，尤宜決定。所以特組司法委員會討論，委員會討論後，決定應邀德代表到會，並商妥請書詞句，交大會通過，於是英相發送請書，而德國代表遂得前來倫敦加入會議。此後會議如何進行，却要待下期再述了。

賠償問題的解決困難，本來只在協約國意見的不一，和美國的不肯參加。但現在協約國已完全得到一致的意見，而美國非正式代表洛甘亦曾於會議中聲明，舉美代表加入賠償委員會一事，美國已可不加反對。又美國大銀行家摩根氏等，此番亦極肯出力幫忙，允許投資。國務卿許士此次以律師團體的名義游歷歐洲，過倫敦時，又力說美國輿論現正切望專家計劃的實施。從此看來，這一次會議，想不致於再無結果，我敢說賠償問題解決之期，當不在遠了。(幼雄)



法國對米勒蘭道：「你爬得這樣高，請你也下來罷。」

日俄密約

日俄交涉的經過，兩國政府雖竭力保守祕密，但據新聞界一般的推測，似乎談判進行非常順利。除了庫頁島讓與權問題兩方還在爭持外，兩國國交的回復，大概再不會有什麼重大的障礙。加拉罕與芳澤公使的談判，因芳澤於前月到北庫頁島一帶視察，（視察的目的，日政府祕而不宣）隨後又回東京請政府訓令，所以暫時停頓。現芳澤公使已於八月初到京，據一般推測，交涉將積極進行，日俄國交或可在最近期內回復，而日本在北庫頁島駐軍，則將於十月初撤退。但在這時期內，却又傳出一個驚人的消息，就是所謂日俄軍事密約。這個消息，當然還是一種謠傳，很難徵實，但卽使這消息是虛僞的，而單是研究爲什麼要僞造這種消息的原因，也夠教我們深思了。

關於日俄訂定密約的消息，在最近時期內已有過兩次的傳佈，兩次却又都是從法京巴黎傳出。最初的一次是紐約世界

報駐巴黎訪員於六月十七日拍發該報的電文，大致是說日政府現正與俄代表加拉罕和越飛祕密談判，締結一種軍事性質的條約，此種消息乃得之於外交界，據說密約大端已協議告成，不久當可簽字。約文的大旨是說：

『日本把依照華會海軍公約應行拆毀，并禁止給與他國的的重砲，戰船等供給俄國，而俄國則以將庫頁島石油鑛利權完全讓與日本作爲報酬。此項石油鑛所得利益，應以半歸俄國，半歸日本。這樣使日本海軍軍用石油有一定取給地，不必再向別處張羅。』電文後面又說中俄協定的突然簽字，內幕也是由日政府逼迫中國政府而成。這個消息傳出後，各國新聞界還不十分注意。但到了七月二十四日，倫敦路透社又傳來一個電信，原文是說：——

英俄會議



英國：『伊凡，你不論怎樣，我都能承認，可是你總要肯承認你父親「柴」的借據纔對呀！』

『晨報的(Morning Post)巴黎通信員稱述據可確的消息，關係頗重大的俄日祕密條約，不久卽將簽定，或已簽定亦未可知。該約規定日本以重砲及過剩的戰艦借給俄國，而以俄國讓與北庫頁島的全部石油鑛權爲交換條件。該項消息又說最近簽字的中俄協定，亦係受日政府的唆使。』

這個電文與紐約世界報訪員的傳聞，幾於完全雷同。兩個消息都是從巴黎訪員傳出，或者是出於同一根源，亦未可知。

路透社所得消息傳出後，日本方面於八月一日傳出非正式消息，對於這事完全加以否認，并說僞造此種謠言的，必另有用意。英國首相亦於八月四日在國會宣言，說俄日密約據政府方面調查並無根據。但是最可注意的，是美國人方面對於這個消息，看作非常認眞。最初傳出的本是美報的通訊員。上海的大陸報是美國人的機關，自此種怪異的消息喧傳後，

連日著論，加以評論，似乎故意想要引起一般人的注意。該報更引第三國際第五屆大會中俄政府的報告來做佐證，該報告有一般說：——

『大地震以後，日本國勢驟形衰弱。美國乘此機會通過移民法案。在他方面，日本的革命分子却漸佔勢力。我們接得朝鮮方面的報告，該處革命分子已預備爆發革命以打破日本的帝國主義。至於中國，亦正趁着日本震災的機會，安排擺脫日本勢力的宰制。至於日本政府呢，因爲日美關係頗爲緊張，頗需要蘇維埃聯邦的援助。日本對我談判近日已經開始。我們應該利用這個時機立定我們的外交基礎。我們很願援助日本向美國的帝國主義作戰，但這全然是爲了推行共產主義的緣故。除非是爲打破美國的帝國主義的目的，我們和帝國主義的日本訂結盟約，實是非常困難。日本能戰勝美國與否，全視日本對蘇維埃及中國的交誼如何。因爲日本是決不能兩面作戰的。』



俄國姬采林在大彼得紀念碑前：『彼得大帝，我常稟汝之志以行。』（彼得之雄圖欲在他大尼里海峽謀一出路，現俄外交長姬采林，亦懷此志，故羅報以此譏之。）

（羅馬尼亞報）

從這一段報告看來，俄國顯然有願和日本聯盟的動機。而在日本方面呢，現在正陷於外交的孤立地位，尤其是受美國的威脅，已至於無可忍受，在事實上很想找一個聯盟國家。（參看十三號『遠東列強的新形勢與中國的生命』）數月前本已有法日密約的傳聞，但究竟已否成爲事實，無人知道。日本只想找一個共同對美的與國，或法或俄，自然都是一樣。從此看來，日俄密約雖然駭人聽聞，却未始是不可能的。假使日俄密約所傳不虛，那最受影響的當然

是美國。美國單是一個日本,美國不怕,單是一個赤化的俄國,美國也不怕。但是在太平洋東岸的兩個強國,日,俄共同聯結起來以抵抗美國,那決不是一件輕易的事情。難怪美國的報紙聽了這個謠傳便要大驚小怪了。

但在他方面,也有幾個理由,使我們不能相信俄日密約的可能。一則帝國主義,君主專政的日本政府,和無產階級的蘇維埃政府臭味相差得太遠,這樣的兩個政府聯盟起來,實在太出我們的意想之外。二則蘇維埃向來主張公開外交,反對祕密條約,似不至於言行相背至於如此。三則,中國簽定中俄協定,據我們所知,全是出於自動,受日本干涉的話,當然是絕少根據。所以這種傳聞實在很多疑點。不過要是出於造謠,至少也一定有外交作用,就不外造成國際間對俄日的惡感,以消極地阻礙他們在遠東的勢力擴展。但無論怎樣,遠東外交風雲的日益緊急,已足使我們抖顫了。(化魯)

愛爾蘭邊界問題與英國政局

自從一月二十二日,英國第一屆工黨內閣成立以後,許多人都預想新內閣的壽命必不久長,至多也不出數個月,必被別派推翻。但從最近的情形看來,便知道這一種推測,全然是虛妄的。麥唐納內閣的現在地位,頗為穩固。政府提出的議案,多經國會通過。自由黨很能與工黨協力合作,以防保守黨的死灰復燃。所以從表面看來,工黨內閣的前途是很可樂觀的。



麥唐納對俄商業委員:「小兄弟,我攙你過去罷。」(英報)

但是從內幕看來,工黨政府究竟不免受國會中反對黨掣肘,不能為所欲為。自從麥唐納內閣登台以來,從未提出一件大胆的改革案。就像史諾丹氏的預算案,也和他向來的財政方針

相背，這樣才算沒碰國會的釘子。此外新內閣還故意提出了好多與自願相違的法案，如擴張海軍及航空隊等，迎合保守黨的意志。他們的委曲求全，於此可見一般。麥唐納處於這樣的地位，自然很困難，所以他很想找得一個機會，改選國會，改選後假如工黨覺得佔過半數席數，以後就可脫離自由黨的束縛，放胆設施工黨政策，要不然，選舉失敗，就此下台，也比現時勉強敷衍爽快的多。至在保守黨自由黨現在雖想推翻工黨政府，但一則無隙可乘，二則工黨內閣倒後，他們各自也都沒有自組內閣的能力，其勢必至弄僵，對國民失去自黨的信用。所以也都想再來一次選舉，決一勝負。因此目前英國政爭在表面似乎是風平浪靜，但是內面暗鬬却很爲劇烈。

國會改選的形勢到最近更加迫切。工黨因最近在外交方面，倫敦賠償會議結果頗好，在內政方面通過添造住屋案，又頗得人民信仰，因此想乘此機會舉行改選。據倫敦傳來消息，本屆國會閉幕後，便將舉行改選，改選之期或不出本年秋間，各黨已在暗中籌備選舉競爭。在最近幾天南北愛爾蘭劃界問題再燃，形勢更爲緊張。新聞紙都已猜議政府將借愛爾蘭劃界問題的名義，下令改選國會。確實否，雖還未可預言，但英國的政局的漸起變化，從這裏已可見一般。



唉，你不是安靜了麼，怎麼又活動起來了？

南北愛爾蘭劃界問題，因烏爾斯泰州（即北愛爾蘭）拒絕派員組織邊界委員會，於四月間會議決裂。在九號的時事述評內已有所記述。會議決裂以後，南愛爾蘭自由邦政府屢向英政府催促解決，因恐劃界事件過久，南愛共和黨的活動或將死灰復燃。但北愛爾蘭則始終堅持不願派遣全權委員與南愛委員共同勘定疆界。南北愛派員組織劃界委員合勘疆界，是依據英愛和約第十二條的規定，但是烏爾斯泰拒絕派員，則劃界委員會其勢不能開成。應以何法決定愛爾蘭自由邦的疆界，必須由國會正式通過法案，修正或解釋英

愛和約條文，始可進行。這是愛爾蘭劃界問題困難的情形。

八月初，麥唐納對於此問題，開始向南北愛爾蘭兩方行最後的疏通，於八月二日召自由邦行政領袖柯斯格萊夫與烏爾斯泰政府代表，在倫敦會商，結果又遭失敗，北愛代表，拒絕派遣全權委員，不變原來主張，該問題遂無法解決。英政府一方徵集英愛和約簽字人的意見，一方命樞密院的法律委員會協議，據法律委員會提議，非由英政府提出議案，增出和約條文不可。因爲和約條文增訂後，政府始有措置該問題的權力。八月一日殖民大臣湯姆斯在國會提出報告，已提出此種暗示，當場很受保守黨議員的奚落，直到最近爲止，政府尚未將修正和約案正式提交國會，而本屆國會則在八月十日須開會，預料此案決難在國會閉幕前通過。同時保守黨竭力借着此案攻擊政府，如政府提案時，必遇許多難關。所以愛爾蘭劃界事件，雖爲局部的問題，或竟至牽動政局，亦未可知。據七月三十一日路透電：如法案提出後，保守黨加以反對，則政府將趁此機會改選國會。可見英國政局，正在萬木無聲待雨來的時候，不久便會掀起大風波，而工黨政府的前途，便要經過這一次風波才能決定了。(化魯)



愛爾蘭的邊界交涉

波斯排外

據七月十八日電報，駐波斯黑德蘭的美國領事殷伯里爲波斯暴民所殺害。殷伯里與友人西摩爾同行，至每日有許多波斯人前往瞻仰的噴泉處附近，因見羣衆在噴泉四圍膜拜，出快鏡攝取其影，羣衆不悅，指爲投毒於泉，羣起圍攻，用巨石將殷伯里擊倒。西摩爾亦受傷，及警察救護出場，送至醫院，羣衆怒猶不平，趕至醫院，破窗而入，又加以猛擊，殷伯里卒至性命不保。此事起後，波斯政府當訓令駐美公使，向美政府賠罪，表示十二分的抱歉。美政府提出要求，對於在

留美人應格外保護，又希望波斯償付派軍艦送被害者遺骸返國之費，並以衞隊供給美使署至非必要時爲止。此種要求，波斯政府完全履行，所以事情也便了結，沒引起重大的時局。不過近年來波斯人民的排外思想，逐漸激烈，已成不可掩飾的事實。他們不僅僅在於對美，便是英俄各國人，也都在他們排斥之列，殺害美領事一事，只不過他們排斥外人的一端罷了。至他們所以要排斥外人，當然是各國侵略波斯的反動，現在請把波斯的內情和國際爭逐的狀況略述一下，也足爲研究時事者的參考。

波斯在中亞細亞，爲三千年來的古國。民智極低，國中還沒有一個大學。議會雖號兩院但制，至今還只有一院。政黨大體分保守黨，民主黨，社會黨，國民黨與瓶。其中最有力的是保守黨，黨員多數屬於回回教徒。本年初，波斯國民曾起改變國體爲共和的運動，但在議會中被保守黨打消，無形銷滅。也可見他勢力之大了。現政府爲聯合內閣，總理塞爾達爾、舍巴爾國民黨，但富有保守黨色彩。



美利堅今年的新成績

波斯在大戰前久受英俄二國的干涉，苦於無法擺脫。大戰以後，俄國革命成功，以非帝國主義不併合主義相標榜，對波斯的態度完全變更，放棄所有的勢力範圍。這時英國爲籠絡波斯人民計，表面上自亦不得不步俄國後塵，撤消種種干涉舉動，但內幕，則仍竭力掠奪實權。一九一九年與波斯政府訂立英波協定，內載：『英國願維持波斯的獨立，改革波斯，波斯須聘請英人爲顧問。』此協定波斯議會認爲有害國權，不肯通過，不能成立。但事實上英國勢力非特無法驅逐，反而日益穩固。因此波斯人民的對英感情，十分惡劣，常有排英的傾向。

因爲俄國已退出，英國的干涉政策表面上亦已除去之故，波斯人民想趁此機會恢復一向損失的國權，首着眼於治外法權的撤廢問題，援用俄國聲明放棄之例，請各國亦一同放棄。但是至今未有結果。所以波斯對英國以外的各國也都沒甚好感。

英國的注目波斯，一來是爲防禦印度計，一來也是爲謀獲得波斯的豐富油鑛。英國在波斯曾投下一千二百萬圓的資本，於一九〇九年組織英波石油公司，現在該公司的勢力非常盛大。一年間可採石油至三百萬噸。所獲得的利益波斯政府只得到百分之十六餘均歸英人手中這樣波斯人民自然更起不平之感。

至於美日的發展勢力於波斯，爲時尚近。乃在兩三年前，波斯政府將未許與英國的五州石油鑛區，其中四州讓與美國公司經營爲始。那時獲得讓與權的是美孚油公司。後來波斯國民察知該公司與英波石油公司訂有密約，便起反對。將該利權另讓於辛克萊耶公司。去年十二月，契約成立。言明該公司須設法借一千萬元之借款於波斯。這樣一來，波斯全國的石油採掘權，計三十三州中，二十八州已讓與英國，四州又讓與美國，波斯自己可以開發的只留得一州了。

俄德的爭執



法國：『你看他們倆打的多麼起勁呀？』

美國一面設法獲得石油採掘權，一面又竭力發展其經濟的勢力於波斯。除借款外，又派遣財政專家爲波斯整理財政，派遣技師投下資本，爲波斯開發交通事業。此種援助於波斯雖也不無好處；從前波斯政治經濟的混亂，達於極點，貴族所有土地，不能徵收租稅，各州各有軍隊，不服從中央命令，截留稅款之事，往往而有。國內盜賊橫行、行旅良民，不能安分守業，情形正和我國現狀一般無二。但現在借美國顧問的助力，組織新軍隊，強迫收稅，勦除盜賊，減削各州權力，國情已和從前大不相同了。但美國勢力的伸張，究也不是波斯人民之福。所以人民對美的感情，也不比他國爲好，這就是波斯排美的原因了。（幼雄）

國際關係

太戈爾在東京講演

徐志摩譯

我快要動身到中國與日本去的時候，我的國人在加爾各搭爲我開了一個極誠懇的大會，他們聽說我決意到遠東各國去游行，他們都覺得異常的歡喜。我很受感動，我亦很高興，因爲這是彼此民族間關係的自覺心日益密切的一個憑證，也許是亞洲的一個偉大的將來的預兆。我在印度的朋友，他們到海邊上來送行，都叮囑我帶他們敬愛的情感與中國與日本的國民。他們也要我來喚你們興起，不論現時的光景是順還是不順，證明東方心靈的尊嚴。他們都在想望一個偉大的亞洲的『復興』，從日本發端，因爲在此地生命的潮流正當飽脹的時期，他們期望她覺悟她對全洲負擔着的重大的責任，不僅是她自己的名分。

同時他們也叮囑我代他們致意，給你們的國民最真切的同情，爲你們遭受那猝臨的巨變。我以爲像那樣不可防禦的巨災正是來試驗你們的剛毅的人格，這事情的本身就是日本的一個機會。只有在我們不知道怎樣對付的時候災難才是災難。如今我到了你們國內，我才知道你們接受那天變時你們是何等的勇敢。在你們的面上我看不出沮喪的記認；我只看出你們那內在的不可限量的富源任憑時運怎樣的不濟，你們總有法子收拾你們的禍變。我不是說禍變可以使你們的地位更加強固，但只你們能用適當精神來處理那樣空前大天災的那件事實，即可以使你們在國際間取得更大的威信，也使你們更確信你們自己的力量。

所有偉大的文明都是建築在無量數衰敗的遺蹟顚覆的財富與勝利的高塔。萬物裏只有人有能耐在逆境的逼近裏證明他的偉大。人類並不曾讓優容的自然驕養寵壞，實際上自然時常供給他機會試驗他能否克勝阻難與失敗與損害，但他却不曾氣沮，他的勇敢是他的名譽。我敢信你們曾經遭逢的，在一俄頃間摧殘了你們數十年的苦心與勞力的天變，定能益發鼓勵你們的勇氣，再來造作基礎，重新更有力的嘗試。你們曾得知道人類的生命是像瀑布似的，只能在山壑間勇猛的跳躍的新嘗試裏得到飽滿的動力。

但這次地震的影響雖然巨大，終究只限於實體的損失，不幸緊跟着那天變，我知道你們新近在你們與另一民族的國際關係間又收受了一個粗暴的精神的激震，因此你們的國民很感覺遭受了恥辱。我上面說過你們地震期內與事後最可注意的是你們精神的鎮定與勇敢。現在的激震更比那天然的變亂怪誕可惡，因爲這是人的作爲，是有意的襲擊，因此你們感受的傷損亦更深切。但是我在這個危險時期所盼望於你們國民的，還只是與上次同樣的鎮定的尊嚴與忍耐的毅力。

你們今天是受試驗的日子。全世界的目光都注視在你們的身上，看你們怎樣的動作。在我們歷史上巨大的艱難都曾經是絕好的機會強迫着我們應用我們生命裏最剛強的能耐，不僅是爲在他人跟前爭氣，尤其是爲更可貴的使我們自己明白我們內藏的寶庫。假如在今天你們能開發你們內在的大量的品性，來對付這次的凌辱與損害，假如你們經這樣的試驗還能保持你們心靈的威嚴不受挫損，那時你們必定會有福利，并且後代定然感激你們的恩惠。

我想你們發現了一個教訓。這個摧殘你們的都市，傷害你們的生命的實體的地震，與你們與西國國際關係的衝突，有極相同的一點。兩者都是外部的，兩者都沒有道德規律的認識。假使你們國際的關係是有道德的價值，而不僅僅是外交的作用，那時臨着現在的危機，這關係一定會比現在的強有力得多。但實際上你們的關係是靠不住的，只要一件的事情就可以叫他露底。這是不足怪不可免的，因爲這層關係的底子並不是人心的結合，不是眞情的友誼。這無非是一種利便的方策，缺乏年輕人的率眞的氣概，却只有老年人打盤算的意味。這是一個最不

穩固最易撼動的基礎，在這個上面你們再也不必妄想安置什麼遠大的希望。

最不幸的是每次這面子一經拉破，我們恚憤刻薄尋仇等等卑劣的根性就一齊冲了出來。我們只覺得惱怒，我們只顧管得報仇與洩憤。到了那時候才是真正的失敗。我猜想假如這次的侮辱是反一個地位，那是什麼暴烈的行為都可以發生，三K主義一流的運動就有了口實，什麼殘暴都可以做得到，甚至他們的學者與科學家都可以拒絕與你們合作，不承認你們的學業與成績。但是你們應不應該模仿那種的趨向？這是個問題。是不是因為發生了政治或外交的失敗接着你們也應得接受道德的失敗？這是個問題。我希望你們國民憑你們精神的大量，憑你們文明的尊嚴，也憑你們千百年來養成的溫和待客的恩情，會得運用你們曾經訓練的心智與你們最可驚的自為節制的工夫。假如你們這一次洩露你們那幾樣德性有些微衰萎的情形，那一定使我異常的悲悼。這正是你們施展你們道德的毅力的機會，那是你們歷代祖先傳下來最可寶的一部產業。這正是分明黑白的時機，只要你們自己的地位站定，誰是不豪氣的誰該慚愧，讓旁觀人明白他們平時友誼的宣言不是等着你們可欺負的時光來自相矛盾。我以為在你們方面任何政治上的癲狂都是不相宜的，並且與你們歷來的精神不合。如其我們旁觀的看出你們這時候也來縱容庸俗的囂張與意氣，我們就知道那是你們的弱點，那是你們從外國進口的糟粕那裏學來的陋態，他們是在西方受教育的，沾染了，像受催眠術似的，他們羣衆仇毒行為的惡習，那是野蠻人裸體鬥爭舞蹈的翻新式樣。那是真的自殺，我希望你們能自己救度，要不是你們不忘却你們本來真純的品性，你們當前的路徑就很危險，你們尤其應該記住有一種的死比單純肉體的死更可厭與可怖。

我們東方的民族有胆量信仰甚至不可能的理想。你們都知道這是東方的一位先覺說的話，他說『愛你們的敵人』。你們也知道另一位東方的先覺說的話，他說『拿不怒來征服怒，拿善來征服惡』在西方也有不少的人們他們在他們的教堂裏接受這些教訓，但等到事實上要求應用的時機或是他們自己發現那樣的教訓是不便於政治與商業的時候，他們不免要十二分的著急。我同來的朋友裏有研究印度歷史的他們可以告

訴你們在從前我們祖宗怎樣的竭力奉行這些偉大的信條，并且他們往往爲遵行不暴烈不殺害與不憤怒的主義，曾經立下多大的犧牲的榜樣。

你們也許從新聞紙看到，知道印度新近又出了一位先覺，他的主張也是拿非暴烈來征服暴烈。他的話像往古的聖哲一樣的有力量，他要求曾經翻譯到西方約書裏的訓條不僅應該規律我們個人的生活，就在我們國民的生產中也應得有最虔誠最確切的表現。我不僅明知道在你們中間大多數是不會接受這樣教訓的，你們是不願意應用到你們的國民生活上去的，我也懂得你們的懷疑，我也同情你們信心的缺乏。

我們來討論這一點。在從前我們的生活是比現代的簡單，人們的精神也是柔和慈惠的。這個精神漸漸被民族的精神侵蝕了去，結成了集中在政治組織一種深刻的私利的自覺心。這樣全體民族浸沈於過分的自我心的培植，結果免不得產生了猜忌，仇恨，與傾軋異己的褊淺心的收成。所以你們如其曾經遭受一個民族無禮的待遇，發現他們德性的粗暴，這也並不算一件奇事。所以你們只能把這類道德的潰決與地震的災難看作一般的不可免，有了民族主義的國家當然有那樣的結果，因此憤怒也一樣的不是善後的方法。

要是講公道與平允的話，你們也得承認你們也曾經不公道，也曾經很毒。每次你們的政府逢到一個有利益的機會來舞弄他的惡毒的爪牙。我對你們的人民有的是深摯的敬意與愛感，但是你們是一個民族的國家，與別國發生事故的時候，我不隱諱的說你們也會得欺詐，殘忍，也會得很精明的運用那西國最專門的方法。你們總不能說你們自己出天花時你們的皮膚與病情剛正與別人同病的相反。

我們要知道這國家的魔力是怎樣起來的。一個民族的本性全憑他的創造的人格得到正碻的表現。他有的是宗教，美術，文學，人羣相互的責任與合作的規範。再次方才是自養的財富與自衞的武力；但財與力却不是民族生活最後的目的。但國家的重心却只在財產。人民是代表生活的，國家只代表實體；這兩個成分調諧的時候，就是說實體的事物不侵越他們自有的範圍，同時創造生活的活動不受任何的阻礙時，那時文明才是從容的，大量的。古時的民族正是這種情形，所以印度才能在中國

與日本的心靈中得到融洽的情感，你們的政府也不至着忙的調查，單怕有一羣理想主義的妄人，逃出了護照機關的關塞，想竄入你們的領土，他們來時也不至於煩勞警察局的偵探跟緊着他們的脚後。

但是等到物質的產業逾分的膨漲時，或是因爲與他民族爭競貪財富的欲望受過分的戟刺時，那時所有的心智與光陰就不免有偏重的現象。那有百萬的財主，就會得被他已有百萬的重量拖入數百萬乃至無數萬的道上去。那時他再沒有時光來顧管他的人格的修養，他更管不着生活的藝術；他就免不得把自己圈緊在堡塞的裏面，拒絕一切的過客，因爲他自己的人生觀是只圖私利，那就不得怪他懷疑所有的人們再不能有兩樣的動機。他變成了一個職業者，他那近人情是人的部分却萎成了黑影。自從大自然的藏着的財源與富力經科學的力量可以接近開發以來，知道怎樣利用的人們就變成了鉅富，立下了榜樣，更招引後來的人們。因此原來富有人情的，有創造力的，不循私利的人們也流入了職業者的地位，他們心智的趨向也就轉變成自私與自利。實體的財與力，連着他們鉅大的數量，佔却了大部分的時間與空間與心智，耗費無數的思想與才力，單爲是保證物質的安全。結果社會的配置失却了平衡，人們解弛了他們道德的責任，產生了最不幸的分畸。因此那國家，那主持人民物質部分的天才，也就不期然的苛酷與專橫。在現今的時代這一部分的事業幾於佔盡了人類社會一切的表章。因此金錢的欲望蔓成了普遍的現象，又造作什麼「進步」的名詞稱謂生活程度的高抬。

專顧私利的人們，他們的貪欲沒有知足的時期，從不會得體恤到自身以外的人們。他們在奢侈的生活中磨鈍了他們的性靈，他們什麼殘暴的行爲都可以在地面上做出來，所以等到整個的國家任性放縱的時候，他們的舉動可以完全忘却了人道的範圍。

我們都知道過分有錢的人們怎樣遭受階級區別的苦惱，金錢原是死的，却是他們的身旁築起了困禁的高牆。躲在這幻境的牢獄中，他們還在自傲他們的隔絕。這種情形不僅限於鉅富的個人，得意的民族也有同樣的光景。結果也就只那些富強的國家最是懷疑理想派的思想，他們的門口密佈着偵探與警

察與種種的禁令爲的是保障他們財富的窩藏，却讓人類的靈性在缺乏生活的營養中衰萎。

這種國家是運定滅亡的，他們在他們金錢的口袋裏裝載着上天的咒詛。他們是運定在他們築起的圍圈裏遭罪，財富的牆垣，強國的堡壘，拒絕人情交通的牆垣與堡壘。但同時也就只那些富強的國民他們自己以爲他們信仰一個人他們甚至承受他是他們的上帝，他的話是有錢的人想進天國要比一隻駱駝穿過針眼還來得難些。那天國就在這個地面上，每次我們與我們的人羣實現最眞純的關係時那就是天國。天國是在夥伴與友愛的精神裏。天國是在相互的猜疑與誤解不存在的地方。耶穌所以是不錯的，他說誰要是只關切他的金錢，遺忘他的靈魂，只關切他私人的權利，遺忘他的人道的責任，他就進不得天國的大門。如今這全世界都忘懷了靈魂與人道，却專誠的崇拜金錢與勢力，因此人道關係的解體到處都是彰明，階級間的戰爭也因之到處彌漫。

你們如其想要和平，你們得來奮鬥這魔鬼化身的國家。你們或許以爲是無效的，但你們豈不知道這民族主義的國家初次的露面還是不遠的事情，不到兩個世紀，他也並沒有長生不死的面相，實際上他已經走近了他失敗的末路。我們應該知道假如我們扳住這快沈沒的船，我們就不免溺死。我要你們運用你們的想像力。你們如其想到人類最初的時期，你們會得知道有許多的事實不曾登記在史乘裏的。你們會得知道有多數的人羣逐漸的結集成大體的民族，消除了猜忌，發生了合作的同情。那不是容易可以做到的事，因爲我們的欲望都是個人性的，我們的自利心也是異常的強悍。但在多數的人類社會裏那些困難還不是一樣的消除了去。訓練一經判定，情感一經發達，那兇悍的野蠻人也就全部的馴熟了。我們應得知道在那個時期裏滅亡的是那些任性孤立，恣縱私利的人們。

假如在那時也有理想的人們，假如他們有胆量去對那班野蠻人講理，警告他們像他們那樣專靠蠻力盜刼的行爲是怎樣的不行，你們想他們的話會不會發生效力的？假如他們碰着了吃人肉的，那些理想主義者還不是準去湊數，塡飽他們的貪慾？

在生物世界不會進化的時代，那時徧世界橫行的只是妖

龍巨獸的暴力渺小的人類初次出現在這地面上，那時如其單憑外貌與體力來推理誰能斷定人類最後的勝利？同樣的在現在的世界誰又能相信只有憑藉道德力量的民族克制國家主義的自私的精神發展同情的了解掃除種族間的障礙，他們有的是柔和的耐力只有他們有福利繼承這富麗的世界，不是那自信天生是強者與主宰的人們。

我的西方的朋友時常差不多蔑視的對我說，說我們東方人是不信仰平民主義的，因此西方人的心智顯然比我們的優勝。我也不願意來和他們爭辨，他們說既然情願欺哄他們，我也不必來駁詰他們究竟是否平民主義的實際。我知道我們方面確是有一部分人社會上認是出身貴胄的，他們享有比常人更多的特權與自由。我的西方的朋友深信在他們那方面這種例外是沒有的。也許他們愛相信與聲明相信的事實是實在的，但有一點情形他們總得認可，就是唯其我們的貴族是限於極少數的個人，此外的人民到眞能實現平民的精神，我們竟可以說是共產主義的精神，這是一點，還有一層更不容疑義的是我們在東方從不曾發現過全民族的貴族，不比得現代的白種人形成了那樣畸形怪誕的貴族，那樣自傲他們的血統，絕對的蔑視一切的有色人種，他們把亞洲與非洲的人種看作是他們天生的權利可以自由的侵略與利用，比如法國在大革命前的貴族看待尋常百姓似的。那些妖魔的貴族他們自以爲是平民，因爲我們不是他們同洲的種族，所以他們是不負責任的。他們一面鼓吹着他們的平民主義一面從一種欺人的科學討得虛僞的憑據證明他們種族的優殊，所以有權利繼承這世界。

現在世界上只見是這班張牙舞爪的妖魔貴族，他們吃喝的是在他們看來是賤血種的民族的膏血，他們吃喝了人家的血肉，享盡了安樂與舒服，還盼望他們蹂躪着的人們向他們道謝哩！

他們不僅憑着他們本作貨的科學來建設他們諾狄克人種 (Nordic Race) 的高貴他們也用炸彈的暴力來奴服暗色的大洲。到今天他們幾乎已經準備完全拋却他們假道德的面具，但他們還不捨得放棄兩個大謊，一個是諾狄克人種的謊，一個是平民主義的謊。

我們不宣言平民主義的承認我們人道的本分，我們信仰

的是我們的名譽的法典。但是難道你們也要去沾染他們的謬見，戴上血統優殊的幌子，掛上平民主義的旗號？那種謬妄的昌言再也不要理會；我們要的是你們真正自己的東西，不是抄襲來的。你們不見現在模倣是一種快性的流行病，從這個海岸渡到那個海岸，從這個國家傳到那國家？是模倣總是那單調的面目，在生意場中，在軍營裏，在服裝與習慣上，在思想的態度上，模倣總是那刻板的調子。全世界的民族都是忙着在抄襲時新的式樣；凡是沒有生命的事情就容易轉輾的流行。這好比是一個面具儘量的可以複製；不是人的臉子，是活的臉子就有他自然的不同的表情，但是一戴上了面具，本來臉子的活的個性就讓生生的蓋住了。那正是現在全世界到處看得見的現象，國家的單調滅絕人民的個性。石板的走道，水汀的馬路，那是到處可以照版仿製的，刼去了原來地面上花草與泥土的活潑。就是你們的美術與工藝也不免沾受那滅絕生氣的影響，在你們生活與環境裏表情最靈動的語調與姿態也是急急的消失，他們原來的活的品格急急的殭化成一種外國印模製成的固定的習慣。國家就是那印模的出品人，也許是有他的用途，但我們却萬萬不能拿我們人民的創造的靈感來當代價，那是我們出不起的。在西方的國度裏的文學，音樂，舞蹈與藝術，那一樣不是人民自己的成績；那是人民的精神，曾經從古希臘偉大的戲劇家與藝術家的口音裏傳達，曾經從但底，莎士比亞，歌德的口音裏傳達；那是你們人民的靈魂，表現在你們的家庭裏的幽靜的美德，表現在你們品行裏的尊嚴的自制力，表現在你們製作的物品裏的實用與優美的結合，表現在你們不可模擬的繪畫與戲劇裏的美。

但什麼是國家的產物，殺人與賺錢的機關，打大謊的外交，政策滅盡了道德的責任，摧殘人道友愛的精神？你們日本也免不得承受那許多的產物，一半是迫不得已，一半是你們自己動心，我們印度也正在那裏豔羡你們，只要有機會他們也會得學步的。虛偽與誇大與貪詐與專誠自打主意的殘忍與卑鄙，也何嘗不見天的蔓延在那邊的地土上，可憐那原來聖潔的地土曾經在歷史上產出過偉大的聖人，他們的教訓是"Maitri"與「得大解脫」。

國家精神所到的地方便摧殘了從人類心坎裏流露出來

的同情與美以及人道關係相互的負擔。但國家的勢力在現代雖則那樣的猖獗，終究他是不免要消滅的，像那果子蟲似的。遲到不免死在他蠹食的果子的心裏。但不幸的是他所摧殘的都是無價的事物，千百年來精神訓練與強制工夫的成績。我如今到日本來警告你們，就在你們的國內，我起稿我那反對國家主義的講義，在那時我受够了你們的嘲笑與譏評。他們以為我不曾懂得那個字的意義，說我不曾分清 State 與 Nation。但是我卻不曾讓步，我把住我的見地，到如今大戰以後你們豈不曾聽見到處有聲音反抗這國家主義的精神，這民族的集合性的自私主義，這滅絕人類溫柔的性靈的妖魔。

這是我第二次來提醒你們。我盼望這次可以在你們的國內會着有胆量有信仰的人們，要實現一個偉大的將來需要的是勇敢與信仰。日本總得發現她自己的真純的心靈，不僅從旁人那裏去學，你們得創造你們自己的世界，你們得大量的送給全人類以你們文化的成績。如此好讓全亞洲都沾到榮光，承認你們的偉大，因為這偉大的基礎不是實體的財富，不是用暴力來征服的版圖，那樣的強大是人們所不承認，也是上帝所厭棄的。

志摩贅筆

這是太戈爾在東京的一次講演，那天聽講的人不僅是最多，也是最重要的，那天主請的是東京的實業社或是實業俱樂部，主席是 Viscount Shibesawa，實業界與學界的重要分子都在場。事前大翁問我與韶海要不要借這個機會說話，我們當時也想了一想，但後來非但不曾說，并且連會也不曾到，因為我們那天到那大畫家橫山大觀家裏去，他約我們吃飯，接着同去玩博物館，直到晚上才趕去赴宴的。後來我們同回旅館的時候，我問他今天的演講怎麼樣，老人微笑着說：我沒有放過他們，我重重的打了他們幾下』說時他做了一個拳打的手勢。『你把他們打痛了沒有？』我問。『也許的』，他說，『不過他們這一會態度很好，他們都像很受感動似的，我希望他們真有了覺悟才好。』

他第一次在日本揮拳是在一九一六那年他到美國路過的時候，他當時的拳風我們還可以在他的文章裏 Nationalism 就

是他在日本的講演領略。那年他初到的時候，東京車站上有五萬人擠着瞻仰他，大聲的叫 Banzai！但是等到他對着那時不僅在日本并且在全世界最猖狂的國家主義宣戰時，他的東道主們就着了大急，但實際上他們又不便發傳單呼斥他走，我們隣居的心腸還不至那樣的硬性，結果他們也不知用什麼方法叫他的聽衆從前漲潮似的湧來，現在退潮似的縮去，所以等到臨走的時候老人家也十二分的明白，知道他的拳勢雖則凶，老虎卻不會打倒，那天去歡送他的人，如其有，臉上帶着不再是那在車站上高喊 Banzai 時的激昂與熱情，他們的表情是哭不得笑不得的活現的尷尬意思，猶之是要對他說『老先生，你又何苦來呢，人家拿你當詩聖詩哲好意的來捧場，你也就本分的做你的詩聖詩哲，舒舒服服的喝我們的烏龜湯，看我們「該夏」的跳舞不好？我們是很懂得交情的，只要你照例的敷衍我們幾句，這一次你動身走我們還不是原班來捧場，結果是皆大歡善豈不合式？偏偏你要跳出做詩人的圈子，要來批評什麼政府外交戰爭國家主義，這不是你自個兒活該？你也不想：——也許究竟是老年人的關係腦筋一時轉不過來——這是什麼地方——歐洲的強國經過了這次大戰還不全變了闊子，在東方靑島是我們的了，中國也讓我們的二十一條件抓住了再也喘不過氣來，將來的世界除了我們日本人還有誰，這不都是我們國家主義富強主義的嶄新的成績，我們上自天皇下至人力車夫誰不是興高采烈的？——容得你（老實說，你終究是一個亡國奴。）來昌言無忌，你要澆冷水也得看準了火勢，瞧對了風頭才動手哪！像你那樣的莽撞，那樣的不顧面子，那樣不容情的打擊……我們的一番好意全讓你毀了，這風頭全讓你煞完了，你可怨不得不……沙域娜拉！』

所以太翁初次在日本的成績，只淘成了眞眞軟心腸的娘們兒——娘們就不很管富國強兵那一套，她們見了他那銀白的大鬍子，聽了他那動人的語調，她們的心腸還不是像糖人兒烤火全化了？不是這是眞的事實，他在 Karuizawa 住的那幾天，那一羣女子大學的學生們伺候他無微不至的體貼他老人家的性情，由不得他不心花怒放，末了他離別的時候那班女學生們眞的如梁任公先生說的『緊緊的握着他的手不肯放，摟着他親了又親，親了又親……把從娘胎裏

帶來的一副熱淚滲透了他托腮上那可愛的大白鬍子。』這不是開頑笑，那一部分的感情眞是可貴可愛。這一次他又去重新八年前的舊交情，他對待那女孩子們的樣子，那女孩子們對待他的神情，我們都是親眼見過來的，那眞叫人感動，眞叫人知道純粹的人情；無所爲的人情，到最眞摯的時候的眞實與可愛與自然。這一次在大阪神戸替他翻譯的和田富子，現在是九州帝國大學的心理學教授，便是當年在 Karuizawa 的一個舊侶。

他這一次揮拳的成績雖不敢必，但至少他的東道主們不至於像上次那樣着急；一半是在這八九年間世界變換了不少的面目，國家主義是不見得怎樣的時髦了，一半是我們的隣居受了這一次鰲魚翻身的滋味，思想也有點兒轉彎的傾向。實際上我敢說我們的老詩人點起了理想主義的火把，想在這暗沈沈的世界裏尋訪勇敢與信仰，假如他在旁的地方可以不至絆脚，我看不出理由爲什麼在日本他便會得逢着特別的障礙。日本的思想界還不是一樣活着的，我們沒有理由斷定他們永遠不會有覺悟的日子。照這一次的實際看，我們的鄰居們接受這位老先生的誠意與禮貌與鄭重至少不比我們的差；雖則他的『警告』能在他們的國民生活上發生多大的效力現在誰都不敢老先生自己更不敢預言。

他的警告的勇猛與甘脆，你們看了他的話就有數；他在這裏是不含糊的。他打擊的不僅是漸漸失風的軍國主義與國家主義，他對於一切的政府是根本的沒有信仰；他不僅咒詛怪誕的資本主義，他也昌言的否認所謂平民主義的實在；他不僅指斥一切實體的模倣性，他也悼惜思想的抄襲，那是更大的墮落。他要我們澈底的拒絕那印模製成的面具，他求我們保存我們活的臉子與自然的表情。他的唯一的標準是生命與非生命，活的與死的的分別；他怕我們生生的坑死在物質的墳墓裏。他這話是不僅對日本人說的，我們應得認明白。傳染性的病症是不分國界的，我們中國人的血液裏也不見得有天生的防疫力。我們且暫時平一平意氣仔細的想一下，反省一下檢查一下。

附註 關於國家主義可參閱太戈爾自己的"Nationalism"與Zimmern, Zangwill, Ramsey Muir 諸家關於這題目的書。

關於諾狄克人種優殊說見 Superiority of the Nordic Race
Count Gobineau: The Inequality of the Races;
H. S. Chamberlain: The Foundations of the Ninteenth Century
M. Grant: The Passing of the Great Race
Stoddart: The Rising Tide of Color

都市與田園

從予

『我在般加爾聖地尼克當地方設立學校，有三個理想：一是在建設使兒童們得自由地受教育的學校。二是在調整亞洲各國不同的文化，使我們都得明白亞洲的偉大。因爲在目前印度，各種文化都散漫失其統一；而歐洲則都能集中在一處。不論那一國都有一個巨大的智識與理想的蓄積，由此而產生大的智力及啓發。……

『此外，我還有一個理想。我覺着全世界現正不知不覺地在向自殺的路上前進。現在的文明，在城市方面，是充滿着不自然的生命，人生都枯燥無味；至於鄉間，則也變爲非常貧乏。今日權力與富的組織，不但不能增加一國眞正的富與生命，實則反是絕滅人民全體的生命與富的。然而現在乃一逕向着這自殺的道上前進。當一二世紀前，就發生了須有巨大事物爲之犧牲的巨大組織。這顯然的將家中的富都爲集中的富的機關之犧牲。我雖然不大明白，在你們大都市後面的村落是怎樣情形。但我由推測，知道你們的文明，是以農業爲基礎的。然而此爲你們生命，爲你們文化，爲你們幸福的大的基礎，現在却被毀壞了！……

『我對於這事，曾深深地想過，並附着我的學校，設了一個重建田園研究所。使這乾枯沈陰的大地，有生氣盎然的快活的生命。我願從此得更有我們田園的藝術、文學、戲曲、詩歌以及其他能使田園生活愉快的一切。因爲這個緣故，所以我現在着手從事。我希望中國和日本都能夠助我，使我們的生活得以再蘇，得以有充分的愉快。……』

——六月九日太戈爾在日本講——

法國政潮之旁觀者言

樓桐孫

法蘭西爲歐洲之彊國。其政治之變化，與歐陸全局及世界和平均有重大之影響。且吾國自建立共和以來，時局蜩螗，自無軌範，對於先進國之如何運用憲章如何制宜應變，尤不無可資借鑑之處。爰草此篇，以供海內留心世事者之參閱。區區芹曝之意，文之工拙，非所計也。

五月十一日法國下議院改選之結果及各政黨之形勢，予於向左轉走之法國選舉及各政黨之說略一文中（見本誌第十三號）已略有論列。惟該文成於新議院集會（六月一日）之先，關於人選問題，除社會急進黨首領哀里歐氏組閣及社會共和黨首領班樂衛氏充議長，均已彼先實見，不出衆料外，尚有一極重大之總統問題，因事關解釋憲法，限於篇幅，闕而未及。今米勒蘭總統果已於六月十一日被逼去職矣。新總統陶梅果氏已於十三日被選登位矣。一月以來，奔騰澎湃，全球注目之法國政潮，至此已可告一段落。茲請將此次政潮之背影，與夫左右雙方勝負消長之機，以旁觀者之觀察，作有系統之介紹，諒亦諸君所樂聞歟。

* * * * *

『大總統任期七年。得重選連任。』此法國憲法第二條第二款（Loi du 25 Février 7875）所明定者也。卸任總統米勒蘭氏係於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當選就任，迄今不及四年，與法定任期，相去尚遠。然則近日之所謂總統問題者，果何從而來乎？米氏自登政治舞台，已達四十年，對於政權，素所貪戀，今自五月十一日選舉左黨得勝後，甫及一月，竟不得不掩旗息鼓以去，其原因又果何在乎？

茲可將此一月之時間（自五月十一日至六月十一日）分爲兩時期以說明之。

自五月十一日至五月底爲總統問題醞釀時期；自六月一日至

六月十一日爲總統問題奮鬬時期。

(甲)醞釀時期　自五月十一日選舉戰勝之後，諸左黨各機關報，對於政權之分配，卽大聲要索『三長』而不諱。三長者何？則內閣總長，議長及國長（法人亦稱大總統爲國長 Le Chef d' Etat，見 U. Foseph-Barthélemy 著法國政府 le gouvernement de la France 第八十四頁）是也。其理由以米勒蘭總統係爲愛國同盟(Bloc national)（參觀向左轉之法國選舉及各政黨之說略）之創建人。受愛國同盟之擁戴而獲選。既爲總統，則應脫離黨籍，置身於一切政見黨爭之上，以作國家最高之公人。乃米氏操切性成，不甘閒散，一則有愛勿后之演說(Le discours d' Evreux)，特表同情於愛國同盟之政策；再則有馬丁報之通告(Le communiqué du Matin)，竟敢以去留爲競爭選舉之要挾。違背憲綱，百喙莫辯。且米氏既曾宣言與樸內閣（卽愛國同盟）負連帶之責任，自應與樸內閣受共同之禍福。今五月十一日選舉之結果，民意既棄右而趨左，樸閣倒，同盟敗，則米氏亦不得不走。蓋米氏乃同盟之總理，非法國之總統也。

此爲選舉後諸左黨機關報之論調，而總統問題以起。

然當此之時，米氏神色冲裕，置若罔聞，一若二三宵小之流言，儘可聽其自起自滅，而無關本身之地位者。而右黨（卽愛國同盟）各機關報亦羣守緘默，相戒不置一辭，以作消極之反抗而期弭患於無形。無奈左黨方面，始終堅持，對於攻擊米氏之方法，嬉笑怒罵，無所不用其極。米氏及各機關報堅守緘默之結果，反使人民發生重大之懷疑。越數日而各省議會之質問起矣。又越數日而各處社會黨支部之驅米案決矣。於是右方各報知民意之不可侮，乃始連篇累牘以討論總統問題而爲米氏辯護。

右方之言曰：『任期七年，載在憲典。且「大總統除謀叛外不負責任。」亦爲憲法第六條第二款所明定。所謂不負責任者，係指一切政治上之言行而言。米總統之演說及通告，全處憲法保護範圍之內，斷非反對者所能藉端而指摘。且必如此而後元首之尊嚴可保，最高之公人可見。否則議會四年改選，總統亦將必四年易人，法定任期（七年）直同虛設。以國家最高之元首而隨政黨勝敗爲進退，則政治方針，朝定夕改，前途危險，誠有不堪設想者矣。』

上述雙方之爭論，一拘字面之解釋，（右方）一重精神之推繹，（左方）均各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作者淺學，殊未敢妄加判斷。惟據某英報記者之批評略謂：

『如果眞達民意，縱使世傳之君主，亦將必有倒屣而奔之一日。況以一共和國之總統，安能叨庇憲法之空文，而戀守高位乎？』

以上所述，均不過爲理論上之爭持。迨六月一日，議會開幕，是非曲直，自有人民代表之主斷。於是由爭論而至奮鬬，由醞釀而至爆裂，雙方戰士，皆各厲兵秣馬，以議會爲作戰之中心焉。

* * * * *

(乙)奮鬬時期　新選衆議院既於六月一日集會。雙方視線，咸注射於議長問題。此爲奮鬬之第一合。左黨方面之候補議長爲班樂衞氏。班氏本身所率領之社會共和黨議員，爲數不過四十人，其勢力本無足道。不過班氏以世界著名學者之資格，爲議院政黨之袖領，聲望之孚，罕與爲配。且本屆選舉之戰勝，實以班氏居其首功（左黨同盟係班氏所主倡）社會急進黨，社會黨以至極左之共產黨，均無不樂與推戴。故議長一席，要非班氏莫屬。

然右方諸黨以下院議長關係極大，亦不願拱手退讓而必背城借一，以示難侮。投票結果：班氏得二百九十六，多數當選；而愛國同盟方面之候補者前任陸軍總長馬齊若氏，却亦得票至二百零九之多。（全院議員五百八十四人）故右方諸黨雖經此挫敗，而軍心仍甚振云。

法國衆議院共有委員會十一；每會委員四人，共計四十四人。此四十四人中右方議員當選者祇有七人，其餘三十七人盡爲左方諸黨所得。

* * * *

當選舉告竣之翌日，（五月十二）樸蔭凱雷氏以愛國同盟既遭敗北，當即全閣辭職，以政權退讓於新多數黨之領袖，此議院政府制之通例也。

惟新選下院，尚須於六月一日集會；在議院未集會前，新閣斷難成立。故米勒蘭總統仍暫留樸閣，以代理名義，處理要公。迨議院既於六月四日正式開幕，米氏乃循例諮詢上下兩院議長後，卽日邀請新多數黨領袖哀里歐氏擔任組閣。米氏此舉，係拘於法制，不得不然。然其心中固明知哀氏之將必不爲己用，而以

米氏辭職爲先決之條件也。蓋哀氏所代表之三黨，（社會急進黨社會共和黨及社會黨。）皆預有成議，誓非驅米氏而去之不止。

果也，哀里歐於六月五日親赴總統府與米氏接見之後，當即宣言必須米氏先行辭職以謝國人方允組閣。米氏不怒，亦不允。蓋米氏富機智，其胸中固已早有成竹也。此爲奮鬭之第二合，亦即總統問題最緊張之時期也。

內閣責任制之政府，厥以議會中之多數黨爲唯一之後盾。故內閣總理一席，必須遴選多數黨中人以充任之，方不致朝成夕倒，有五日京兆之譏。米氏深知之。乃於六月五六兩日間，宣見左方中堅份子至二十餘人之多；並電召阿爾日利亞殖民地總督史德氏回法，付以組閣之責。因史氏亦左方要人而米氏之摯友也。奈值此政潮洶湧，朝野徬徨之頃，均無一人肯冒昧登台，以當其衝。

米氏至此，似乎勢窘計窮，雖欲不去而不可得矣。詎知不然！米氏反以哀里歐之逼宮爲違憲，向右方各黨下總動員令以與左黨同盟決最後之勝負，而六月七日馬薩爾內閣乃告成立。馬薩爾者樸閣之財長而愛國同盟之健將也。此次慨允米氏之請，出而組閣，其閣員大半爲樸閣舊人，大張護憲之旗，與左黨決一死鬭。

決鬭之期，爲六月十日。因八日爲星期，九日乃一節日也。

米氏之計畫：一方分遣馬總理及副總理哈支一兩氏分赴上下兩院，於同時宣讀總統宣言，以聽議會之公決；他方陰囑上下兩院中之心腹議員，於內閣宣讀就任宣言後，登時提出種種質問，惹動討論，以作出奇制勝之舉。米氏之意，以爲議會爲立法之機關，斷不致有排斥總統，明作違憲之舉。計誠巧矣。殊不知左方諸黨領袖洞悉此情而早爲之防。於六月九日晚間，諸左黨預行集議，由哀里歐氏草一提案，其全文照譯於後：

「馬薩爾內閣之組織與議院政府制相反。非至有一孚合民意之內閣成立後，凡政府一切議案，本院概不討論。」

此提案經諸左黨一致通過。上院左黨議員，亦取同樣之態度，主張停議。此時雙方壁壘森嚴，無不兢兢如臨大敵。而米氏總統地位之命運，亦惟此合之勝負是視。

議會會期，本爲十日午後三時。乃自午前十時起，即有手持入場劵，環立鵠候於議院之前者凡數萬人。各議員亦皆抖擻精神，準時到會；會場中一望頭黑，殊無寸隙之餘地。而被擯院外，有劵而不得入者，尙不知幾千百人。總統問題之激動輿情與夫法國人民之關心政治，於此已可想見。

春陽斜覷，鐘鳴三下，鈴聲忽動，鼓掌如雷，班議長宣告開幕而馬薩爾總理乃出現於講壇之上矣。馬氏首宣讀米總統宣言，簡括有勁，都凡百數十言。繼讀內閣就任宣言，寥寥數語，祇謂如議會果以總統宜退，則本內閣亦必立辭。讀畢回坐，班議長起立發言，謂議員雷佩立提有質問，應請動議。照章此時雷議員祇有五分鐘之時間以供演說。惟本日事關重大，本議長特准雷議員盡量發揮，以聽公決。雷氏乃起立登台，右方議員一致拍掌，以表歡迎。蓋雷氏乃前樸內閣閣員，健談善辨，而爲米總統之辯護人也。

雷氏演說幾達二小時之久。凡所以迴庇米勒蘭而抨擊左黨者，無不形容盡致，故意挑撥。每於發一激烈字句後，於右方掌聲聒耳之中，以二目睨視左方諸領袖，冀彼等於怒罵之下出而駁辯，以墮入於陷穽之中。

噫！危乎殆矣！詎知左方諸黨，『堅壁淸野』，早有成算。無論雷佩立及右方諸議員如何罵詈，如何挑撥，皆忍氣靜受，屹然不動。有一二黨徒，涵養較淺，脫口而辯者，哀里歐及其他諸領袖則立行舉手作制止狀。

然雷氏仍信口開河，滔滔不絕，蓋上院方面亦於同時有哈支一及雪鴻兩氏揮戈躍馬，獨當一面。倘上院旣勝，則下院較易制服；倘下院竟猶頑抗不從，則雖下令解散，亦不難得上院之同意。此乃右方最後之毒計也。

詎意忽有一議員，手持白紙一片，急速馳至，大聲而呼曰：

『上院萬歲！上院萬歲！上院已以一百五十四票對一百四十四票多數通過停議矣！』

雷氏聞言，面色立變。而左黨驅米之聲又復雷動。雷氏乃勉行鎭定，支吾抱首以退。

於是班議長乃復起立而言曰：

『哀里歐等數人亦曾有「馬內閣之組織，與議院政府制相反。非至有一爭合民意之內閣成立後，凡政府一切議案，本

院概不討論」之提案請大會公決。」

表示結果以三百二十七票多數通過哀氏之提案。一場激戰於以告終；而米勒蘭總統遂不得不於翌日向上下兩院議長通告辭職。論者謂左黨對於米氏此舉為『乾斬（La guillotine sèche）』，亦可謂謔而虐矣。

* * * * *

議場之大戰既敗，馬薩爾內閣乃於當晚向米總統提出辭職。米氏於稱謝之餘，乃喟然而言曰：

『余準明日（六月十一日）行。君等宜暫留，以俟後任總統之命。』

蓋『當大總統出缺時，上下兩院應立行集合以選舉新總統。在新總統尚未選出前，行政權由內閣暫攝。』此法國憲法第七條所規定也。

於是驅逐總統之問題既解決，而選舉總統之競爭又起。

左方諸黨對於政權向有三長之要求，已如前述。故米氏既逐，氣燄大張，新任總統一席儼有操劵以待之概。

總統選舉會由上院議定於六月十三日下午循例在凡爾賽皇宮舉行。法國沿習，於選舉總統之前，必須由兩院多數黨召集各黨議員在上院舉行一預備會，選定候補人員，以免臨時倉卒，致多爭執而耗時間。至某黨議員應准與會或某黨議員不與召集，多數黨有自由裁核之權。惟歷來除左右兩方之各極端黨外，凡與共和宗旨無背者，皆一概召其加入。乃此次左方多數黨之召集預備會，一以各議員之曾否投選班樂衛氏為議長及贊成哀里歐提案與否為斷。故上下兩院總數八百九十八人中（上院三百十四，下院五百八十四。）收到召集書而得加入預備會者不及五百人。輿論大譁。是以預備會選舉候補人結果：班樂衛祇有三百零六票，而上院議長陶梅果氏，本未正式提出候補，卻不期而集者有百四十九票之夥。左黨大駭。立派數人向陶氏竭力疏通，勸其拋棄。陶氏聲言余本無心總統，故亦並未提出候補；但諸友之有欲投票於余者，余實無强加制止之權。往返磋商，盡致雙方各有激烈之語調，而陶氏堅持，卒不得頭緒以散。

* * * * *

夫陶梅果氏者本由社會急進黨出身，而與右黨臭味素相差池者也。但當一九一三年時，陶氏應樸蔭凱雷總統之請，以左黨參議員出而組閣，兼長外交，與樸氏意見頗為契合。遂漸有由

左而右之趨勢。惟關於重大問題，如派遣羅馬公使與教皇通欵等，陶氏仍堅守社會急進黨之信條而加反對。故陶氏近年之態度，實可謂左黨中之騎牆派也。

此次右黨諸議員之所以抬出陶氏者，亦係一種戰略上之作用，以期惹起左黨同盟內部之分裂而殺其勢力。故『喪君（指米勒蘭）有君（指陶梅果）』論者謂為右方諸黨之報復，良信然也。蓋六月十三日凡爾賽選舉之結果，陶梅果氏得五百十五票絕對多數當選；至班樂衛氏則祇有三百零九票而遭失敗也。

猶有一點可資注意者，陶氏家世素奉新教，而非天主舊教也。法國之以新教徒而登極位者，自亨利第四（自一五八九至一六一〇年之法皇）而後，端以陶氏為創例。

*　*　*　*　*

陶氏就任後，當於翌日邀請哀里歐組閣。哀氏受之。現哀閣已完全成立，准於本月十七日出席議會。茲關於哀閣有可特表者二事：純◎與壯◎是也。

何謂純？

法國自有內閣以來，從未有由一黨獨組者。即就最近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日之米勒蘭內閣言之，當值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愛國同盟選舉大勝之後，而米內閣之十四閣員中左黨仍佔三席。今哀里歐內閣之十四閣員，社會急進黨獨佔十一，社會共和黨及上院左黨各分一席，而陸長一席則委於無黨之軍人。至右方黨員，絕無一人能插足於其間。故可名之一色內閣。

何謂壯？

法國內閣向由年高望重之老政治家組織之。今哀氏自身行年五十有二；而十四閣員及四次長中，年達六旬者祇有一人。而在五十及四十以下者竟有七人之多。

少年富於進取。且看哀內閣將來之政績如何？法人實不勝拭目以待矣。

*　*　*　*　*

至社會黨經大會之議決，不加入哀閣。但在議會中仍任維持哀閣之責。故法人稱此次社會黨之政策為『護牆政策』云。

*　*　*

總觀此次法國之政潮，鄙人所得之感想，約如下述：

（一）各領袖態度光明。如哀里歐之親赴總統府面請米氏辭職而不諱。

（二）各領袖氣量宏大。如班樂衛之競爭失敗，當於凡爾賽會場萬目睽睽之前，親向陶梅果氏握手致賀，誠摯之情溢於眉宇，宜乎觀者之萬衆歡呼，聲震林谷也。

（三）當權者之尊重自由。如米勒蘭身為總統，手握大權。然對於反對者之言論，無論如何激烈，絕無有封報捕人及解散集會之舉。

（四）軍警之安分盡職。無論政變如何緊張，凡屬武人絕無有通電發言之事。而當兩院集會及選舉總統也，警察總監及警衛將軍等惟知嚴加戒備，以保護任何黨派之議員而維持公共之秩序。

（五）兩院議員之尊重民意。無論議場中競爭如何劇烈，但一經表決之後，無不服從多數，絕無毫無意識，妄加搗亂之舉動。

要之，一切問題皆以議會為戰場而歸止於法律。外此則無所謂政治，更無所謂政潮。此實先進國法治精神之要點，而為吾人所急宜效法者也。

至左右雙方之此勝彼負，此消彼長，亦非偶然之事，而有至理存乎其間。至理維何？可以吾國古訓三字釋之，曰：

「滿招損」。

蓋當去歲一月樸蔭凱雷佔據魯爾之時，法國人心極為合一，而以愛國同盟操其樞紐。故一切問題，樸氏均可獨斷獨行，大有反對黨其如我何之慨。於是增稅也，借款也，以命令代法律也，種種暴政，次第施行，馴致金融恐慌，物價騰貴。米勒蘭不察，以為愛國同盟勢力之強固，斷非反對黨所能摧動，故儼然有與同盟政府負連帶責任之宣言。迨選舉既終，左黨大勝，而樸米兩氏亦遂相繼下台，為初料所不及。

左黨既勝，以為倒樸閣，得議長，逐總統，此後政權當一惟以左黨之馬首是瞻。故對於選舉總統之預備，竟有盡排異己之謬舉，而惹起多數之公憤，而班氏卒以落選。

法國左黨大都勇毅有為之士。如能經此次總統選舉之挫頓而有所儆省，則將來之事業，其成功正未有艾也。

一九二四，六，一五，於巴黎

二十世紀英法德美租稅負擔比較觀

李權時

晚近各國租稅負擔比較問題，頗引起世人之注意，然滿意之答覆，猶付之闕如。茲就英法德美四國之租稅負擔研究之，其或能答此問題之萬一乎。

為便利研究起見，吾人可分此四國之租稅負擔為三時期或四時期，即(一)二十世紀之初葉，(二)歐戰醞釀時期，(三)歐戰時期，及(四)戰後善後時期。

一 二十世紀初葉(一九〇〇年)四國租稅負擔之狀況

(一)英國 英國一九〇〇——一九〇一年會計年度(四月一日起三月三十一日止)之租稅收入如左：(以一千金鎊為單位)

中央政府租稅收入		一一九、三〇二
關稅	二六、四八九	
產銷稅	三八、三三五	
遺產稅	一七、一九五	
印花稅	七、八二五	
田賦	七五五	
家宅稅	一、七二〇	
所得稅	二六、九二〇	
地方政府租稅收入		五六、〇〇〇

全國租稅總負擔		一七五、三〇二

(二)法國 法國一九〇〇年會計年度(正月一日起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租稅收入如左:(以百萬佛郎爲單位)

中央政府租稅收入			三、〇九七
直接稅		五二四	
動產稅不動產稅窗戶稅			
營業稅及附屬稅			
間接稅		二、五七三	
登記稅(包括遺產稅)	五七三		
印花稅交易所稅	一八四		
證券稅	七九		
關稅	四四九		
消費稅(酒鹽煙醋骨牌)	六六八		
糖稅	一八四		
公賣(煙火柴火藥)	四七六		
地方政府租稅收入			七二三
省政府(附加稅銷售稅)	一八九		
郡政府(附加稅銷售稅)	五三四		
全國租稅總負擔			三、八二〇

(三)德國 德國一九〇〇——一九〇一年會計年度(四月一日起三月三十一日止)之租稅收入如左:(以百萬馬克爲單位)

中央政府租稅收入		八八七
關稅	四六六	
消費稅	三四一	
印花稅	八〇	
地方政府租稅收入		一、三二五
州政府	五二五	
郡政府	八〇〇	
全國租稅總負擔		二、二一二

(四)美國 美國一九〇〇——一九〇一年會計年度(七月一日起六月三十日止)之租稅收入如左:(以百萬金元爲單位)

中央政府租稅收入		五四六
關稅	二三九	
產銷稅	三〇七	

地方政府租稅收入一九〇三年	八九五
各州政府	一八九
郡與市政府	七〇六
全國租稅總負擔	一、四三一

二　歐戰醞釀期內四國租稅負擔之狀況

（一）英國　一九〇一——一九〇二年會計年度內，英國中央政府因南非戰役，租稅收入增至一三二百萬鎊。此後無甚變動。至一九〇九年增加租稅之問題又起。其原因第一，在與德爭霸，海軍費用激增；第二，在採取社會政策，保護勞工，實行養老金制，與社會保險制。爭論之結果，可於一九一三——一九一四年會計年度內之租稅收入表窺見之。表如左（以一千鎊為單位）

中央政府租稅收入	一六三、〇五九
關稅	三五、四五〇
產銷稅	三九、五九〇
遺產稅	二七、三五九
印花稅	九、九九六
田賦	七〇〇
家宅稅	二、〇〇〇
所得稅	四七、二四九
地價稅	七一五
地方政府租稅收入	九二、七五〇
全國租稅總負擔	二五五、八〇九

在此時期內，英國租稅史中，發生幾種可注意之點：（一）為英國向來間直二稅均衡主義之打破。一九〇九年路德喬治為欲實行其社會政策，多需款一千四百萬鎊，乃不得已破壞成例，增加關稅煙酒稅印花稅汽車稅及汽車油稅等之間接稅。（二）為所得稅之區分。一九〇七年政府將應納所得稅之所得，區分為二種，其一為勞動所得，其二為非勞動所得，非勞動所得之稅率較勞動所得之稅率為高。（三）為直接稅稅率之累進。一九〇七年，遺產稅稅率累進至一成五；一九〇九——一九一〇年，累進率藉副加（或附加）稅擴充至所得稅，遺產稅之累進率又激增；一九〇七年，遺產之超過三百萬鎊者，須納稅一成五，今則遺產之超

過一百萬鎊者，卽須納稅一成五一成五總(或綜)合遺產稅之外，繼承者，又須各納分(或分科)遺產稅，以血族關係之親疏，定稅率之高低，然最多不得過一成，故遺產稅之總共最高稅率，實爲二成五。(四)爲四種地稅之徵收。四種地稅者，卽空地稅，地價增加稅，產權恢復稅及礦地稅是也。路德喬治極力主張此四稅之實行，貴族院以議員多地主，極力反對之。結果下議院勝，貴族院敗，而貴族院自此遂失去預算審查權矣。然此四稅開徵以後，以多所肘制，致所入反不償所出，一九二三年，卒致無形消滅。

(二)法國　法國在歐戰醞釀期內，稅制無甚變動。雖民治潮流所趨，人多鼓吹以所得稅替代四直接稅，(卽不動產稅，動產稅，窗戶稅，及營業稅。)然所得稅律，直至歐戰一年，始行頒布。復以歐戰故，不得不延至一九一六年施行。一九〇一年，遺產稅率直接血統者，改爲百分之五；間接血統者，改爲百分之二十半。一九一〇年，直接血統者增至百分之六半；間接血統者，增至百分之二十九。一九一四年，田賦由配賦制，改爲比例制，稅率爲百分之四。

歐戰醞釀期內，法國之租稅負擔可以一九一三年之統計代表之，列表於左：(以百萬佛郎爲單位)

中央政府租稅收入		四、〇三二
直接稅	六三四	
間接稅	三、三九八	
登記稅	八三四	
印花及交易所稅	一五八	
證劵稅	一三〇	
關稅	七七八	
消費稅	六九七	
糖稅	一九一	
公賣	六一〇	
地方政府租稅收入		九四三
省政府	二九〇	
郡政府	六五三	
全國租稅總負擔		四、九七五

(三)德國　歐戰醞釀期內，德國歲出激增。一九〇六年，中央政府乃不得不設法增加歲入，採行新稅。故除原有關稅消費稅(煙稅，酒稅，糖稅，鹽稅，骨牌稅。)及印花稅(證劵稅，彩票稅，)銷售稅(運輸稅，)之外，復徵間接

血統遺產稅，自百分之四至百分之二十五。但此稅並非中央政府直接徵收，乃託各州政府代徵者。既而各州放棄其州遺產稅，以遺產稅收入三分之二，劃歸中央。然此區區之增收，猶不能均衡中央政府之預算也。故一九〇九年之各種財政法，又規定(一)舊稅稅率之增高，(二)新稅（各種紅利利息稅，不動產轉移稅，電燈稅，銀行存款稅等）之施行，(三)遺產稅收入四分之三劃歸中央政府，(四)中央政府補助各州款項，以酒精稅之收入為限度。一九一一年，中央政府復統一各州各郡之地價增加稅，劃歸已行，實開中央政府徵收直接稅之端倪。（按地價增加稅，發祥於德，而德又發祥於一九〇四年法蘭克福市(Frankfurt)之徵收此稅。）

歐戰醞釀期內德國租稅之負擔，可以一九一三年之租稅收入代表之，列表如左：（以百萬馬克為單位）

中央政府租稅收入		一、九五九
地價增加稅	一	
消費稅（關稅在內）	一、五八九	
奢侈稅	四〇	
成交稅	二八三	
遺產稅	四六	
各州租稅收入		一、一四〇
直接稅（所得稅居大半）	八九三	
間接稅	二四七	
各郡租稅收入		一、三七八
直接稅（所得稅居大半）	一、二五〇	
間接稅	一二八	
全國租稅總負擔		四、四七七

(四)美國　歐戰醞釀期內，美國以本來不料有世界大戰發生，故其租稅負擔，並不如英法德三國之激增。然而其量雖無甚增，其質則大變異：如一九〇九年徵收公司稅；一九一一年，衞司康辛州徵收州所得稅；一九一三年，中央政府徵收中央所得稅是也。茲列一九一三年美國之租稅負擔如左：（以百萬金元為單位）

中央政府租稅收入	六六一
州政府租稅收入	三〇四
地方政府租稅收入	一、一五五
全國租稅總負擔	二、一二〇

三　歐戰期內四國租稅負擔之狀況

歐戰起於一九一四年之八月，止於一九一八年之十一月。此五年之內，英法德美四國之歲出非常膨脹。然而其大半負擔，恃公債，非租稅也。就法國而言，一部份最富省分開戰時即爲德人所佔據，雖稍徵新稅，然所得究不償所失，加之法人向來重間接稅，輕直接稅，增稅尤非易易。故大部戰費，不得不出於公債。就德國而言：彼固料歐戰之可以速決，故開戰之後，初二年即專恃內國公債爲挹注，以爲戰勝之後，可以向戰敗國索賠償債也。就英美二國而言：租稅政策雖與公債政策兼程而進，然戰費之出自租稅者，在英不過百分之十七，在美不過百分之二十一半耳。而此二國人民已覺負擔太重矣。茲就四國在此時期內之租稅負擔各論之。

（一）英國　方歐戰之未起也，英國所得稅正稅率爲每鎊稅一先令三便士，副稅率爲每鎊稅一先令四便士；遺產稅之最高率爲百分之二十。宣戰後三月，（一九一四年十一月）所得稅正副率均增一倍；茶稅與啤酒稅稅率亦酌增。一九一五年，關稅與產銷稅亦大激增；凡自動車，音樂器具，鐘錶，照相片等，本來無須納稅者，今亦須納稅矣；糖類之本來無消費稅者，今則亦須納消費稅矣。此間接稅稅率之增加也；至直接稅，除所得稅正副率均改每鎊稅三先令六便士外，又新徵戰時奇贏稅，稅率爲百分之五十。一九一六年，各種關稅與產銷稅又大增；所得稅正率增至每鎊稅五先令；奇贏稅稅率增至百分之六十；新稅之開徵者，爲娛樂稅，與鑛泉稅。一九一七年：娛樂稅，煙稅，及其他各種產銷稅，又均激增；奇贏稅稅率增至百分之八十。一九一八年：所得稅正率增至每鎊稅六先令，副率每鎊稅四先令六便士；（二率共爲每鎊稅十先令六便士，即百分之五十二半。）其他各種關係產銷稅，與印花稅率，亦均大增；所稍減者，惟娛樂稅一項耳。

茲將英國歐戰期內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租稅收入列表於左，亦可見其激增程度之速矣：（以百萬鎊爲單位）

一九一四
一九一五
一九一六
一九一七
一九一八
一九一九

中央租稅收入	一六二·四	一八七·一	二九〇·二	五一四·一	六一三·四	七八三·三
關稅	三五	三九	六〇	七一	七一	一〇三
產銷稅	四〇	四二	六一	五六	三九	五九
遺產稅	二七	二八	三一	三一	三二	三〇
印花稅	一〇	六	七	八	八	一二
田賦	〇·七	〇·七	〇·七	〇·六	〇·七	〇·六
家宅稅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所得稅	四七	六九	一二八	二〇五	二四〇	二九一
奇贏稅	—	—	〇·一	一四〇	二二〇	二八五
地價稅	〇·七	〇·四	〇·四	〇·五	〇·七	〇·七
地方租稅收入	九二·六	九七	一〇〇	七九	一〇一	一二七
全國租稅總負擔	二五五	二八四·一	三九〇·二	六一三·一	七一四·四	九一〇·三

(二)法國　歐戰開始後初二年，法國幾全恃公債爲調度戰時財政之惟一方法。至一九一六年，始稍稍注意租稅。是年四月，頒布一般所得稅施行細則；六月，酒稅大增；七月，戰時奇贏稅開徵，率爲百分之五十；歲暮，戰稅施行，郵電加價，糖稅，煙稅，飲料稅，證券稅等，其稅率無不增加，奇贏稅率增至百分之六十，一般所得稅採行累進制，稅率自百分之一至百分之十，凡所得超過十五萬佛郎者，均須納一般所得稅百分之十。其他新稅之開徵者，爲娛樂稅，藥品稅，咖啡稅，（或其替代物稅）茶稅，胡椒稅，凡尼拉（Van-

ila)稅，及特別戰稅。特別戰稅，專爲壯丁之未赴疆場或入軍隊者而設，稅率每人十二佛郎。

一九一七年七月，一般所得稅之最高率，由百分之十增至百分之十二半；且採行分科所得稅 (impôt cédulaires) 以替代舊有之三種直接稅。營業稅動產稅及窗戶稅 其舊有之不動產稅稅率，亦由百分之四增至百分之五。分科所得稅，分爲四科：即(一)農產利潤所得稅，稅率爲百分之三·七五；(二)實業利潤所得稅，稅率爲百分之四·五；(三)工資薪水恩給金年金及非營業職業之收入所得稅，稅率爲百分之三·七五；(四)投資收入所得稅。此外又新設一稅，曰銷售稅：凡商店另賣營業年過一百萬佛郎者，須納此稅，其率爲百分之一至百分之十；凡另賣營業每年超過二百萬佛郎之商店，須納銷售稅之最高率。十月，火柴稅大增；支付稅 (tax on paysueata) 消費稅之一種 採行奇贏稅稅率增至百分之八十；遺產稅稅率亦激增，計綜合遺產稅稅率爲百分之二十四分科遺產稅稅率爲百分之三十六二率合爲百分之六十。

一九一八年正月，煙稅稅率復增；一般所得稅稅率增至百分之二十；各種消費稅稅率自百分之十五增至百分之六十；登記稅及印花稅稅率亦酌增；火車客票稅，普通增至百分之三十五，頭等增至百分之五十；是年新稅之開徵者，爲保險稅，電影稅，火車貨票稅百分之十與奢侈稅。百分之二十

茲將法國歐戰期內之中央與地方租稅收入列表於左：以百萬佛郎爲單位

	一九一四	一九一五	一九一六	一九一七	一九一八
中央政府租稅收入	三、四九二	三、三五七	四、一四五	五、三一八	五、八一六
直接稅	六一一	五四七	五五〇	七三〇	六九六
奇贏稅	—	—	—	二〇九	五七八
印花稅	八一五	六一〇	六八五	八九六	一、一四三

支付稅	—	—	—	—	一一二
關稅	五七九	七六四	一、四〇〇	一、五一一	一、一八六
間接稅	六〇四	五一七	五三〇	七五二	九五四
糖稅	一五九	二一三	一八三	二六六	一八四
證券稅	一五三	一五七	一八一	二四二	二五三
公賣	五七一	五四九	六一六	七一二	七一〇
地方政府租稅收入	八九九	八三九	八六二	八八六	九一一
全國租稅總負擔	四、三九一	四、一九六	五、〇〇七	六、二〇四	六、七二七

(三)德國　歐戰固德國日夜所預料者也，故彼於一九一三年，已開始徵收無定期國防稅；徵於財產者，稅率爲千分之一・五至百分之一・五；徵於所得稅者，稅率爲百分之一至百分之八；（最高率只適用於超過五十萬馬克之所得）徵於財產之增價者，稅率爲千分之七・五至百分之一・五。迨戰釁既啓，最爲中央政府之稅物者，爲德意志銀行。一九一六年，德政府知戰役不能速了，始大刀闊斧的採用租稅政策，如郵電加價也，煙稅印花稅之加稅率也，銷售稅（稅率爲千分之一）戰稅（徵於財產之增價，或雖不增價而戰後並未跌價者，稅率爲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五十，）奇贏稅（凡公司戰時盈利，超過戰前五年之平均盈利者，概須納此稅，稅率爲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三十）之徵收也，均接踵而起矣。

一九一七年，戰稅稅率增百分之二十；（有兒女者可以酌減）新稅之開徵者，爲煤稅，（稅率爲百分之二十）鐵路運貨稅，（稅率爲百分之七）及火車客票稅。（稅率爲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六）

一九一八年七月，新稅之採行者，爲葡萄酒稅，鑛泉稅，白蘭地公賣，及非常戰稅；稅率之增加者，爲茶稅，咖啡稅，啤酒稅，印花稅，滙票稅，及銷售稅。非常戰稅，乃徵於財產與所得者；財產非常

戰稅，稅率爲百分之一至百分之十；所得非常戰稅，實卽附加所得稅，（卽英國所得稅之副稅）凡自然人或法人所得之超過十萬馬克者，均須納此稅，稅率自然人爲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五十，法人爲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六十。

茲將德國歐戰期內中央與各州之租稅收入列表於左：（以百萬馬克爲單位）

	一九一四	一九一五	一九一六	一九一七	一九一八
中央政府租稅收入	二、四一七	一、五一九	一、五七八	七、一九四	六、一五三
直接稅	六三七	三〇八	六五	四、九九一	二、五三一
關稅	六六六	三九九	三八九	二七八	一九一
間接稅	八五一	五七五	八〇一	一、四四九	二、六一六
交易稅	二〇九	一七六	二五八	四〇六	七一八
遺產稅	五四	六一	六五	七〇	九七
各州政府租稅收入	一、一一三	一、〇二八	一、三二〇	一、五三四	一、九八六
中央與各州租稅總負擔	三、五三〇	二、五四七	二、八八八	八、七二八	八、一三九

歐戰期內，德國地方政府租稅收入，並無統計可查；然臆測之，一九一四年當爲一、七五〇百萬馬克；一九一八年當爲三、〇〇〇百萬馬克。故一九一四年德國全國之租稅總負擔爲五、二八〇百萬馬克；一九一八年爲一一、一三九百萬馬克。

（四）美國　歐戰初期，美國雖未加入漩渦，然影響所及，歲出亦大增，不得不增加租稅，以資挹注。一九一四年，乃增加煙酒稅及徵收各種印花稅。一九一六年，大增所得稅之累進率，並徵收綜合遺產稅，（最高率定爲百分之十）軍火製造稅，公司稅等。一九一七年，

增遺產稅率至百分之十五。並開徵戰時奇贏稅，稅率爲百分抽六。

一九一七年，美國對德絕交宣戰，戰費大增，乃大加各種稅率，以資調度，同時又大募公債。一九一八年，各種稅率既無不較前加倍，而所得稅稅率之激增尤爲可驚。一九一三年，美國所得稅正率爲百分之一，副率爲百分之六。一九一六年，正率增至百分之二，副率增至百分之十三。一九一七年，正率增至百分之四，副率增至百分之六十五。一九一八年，正率增至百分之十二，副率仍舊，合正副二率，共爲百分之七十七，蓋古今中外得未曾有之所得稅率也。

茲將美國歐戰期內中央政府之租稅收入列表於左：（以百萬金元爲單位）

	一九一五	一九一六	一九一七	一九一八	一九一九
關稅	二一〇	二一三	二二六	一八三	一八三
產銷稅	四二五	五一三	八一九	三、六九六	三、八四〇
雜稅收入	六三	五七	七九	三〇一	六三一
共計	六九八	七八三	一、一二四	四、一八〇	四、六五四

一九一九年，各州與地方之租稅收入約爲二、〇五〇百萬金元，故一九一九年美國全國租稅之總負擔爲六、七〇四百萬金元。

四　歐戰後四國租稅負擔之狀況

歐戰既息，四國之租稅負擔，似可較戰時爲輕，然而就事實言，則又不然。如戰後國債纍纍，須還本付利也；戰後軍隊充斥，須解散安置也；戰後死傷盈目，須撫卹恩給也；諸如此類，欲歲出之不增加，不可得也。且也戰後各國民氣衰竭，公債銷路不廣，歲出大半必出之租稅，尤以直接稅爲甚。一九二〇年，所得稅之最高率，在美爲百分之七十七，在英法德三國爲百分之六十，遺產稅之最高率，在英爲百分之五十，（綜合遺產稅稅率最高爲百分之四十，分科遺產稅稅率最高爲

百分之十。在德為百分之七十，在法為百分之八十，在美為五十五；（中央遺產稅稅率最高為百分之二十五，各州遺產稅稅率最高為百分之三十。）奇贏稅之最高率，在英為百分之六十，在法德美三國為百分之八十；資本稅之最高率，在德為百分之六十五，在意為百分之五十；地價稅之最高率，在德為百分之百，在意為百分之八十。

戰後租稅政策之極點，在美為一九二〇年，在英為一九二一年，在法為一九二二年。自茲厥後，奇贏稅始逐漸減輕取消，累進率始回復戰前原狀矣。茲就四國戰後租稅負擔之狀況各論之：

（一）英國　英國戰後之租稅收入表列於左：（以百萬鎊為單位）

	一九二〇	一九二一	一九二二	一九二三	一九二四
關稅	一四九·四	一三四	一三〇	一二三	一一八·五
產銷稅	一三三·六	一九九·八	一九四·三	一五七·三	一五五·七
自動車稅	—	七·一	一一·一	一二·二	一三·二
遺產稅	四〇·九	四七·七	五二·二	五六·九	五二
印花稅	二二·六	二六·六	一九·六	二二·二	二〇
田賦	〇·七	〇·七	〇·六	二·九	三
家宅稅	一·九	一·九	一·九		
所得稅	三五九·一	三九四·三	三九八·八	三七九	三二八
奇贏稅	二九〇	二一九·二	三〇·五	二	一二
公司稅	—	〇·七	一七·五	一八·九	二〇

地價稅	○·七	○·一	○·一	—	—
中央租稅收入	九九八·九	一、○三二·一	八五六·六	七七四·四	七二二·四
地方租稅收入(估計)			二○○		
全國租稅總負擔			一、○五六·六		

(二)法國　法國戰後之租稅收入列表於左：(以百萬佛郎爲單位)

	一九一九	一九二○	一九二一	一九二二	一九二三
中央租稅收入	九、一八○	一六、一六二	一七、三五九	二○、六○五	一七、六七九
直接稅	一、○六九	一、六二○	一、八七二	二、五○七	二、九八三
印花稅	二、一九五	三、二六○	三、二八九	三、五一五	三、一七六
證券稅	二九○	五六八	九二六	七三七	八二一
銷售稅	二六九	一、二五六	一、九一一	三、○五八	二、五一三
關稅	一、四七七	一、五九六	一、一九七	二、四六六	一、九二三
間接稅	一、七七九	二、六一二	二、九一九	二、九二七	二、六八二
糖稅	三七七	四四四	三六五	五四三	五一九
公賣	一、○五二	一、五八二	一、七一一	一、八○二	一、八三七

奇贏稅	六七二	三、二二四	三、一六九	三、〇五〇	一、二二五
地方租稅收入	一、〇四八	一、六〇六	一、九九九	二、二五〇（估計）	二、五〇〇（估計）
全國租稅總負擔	一〇、二二八	一七、七六八	一九、三五八	二二、八五五	二〇、一七九

（三）德國　德國中央政府戰後之租稅收入列表於左：（以百萬馬克爲單位）

	一九一九	一九二〇	一九二一	一九二二	一九二三
所得稅	—	一〇、二〇〇	二九、七〇〇	三五〇、〇〇〇	四五〇、〇〇〇
公司稅	—	一〇〇	一、六〇〇	五、〇〇〇	七、〇〇〇
利潤稅	—	九〇〇	一、五〇〇	二、〇〇〇	—
國難稅	二	九、九〇〇	八〇〇	四、〇〇〇	—
財產稅	—	—	—	—	六〇、〇〇〇
所有權稅	八〇	一〇	一〇〇	二	—
遺產稅	九〇	三〇〇	六〇〇	一、五〇〇	二〇〇
銷售稅	八〇〇	五、一〇〇	一一、五〇〇	一七七、五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
不動產過戶稅	六〇	七〇〇	七〇〇	一、五〇〇	一、四〇〇
紅利稅	—	—	—	三五、二〇〇	六五、八〇〇

自動車稅	—	—	—	一〇〇	四、〇〇〇
保險稅	—	—	—	一、三〇〇	一、五〇〇
跑馬彩票稅	—	—	—	八〇〇	二、二〇〇
印花稅	九〇〇	一、七〇〇	六、八〇〇	二、一〇〇	四、五〇〇
運輸稅	五〇〇	一、四〇〇	二、二〇〇	三四、二〇〇	五二〇、〇〇〇
關稅	一、一〇〇	二、二〇〇	五、九〇〇	八八、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
煤稅	一、六〇〇	四、九〇〇	七、〇〇〇	一五〇、〇〇〇	二、七五〇、〇〇〇
其他產銷稅	一、七〇〇	四、一〇〇	八、三〇〇	五九、六〇〇	一八九、〇〇〇
無定期戰稅	一、二〇〇	五、六〇〇	五、四〇〇	—	—
共計	八、〇三二	四七、一一〇	八二、一〇〇	九一二、八〇二	五、〇五五、六〇〇

一九二一年德國各州及地方政府之租稅收入約爲五〇〇〇〇百萬馬克，故該年德國全國之租稅總負擔爲一三二、〇〇〇百萬馬克。此後紙幣充斥，馬克價值一落千丈，預算澎漲，其數自實不可靠矣。

(四)美國　美國中央政府戰後之租稅收入列表於左：以百萬金元爲單位

	一九二〇	一九二一	一九二二	一九二三	一九二四
關稅	三二四	三〇八	三五八	五六二	五七〇

直接稅	三、九五七	三、二二八	二、〇八七	一、六七九	一、八五〇
產銷稅	一、一二一	一、三五一	一、一二一	九四六	九三四
雜稅	一、三〇二	六九四	五三八	六六〇	五四一
共計	六、七〇四	五、五八一	四、一〇四	三、八四七	三、八九五

據戶口調查報告，美國各州與地方之租稅收入在一九二二年為四、二二九百萬金元。今試以此數為標準，則一九二三年美國各州與地方之租稅收入當為四、三五〇百萬金元；一九二四年當為四、四七五百萬金元。故美國全國租稅總負擔，在一九二二年為八、三三三百萬金元；一九二三年為八、一九七百萬金元；一九二四年為八、三七〇百萬金元。

五　四期內四國租稅負擔總比較

茲為便於比較起見，假定一九〇〇——一九〇一年度四國全國之租稅收入代表四國在二十世紀初葉之租稅負擔；一九一三——一九一四年度四國全國之租稅收入，代表四國在歐戰醞釀期內之租稅負擔；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度四國全國之租稅收入代表四國在歐戰期內之租稅負擔；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度四國全國之租稅收入，代表四國在歐戰善後期內之租稅負擔；均折合國幣，列表於左，（每一金鎊折合國幣十元，每一金元折合國幣二元，每二金佛郎半折合國幣一元，每二金馬克折合國幣一元）以百萬為單位：

	一九〇〇—一九〇一	一九一三—一九一四	一九一八—一九一九	一九二二—一九二三
英國	一七五—一、七五〇	二五六—二、五六〇	九一〇—九、一〇〇	一、〇五七—一〇、五七〇
美國	一、四三一—二、八六二	二、一二〇—四、二四〇	六、七〇四—一三、四〇八	八、三三三—一六、六六六
法國	三、八二〇—一、五二八	四、九七五—一、九九〇	六、七二七—二、六九一	一九、三五八—七、七四三

德國	三、三二三—一、一〇六	四、四七七—二、二三九	一一、一三九—五、五六九	一三三、一〇〇—六六、〇〇五

欲知四國租稅負擔之輕重，則四國在各期內之人口，必不可不知。以既知全國租稅總負擔，又知全國總人口，即可知每人租稅負擔之輕重也。茲列表於左：

		一九〇〇—一九〇一	一九一三—一九一四	一九一八—一九一九	一九二二—一九二三
英國	人口	四二百萬	四六百萬	四六百萬	四八百萬
	每人租稅負擔	四〇元	五六元	二〇〇元	二一四元
美國	人口	七七百萬	九八百萬	一〇五百萬	一〇九百萬
	每人租稅負擔	三七元	四三元	一二三元	一五三元
法國	人口	三九百萬	三九百萬	三九百萬	三九百萬
	每人租稅負擔	四〇元	五〇元	七六元	二〇〇元
德國	人口	五七百萬	六[illegible]百萬	六〇百萬	六二百萬
	每人租稅負擔	一九元	[illegible]三元	九三元	一、〇六五元

上表所列四國每人租稅負擔之指數，可以作四國人民租稅負擔輕重之標準乎？曰：不能。何則？以四國物價指數不同故。四國貨幣價值不同故。法德二國，戰後濫發紙幣，錢價低落，故其人民租稅負擔似重而實輕。（一九一九年物價指數表與一九一三年較，在美爲二六〇，在英爲二三五，在法德，則均爲三五六。一九二二年物價指數表，再與一九一三年較，則在美降爲一四一，在英降爲一五九，在法降爲三二七，而在德則降爲三四二，以德爲最高。）

然再以四國人民每年所得觀之，則其租稅負擔，似又似輕而實重也。何則？請觀左表：（均已折合國幣）

	一九〇〇—一九〇一	一九一三—一九一四	一九一八—一九一九
美國每人每年所得	九三六元	一、二九二元	二、五〇八元
英國每人每年所得	八一二元	九五二元	一、六一二元
法國每人每年所得	五一二元	七一二元	九六八元
德國每人每年所得	四六〇元	六〇八元	三九六元

國家薩威稜帖說的反動

——西洋政治哲學之新趨向

陳行叔

一 引言

有些自命爲實際主義者，十分唾棄我們所稱述的那社會學說，政治哲學之類。他們以爲國家社會之運行，只不過權變的堆積，說不到抽象的理論。他們又以爲這種種權變都是應特殊的環境而生，要想從這繁瑣的堆積中尋繹出幾條普遍的原則，去說明社會現象，一定是勞而無功。原來這政治學之研究所着眼的標的以及所用的方法已有一段很長遠而且複雜的歷史。從前學術的分工還未發達，近代所劃給政治學的那一部學問，同時包涵在哲學範圍以內。哲學者的新向，原在於尋求超現實的眞理，——說得更準確一些，就是現實背後的眞理。因此，哲學者可以閉戶深思，不和社會接觸，而能體察那不變的天理，——至少他們自信是這樣。他們爲學的手段，在於窮理，不在於格物。政治學初期的研究，自柏拉圖的時代下逮盧稜的時代，——除出極少數學人如麥基佛里 (Nicolo Machiavelli) 之流以外——都是根據着這種態度。他們把政治學關鎖在理論的樊籠中，不讓他和事實接觸。這可稱爲唯理主義者的方法。(Rationalistic Method) 自從十九世紀以後，學者以爲這種研究態度，和實際政治不生關聯，未免陷於不眞切之弊。蒲徠士以下的政治學者，便一反從前的習尙，着眼於制度之分析的考察。近代美國大學的政治學學程，差不多都從實際問題上着手；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著作，以及此外從純理上研究政治的，早已淪於

次要的地位。這一類可稱爲實際主義者的方法(Empiricistic method) 因爲這一種方法的流行，政治哲學漸漸的被人家不信任起來。不過天地間那『扶得東來西又倒』的態度，在學術界中是何等常見的現象！制度原是重要，可是那一種制度中沒有人類自由意識的質素，在其內在深處，隱隱活動着呢？不說人類意識便罷；要不然，我們便不能裝聾作啞的，把人心的普遍性，一筆抹殺。既然人心有普遍性，那麼抽象的純理的研究，必不是絕無根據的，可以任意屏棄的了。

何況除這反面的論證以外，政治哲學又別有他的堅強的立脚點呢？第一：指斥政治哲學者的人，以爲政治的運用，只不過權變之堆積。可是便這一切權變的背後，也必有幾條原則，作爲依據。否則權變成敗，無從預計；卽使有權變之才，也是無從施用。這些施用權變時依據着的原理，便是政治哲學的本題；所以政治哲學是值得研究的。第二：國家——或社會——不單是一種機械，又不單是一個有機體。不單是個機械，因爲我們並不能一任自己的意志，像發明一種機械一般的，去發明政治的以及社會的制度；牠幷不單是有機體，因爲國家的運行，未嘗沒有人類意志自由活動的領域，爲其他自生自長的有機體所沒有的。原來國家制度的背面，有兩種勢力運行着：一種是物質界所起的一切特殊要求，一種是人類在應付這種要求時的意志。物質界所起的要求是刻刻變化的：這種變化發生時，已存在的社會制度，往往不能與之相容；社會制度愈堅牢，愈不能容留這些要求。只有那些能夠參透社會制度之根原的那般新人，纔能適應變化；他們因此也和這種環境上的新變化，同樣爲一般人所不容。所以社會組織的變遷，往往是局部的，而不是整個的。唯其是局部的變化，所以只有哲學的論理能用抽象概念去分析毫厘，以解釋他的內蘊的眞意義；平常的人，那裏能夠見得到這些？這樣看來，政治理論實在是常常站在時代的面前，而能指出社會變化的趨向和未來的情況。我們要想適應新環境，又怎能忽畧政治的理論方面呢？

所以我這裏鄭重的把最近歐洲三位思想家——一位是法國法律學者狄驥 (Leon Duguit)，一位是英國著作家柯爾 (George Douglas Harold Cole)，一位是英國政治學者賴世吉 (Harold J. Laski)——的政治哲學敍述一番。戰後西洋

思想界的變遷，在政治哲學範圍以內，這三位就大體而言很可以做各家的代表。讀者且一看他們的主張，也得窺察目今政制正在朝那一方面進行呢。

二　狄驥的政治哲學

狄驥(L. Duguit)是一個法律學者。他以為近代法學被國家薩威稜帖說(State-Sovereignty)所蒙蔽了，所以不能顯示法律的真正意義。他的全部哲學，從正面說來，是法律的社會化；(Socialization of Law)，從反面說，是對於薩威稜帖說的攻擊。這裏為敘述的便利起見，先把他為什麼反對薩威稜帖說的理由，說明一下。

薩威稜帖說之歷史

大家都說波籐(Jean Bodin)是薩威稜帖說之父；但在狄驥看來，這薩威稜帖在波籐以前，已有一段長遠的歷史。古時羅馬初建帝國，皇帝一方把持軍隊，一方聯絡議會，因此占有那羅馬法中所稱之皇權(Imperium)。這皇權的意義，便是說人民和土地的所有者。這種觀念實為薩威稜帖之雛形。自羅馬解體，中世紀的封建時代開始，這裏所謂薩威稜帖，曾經一度的崩墜。因為封建時代掌治權的強藩的權力，不像羅馬皇室的寄在於人民的信仰，而寄在於類如契約的一種諒解。那時候所盛行的封建制度，强者對弱者責其貢賦，弱者對強者仰其保護；他們相互之間，儼然有契約上兩對手方的色彩。十六世紀以降，法國王室漸次收服封建制下的強藩；於是一般王室法家，將羅馬舊文附會封建制的意義，漸次形成皇室薩威稜帖的概念。這般法家說：『皇權』便是皇室的財產，因為皇室是國家土地人民的主有者。平民占有一宗財產，可以把這財產自由分配，自由贈與他人；皇帝也可以把『皇權』自由分給他的藩王，只是在名義上，他仍是整個皇權的主有者。這樣的法律解釋，便是波籐薩威稜帖說的前驅。十八世紀的前半葉，這皇室薩威稜帖說，因為恰合法奧英意的實際情形，所以最為盛行一時。那時候薩威稜帖的解釋，便是皇帝掌握中的統治權，以及發號施令的權力。這權力是絕對的，不能分的，不能喪失的，不能消蝕的，(Indivisible, Inalienable, Impresriptible)——這權力在皇室掌握中，猶之皇室財產為他所主有的一樣。

法國大革命的成就，一言蔽之就是把皇室薩威稜帖改成國家薩威稜帖而已。皇帝是一個人是一個權力的主體，是薩威稜帖的主有者；國家現在也變成有人格的『法人』了，一個權力的主體了，是薩威稜帖的主有者了。人權宣言以及一七九一年憲法中彷彿這樣的說：『種種薩威稜帖的源泉，在於國家……薩威稜帖是有獨無偶的，不能分的，不能喪失的，不能消蝕的。』美國獨立宣言的語氣，也很和這意義相同；這是因爲美國的政治思想很多受法國盧梭孟德斯鳩的影響。所以就大體而言，近代國家薩威稜帖的發祥地便是法國。法國的革命思潮，既然跟著着拿破侖的馬蹄，傳播歐陸各地；那國家薩威稜帖說，也就跟著盛行，漸漸的風靡全歐。可是在現在社會經濟都在劇烈變遷中的時候，這國家薩威稜帖已有不能立足之勢了！

薩威稜帖何以要解體

國家薩威稜帖的所以解體，自然由於社會的變遷；這些變遷，說來也很繁複。最是牠的致命傷的，至少可以舉出三件事來：（一）經濟的聯盟運動(Economic Federalism)——這個名詞最初爲保爾旁格(Paul Boncom)所用，意思是指一切趨向於職業自治的運動。近五六十年來職業組合(Trade Unionism)或譯工團的理論和實行，一天一天強盛起來，蔓延各處。這種運動的結果，便是近代實業階級之跋扈。我們但看主持近代勞工組合同盟罷工種種，舉動的人，對於政府的權力非但沒有像前一代人的，把政府看得高出於一切組織之上，用宗教的狂熱擁護牠，並且簡直是無時無刻不對牠處在敵對的地位。可見近代的實業趨勢與國家薩威稜帖是勢不兩立的。實業界強盛之勢，既是方興未艾，誰都不敢，而且也不能，中止其前進；那麼國家薩威稜帖受着這打擊，自然是漸趨衰敗了。（二）政治上的分權運動——不但在社會經濟上有聯治運動，政治上的聯邦運動，更是顯著。德美瑞士諸國，已經採用聯邦制，固然不必說了。此外醉心這制度想要摹倣的，也着實不少。就是法國政府從前以集權著名的，現在她的省分(Prefects)也顯有分有薩威稜帖的傾向。法國省分，在現在都有獨立的警察權和自主的徵稅權。自然，不少的法律學者，正在那裏替聯邦制辯護，以爲聯邦制之下的邦政府，都是非薩威稜帖的。但在沒有成見的人看來，這種辯護顯然是矛盾思想。（三）人民態度和國家職務之變遷——要是人民對於薩威稜

帖的態度，依然如在十八九世紀時的樣子；而國家的任務也保持他的從前面目，不和薩威稜帖說抵觸那麽政制分權和職業組合也不是就能動搖國家薩威稜帖的神聖。可是近代人對於國家的態度，跟着社會經濟的變遷，確已有很顯著的變動。從前人民以爲國家能够超越一切社會組織之上，能够做各種社會爭端的仲裁者；但是這種信仰，不幸已因國家在勞資爭鬭中的無力仲裁，大大失墜。更進一層，多數人民還以薩威稜帖爲專制色彩的東西，是人權的障礙。勞動界中，更多抱這種見解。同時國家的主要任務，也因經濟社會的變遷，從發號施令的地位變成公共服務的中心；從巡警軍隊刑獄，變成郵遞電報築路教育濟貧等等。薩威稜帖是一種號令的權力，巡警軍隊刑獄才是牠的眞正現相，而新發生的國家任務，顯然和牠不能相容；因爲在這種種事業以內，國家的權力，基於職務，不盡責時便失去權力了。

狄驥既用如上所說的論據，打破國家薩威稜帖的謬說，他便提倡他的公役(Function)的國家觀；更進一步他又從新給公法下一個解釋，這便是現在所稱『法律的社會化』之運動。狄驥這種新說，用他自己的文字總括起來，便是：

『一部實在的而且社會化的法律觀，去代替從前那又虛無又個人本位的。』

狄驥哲學之出發點

狄驥不很討論法律的哲理。他是徹始徹終的一個實在主義者。他的哲學的根據，便是國家之社會學的解釋；他的觀察點，是一個社會學家的觀察點。他最注意的，便是社會上人與人間相互倚賴相互幫助的現象。他以爲無論何人，不能獨立營生；人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活着，這才造成人類能量流轉的現象(Fashion of Teleologies)。人類能量的流轉，自然應該有種種規則來限制；這種種規則，廣義說來，便是通常所稱道德的制裁。法律呢，照狄驥看來，只不過這種種道德制裁中，那已經被認定爲社會組織與運行中所必需的，所不可少的，並且已經合法手續核准的那一部分罷了。

法律與國家

法律簡直可以離國家而獨立；牠的發生，也遠在國家未發生之前。沒有國家組織而有完全的法治，這種社會，在狄驥想來，也是可能的。狄驥所說的社會，論範圍原比國家廣闊，論年齡尤比國家老大。法律是社

會生活的柱石，所以牠的範圍也比國家廣，年齡也比國家老。國家只不過一種社會組織，和學校是一種社會組織，家庭是一種社會組織的一般，包涵在大社會之中，生活於法律之下。那被稱爲國家的社會組織，只含有政府和人民兩對手方，再沒有第三要素，使國家超出於其他社會組織之上，像所謂薩威稜帖之類。國家組織內的對手方和其餘的社會組織一樣，也應有負責的態度；政府的負責態度尤不容輕易拋忽的。

國家與政府是什麼

據狄驥看來，國家只是一種工具，不是目的。他主張國家沒有人格，因爲他是徹始徹終一個唯實主義者。他說國家只不過是一種社會組織；牠的任務：從立法方面說，便是去制定那有紀律的社會秩序下所必需的種種規則；從行政方面說，去實行這種種規則的限制。國家逆助成人類自由發達和和平生活的工具，卻不是什麼根據於不可捉摸的薩威稜帖的一種權力的主體。還有他很着眼於職務或義務的觀念，在公法上他幾乎不承認有權利之存在。我們人人墮地之始，據狄驥說，就負有一種使命，去完成這使命是人人的職責。掌治權的人，也不過完成其獨特的使命或職責；而他們所有的權力，就是築在他們所負職責的基礎之上的。這樣，這權力顯然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所以他們斷不能有薩威稜帖；因爲薩威稜帖的主要特色便是至高無上和不可限制，便是絕對。這便是他反對國家薩威稜帖說的純理上之根據。

國家與公役論

狄驥以爲人類社會最重要的原則，是分工和公役。社會運行的大事業，全靠各種社會團體分擔工作。這種種團體，便都在完全各自的公役。國家也是這許多團體之中的一分子，牠也有牠獨特的公役，待牠去完成。人類社會中，供給衣食住以及其他物質的需要的，有農工階級；闡明學術的，有教育界的人；便利交通的，有郵差同道路工程師等；……但除去這種種以外，社會大分工的分配中還有一部分，不是尋常職業界中人所能承辦，但於全體社會之運行，卻是必不可少；這便是剩給國家的一部分。國家的律令，只不過社會意思的一種表示——說是某一種羣衆需要應得如何如何去供給。行政舉動，只不過這種意思的執行，——去造成能滿足羣衆需要的各種情形。國家和其他各種職業界中人一樣，大家都在完成他分內的公役。所以立法行政，都不該含有濃烈的

『政治氣味』都不該顯出權力強制，不負責，和高出於其他社會行動的色彩。要是有這種色彩時，便表示着國家已經墮落了。總而言之：國家的行動，和社會上任何人民的行動，沒有高下之分，大家都得適合於自紀律的秩序。國家是在法律之下的，不是和法律相並立的。

下面是狄驥法律與現代國家書中結論的一部分，最可算是他全說的結晶：

狄驥的結論

『……公法和私法原是並行的。在私法上，人的意志的自主力隱沒在法律的權威下。……公法上，我們自今也不承認那些掌理治權的有一個有人格的薩威稜帖在其後面。……公法不是規定薩威稜帖和人民間關係的規則，牠乃是處理各種社會上的公役所必需的規則。國家的律令不是薩威稜帖的命令，乃是限制完成公役的方式的規則，行政科條不是官吏的命令，乃是從公役方面着眼的規則。……國家的責任觀念，須得承認。這責任觀念，却和個人因過失而負責的不同，乃是全社會對於在公役背後的危險之保證。

『這樣，公法也和私法一樣，已經用實在的社會化的概念解釋了。為什麼實在？因為我們不承認公法在實際上的外觀之下，還有那一種有人格的東西因為我們不承認公法中有一個自定的而全能意志之存在；也因為我們相信公法從職務或是公役的概念而發生；而公役這概念實際上又是政府之必要解釋。為什麼社會化？因為我們相信公法不是規定薩威稜帖與人民間衝突的規則；而相信牠的目的在於規定如何完成國家在社會大分工中所應盡的一分職務……』

三　柯爾的政治哲學

社會組織之功能說

柯爾 (G. D. H. Cole) 哲學的基本觀念，便是社會組織的功能說。（或譯作職能說）他以為我們不當把國家或社會或其他團體，當做最後的實體；而假定牠們是自足的，有個性的，而且實在的，和組成牠們的個人相等甚至還可以比個人的還高還大。我們應當認清楚：天地間所有的意志，莫非我們人類的意志。嚴格說來，社會團體是沒有意志的；牠們所有的意志，只不過個人意志之總積罷了。這種

個人意志，都有相同之目的或計畫；所以大家結合起來，形成種種社會團體，以爲實行這共同目的或共同計畫之用。這種共同目的或是計畫，到了社會團體告成以後，便成各社會團體的功能了。無論什麼社會團體，無論什麼社會組織，都有這種獨特的功能；要是沒有，便不成其爲社會團體或組織了。可是每個社會組織，當其完成自家分內的功能時，同時也須顧到全體社會之進行，與之偕進。換句話說：每個社會組織，須得和每別一個組織，互通聲氣，在相互諒解中進行各自的工作，這個補那個的不足，那個補這個的不足，這纔能使社會凝成一堅強的中心。在現代社會中，社會的功能往往陷入於病態現象之中。這病的現象，有兩種起因：第一是敵對，敵對云者，就是說有某種社會組織專門做那種與現代社會制度相背相反的功能；其二是混亂，混亂云者，就是說有兩個以上的社會組織，同時想完成同樣的社會功能，大家霸佔着各自的地位；社會上就不免因此引起爭端。而那種兼有敵對和混亂兩種色彩的病象，也很多見。病態發生時，也須就能破固有的社會能力所克服，終於無害；也須那所謂敵對的社會功能，起而對整個社會制度革了命，從新建立一個新天地，成就牠更大的功效。

國家的性質

上面所說已把柯爾一般的社會觀，說個大略了。這裏應該進而研究柯爾的主張國家到底是什麼。柯爾把國家看得和別種社會團體——如工團，如職業組合，——一樣的高下，一樣的性質。所以他以爲國家和其餘的社會組織一樣，也有牠的組成的分子(members)。進一層說，這許多分子更須得立在相等的地位。他給國家下一如左的定義：

國家是依區域爲單位的社會團體，在這規定的區域中，所住居的人人，都被其強制的吸收進去，依其分子的共同點，作施行功能的基礎；他們的異點，國家只是裝聾作啞，看做不理的一樣。

他在這定義中，特別的提出分子的『共同點』和『異點』，這是他着眼於『分子都在同一地位』的一層意思。因爲假使國家同時顧到人民的『異點』，那麼牠就不能等量齊觀所組成牠的分子，——就是人民。牠要給一般人民都立在同等地位，利則同被其利，害則同被其害；所以只好只理人民間有共通點的事業，而不

計其他明白了這種基本觀念，柯爾就把現代國家所執掌的種種功能考核一下，一看牠們能否和這個基本觀念沒有抵觸：

（一）經濟的功能　柯爾以爲國家所有之經濟的功能，如工廠條例之通過，工資工時的規定，企業之獎進與限制，不公平的競爭之禁止，郵電鐵路之供給等等，範圍很大，問題也很複雜。如郵電鐵路這一類的事業，人民都被其利，而且都被等量之利，於他的國家定義是沒有抵觸。可是像公司法規一類的事業，就能影響到兩種利害絕對相反的分子：一方面是生產者，他方面是消費者。大體說來，國家的經濟功能，屬於消費方面的，其對於人民的影響可說是無分軒輊；但是論到生產方面，國家的地位可就難以自處了。國家不應不自量力，去瞎幹這種幹不來的事業；若要幹時，非得用其他方法，（如租稅之類）來對受害者施以補給，對損害者強之賠償不可。

（二）『政治的』功能　國家之『政治的』功能，就是一切規定私人間關係的事業；例如結婚離婚之限制，罪犯之懲罰。這一類的功能，和他所下的國家的定義一氣貫注，沒有問題，可以讓國家繼續去執行去。

國家之調解的功能與國家薩威稜帖

（三）調解的功能（Co-ördination）　所謂調解的功能，就指種種釐正以及排解社會團體和社會團體間的關係之事業。有一派人以爲國家的唯一的主要任務，便是這種排解釐正，就是這裏所謂調解的功能。但是，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國家自身也只不過一種社會組織；要是我們責望牠這個調解的功能，可不是教牠在牠自身和旁的社會團體發生衝突時，也自己去做審判官麼？私人和私人間起了爭端時，我們不許兩造中的一造，裁決這件爭端；私人尙且這樣，何況團體？況且這一類功能，從理論上說來，和上面的國家界說也有牴觸；因爲在調解社會團體間的爭端時所及於各種人的影響，是萬難一致的。

可是這便是我們所要討論的這個極重大的問題。啊！因爲我們若把調解的事業，屏出於國家功能以外，那麼這國家薩威稜帖說——這個有久長的歷史，有廣溥的流行之理論——就要動搖了！柯爾十分小心，除了這一節同上節中所提及的理由之外，又去搜集其他論據，來證明國家薩威稜帖說的謬誤。讀者且看下面所說，就可以找到種種事實上理論上的論據，足以證

明薩威稜帖說萬無立足之地了

德謨克拉西與代議制

柯爾很不滿意於時下流行的代議制，因爲他相信每一個『人』是一部整個覺識的中心一個意志，一個最後的實體。除非是神話的故實，怎麼能從這一個人化成那一個人或者甚至化成那一『羣』人呢？現代的巴力門以及種種議會根據這種誤謬的原理，自以爲能把全體人民的各方面的情意愛惜思想都教牠宣洩無遺，一一代表着；被選之後，當各方面不同的社會問題發生時，又自以爲須得一一都去應付。那知人心最是多方面的東西，要概其全便連部分的代表性質也都喪失了。至於社會上種種不同的問題性質殊異，必得由不同的各方面的人才去應付，又斷不是『萬能的』一羣議士所能調度得了的。所以這種代議制，不但不合於德謨克拉西的主旨，簡直是德謨克拉西之敵。柯爾以爲代議制應徹底改造一下，所代表的不應當是『全體人民之全體』，而當是『全體或一部分人民間的或種共同目標』；簡單說來，不當是『人民』而當是『社會功能』。有多少社會功能或共同目的，就該有多少代議團體，各管各的分內事務。他以爲這種功能的代表制（Functional Representation），既可確定團體職務之範圍，使臨事時免去扞格或籠統之弊；又可使選舉人與被選舉人間的關係，加深一層的親切，使被選者盡能盡職，能盡職者都有被選之望。還有選民的意志，對於每一種社會功能，都有行使的機會；不像在舊制之下，籠統的於選舉『萬能』的議士時參政一次之後，就永遠退爲被治者。不是『一人一票』，乃是『有若干利害關係上之社會結合便有若干票數；對於每一種利害關係，就有一票』。在這種制度之下，人民不但是國家的參政公民，並且是各種有關切的社會團體的公民。德謨克拉西的涵義，因之益發廣溥了。

政府與立法

三權分立的原理，從前很是流行，爲的是立法行政司法三者之中若有其一宰制全部政治機械，那麼這種政府就差不多變成專制政體，人民的自由無從保障了。這個原理在理論上很是動聽，可是據近今政制演進的趨勢看來，這原理顯然不能自存；因爲近代政府之中，那立法和行政純粹的或部分的守分權之義的往往有政令不能運行之現象；反之，強固的政府，立法行政差不多早已互相衝

接聯成一氣了。這種分權舊說，既不能行，而政治之平衡，又不可不去維持，柯爾於是主張他的功能分權說。所謂功能分權者，就是說政治分工，依各法令之內涵的性質爲基礎，而不以各法令制定和執行手續上之先後爲依據。換句話說，每一基本的社會團體，是牠自己的立法機關，也是牠自己的行政機關。種種社會團體也和國家一般，可以制定法規而去執行；牠所定法規和國家法規，地位無分高下，就是約束羣衆之力，也是相同。有這許多立法者並行着，相互牽制，於是政治之平衡，也能維持於不墜。

強制力和調解作用

但是上節末了數語中，就包含着一個極重大的問題。自從遠古以來，國家的地位站在其他種種社會團體之上；牠是各種社會團體的調解者，仲裁者，裁判者；各種團體之中，只有牠掌有強制力(Coercion)。柯爾現在把這獨一無二的強制力掌有者，取消牠的優先地位，取消牠的強制力，究竟他有什麼理論的根據創這革命色彩的新說呢？進一層說：究竟他把這強制力，教誰去行使呢？

國家的強制力，在一般人看來，都因國家包含了領域以內的人人，不像其他團體，是以地域爲單位的；所以國家的地位高出衆上，可以做各團體的仲裁者而去行使這個強制力。但據柯爾看來，這『包含了領域以內的人人』一句話，就有可議之點。人心被國家或政治所範圍的，並不是人心的全體，而是人心中屬於政治的利害的一部分。國家也許可以代表其領域內的人人的『或種』目標和情意，却萬不能代表其領域內的人人的『全部』目標和情意。既然這樣，國家就不能有薩威稜帖；因爲說薩威稜帖，必須有貫注人心全部的力量的。進一層說，國家自也不能在各種社會團體之間，自居仲裁者的地位，對牠們施行強制的壓力；因爲不少的社會團體所代表着的公衆意志，和國家是一些沒有衛接，絕對的在國家職務範圍以外的。

說各種社會團體有權力去制定而且去執行其範圍以內的法規，這個眞理，不必待理論來說明；因爲實際情形，已經可以替我們來作證。不少的社會團體之中，有經過長久的通行慣例；果有人違反這慣例，就得照成案處罰，那受罰者也往往樂於服從。諸如此類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只要留心觀察，就能見到許多實證。政府以及法院，對於此類『私家習慣法』，有時也肯以『公家法律』做其後盾，至少能夠聽其自治，不加干涉。職業團體之

中，行使這類強制壓力的也很多見；如律師公會之類，便是好例。大體說來，在一國以功能爲基礎而組成的社會中，我們爲要使各種團體都能盡牠的分內責任，就不能不給予一些不重要的強制壓力。但是各種團體行使壓力的限度，究竟教誰來定呢？

社會團體聯席會議

國家不能霸佔住這最後仲裁者的地位，上面已經說明了。近來頗有人主張全體人民來收發這最後的主權；覆決制（Referendum）與人民立法制（Initiative），近來也頗有人提倡。可是這種主張，易說難行，用之於一時則可，用之於永久則不可。特殊問題待決時，偶一用之則可，若當牠是一個繼續存在的政治機關則不可。柯爾的最後結論，是說這種最後的仲裁權，應當寄託於主要社會團體的聯席會議。這所謂主要不主要的標準，用什麼原理來分別呢？柯爾說『凡爲社會運行所必不可少的，才可算是主要的團體』。大抵政治的團體（按即國家）職業的團體，消費的團體，（Political, Vocational, and Appetitive）三者合起來組成這最後的仲裁者。同時因爲強制的壓力和仲裁權相並行，所以司法機關以及巡警也得爲這個聯席會議所掌理。這是柯爾於許多破壞的言論之後，所表示的一種歸宿的意見。但這個聯席會議的詳細組織法和行使職務時的種種問題，他却尚無詳密的討論呢。

四　賴世吉的政治哲學

雖然賴世吉（H. J. Laski）對於近代反薩威稜帖說的政治哲學，有不少的供獻，在政治學上也算是一個極重要而著名的學者；可是要敍述他的學說，却覺十分困難。這的一個學者，是因爲他的著作，大抵是批評或歷史性質；不肯輕易有所主張。所以他的學說，反面的多而正面的少。他在一九一七年所刊行的薩威稜帖問題一書，只包含了學說的反面或破壞方面，這連他自己也承認的。一九一八年刊行的現代國家中的主權，他自己說是已從破壞進於建設，可是仔細看來，仍是一種多批評的討論。自此以後，我們只見他在雜誌上發表他的短篇著作，這些短篇他已編成一書，三年前在美刊行，他在序言上說這書是他改造政治哲學的計畫中的一小部分，可見要窺見他學說之全，我們還得耐心等着他未來的表示。我們爲要說明他在政治哲學上的地位起見，姑且在這裏把他已發表的斷片主張，加以簡單的敍述。

反對單元國家論的論據

所謂單元國家論(Monistic State-Philosophy)者，便是指以國家薩威稜帖爲基礎的政治哲學。賴吉世先從歷史事實上說明薩威稜帖的概念的『於古無徵』；中世的時候雖然『公正』或『札斯惕斯』(Justice) 的理想十分發達，可是薩威稜帖是絕對的沒有一人知道。他證明這點，原是對那些崇信國家薩威稜帖爲不易之定理，以爲『無薩威稜帖便無國家』的一般人，給以一些史實的教訓，教他們從迷夢中打醒。他批評薩威稜帖，以爲在理論上爲不通，在實際上爲無益於治化。他說這種哲學完全是根據於唯理論者(Intellectualist) 的觀察點，和事實絕不相應。這種哲學，假定政府足以代表全體人民；可是在現代這種經濟制度之下，政府是不得不轉向狹義的部分的利害，做行政之前提。賴世吉又以爲盧梭民意(General Will)的學說，也是不切事實。我們細細研究政治背後的種種勢力時，所見到的只是一個一個的單獨意志，各有牠的利害關係，相持不下；所謂共通的民意，不過飄渺的空談而已。所以國家薩威稜帖若要拿盧梭之論來做護符，也是沒有用的。還有，他說單元的國家論造成行政上弊害，眞是不可勝計。大抵一種事業若和負責觀念分離，其結果便是工作成效之減少。這種政治成效，又因單元政府之過當的集權——這也是國家薩威稜帖的副產物，——使行政官吏對於他們所掌職務，沒有特殊之能力和興趣，而且益發重遇一層阻礙。這都是國家薩威稜帖說的禍害。

多元的國家

多元的國家(Pluralistic State)便是賴世吉理想的國家。在的國家中，『天地君親師』一般的神聖而且全能的政府觀，應完全取消；一切社會組織，包括國家在內，都立在同等地位。他說，在實際情形上我們所遇到的是種種不類的利害關係，或基於地域而分，或根據於社會職能而分；這些關係，都在社會上經過同樣深長的歷史，在人心上佔有同樣重要的功能；相並而進，不分高下。從這點看來，他的理想中的多元國家，顯然須得依聯治色彩的原理，來組織政府；在這種聯治之下，公民的自動的參政，最能充分發展：這是他立說的主要優點。賴世吉既然攻倒單元的國家論和薩威稜帖說，便提出他理想的多元的國家；他所自說的『建設』，或者就在這裏。至於牠的詳細，我們還得等着這位學者將來發揚其說啊！

大連

A Z

一 歷史

一八九五年，（前清光緒二十年）我國和日本因互爭保護朝鮮之故，終致決裂而開戰，結果我國大敗歷史家稱此爲甲午之役。是役我國除償賠款二億兩外，並且還割讓遼東半島於日本——大連是遼東半島的門戶。但是後來俄德法三大强國出來干涉，他們以爲日本佔領遼東半島足以危害中國的國都並且妨礙遠東的和平，以嚴詞正義勸日本政府放棄該半島的領有權，藉以保全國際的和平維持東亞的大局。最後日本終於是屈服了，以三千萬兩庫平銀的代價，仍將遼東半島還諸我國。

日本將遼東半島還諸我國後，我國人方慶幸國權沒有喪失，大好河山尚無破碎之虞。孰知俄國卽以此項從中斡旋之功，要求租借旅順大連，以二十五年爲期。我國居然就答應了他。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三年）三月十七日，由駐北京俄國公使巴布羅福與我國李鴻章張蔭桓訂定條約九款。條款中云：『爲保全俄國水師在中國北方海岸得有足爲可恃之地，大清國大皇帝允將旅順大連灣暨附近水面租與俄國。（第一款）租地限期自畫此約之日起，定二十五年爲限。』（第三款）從此旅順大連就在俄國人手中了。

此後不久，至一九〇四年，日俄二國開戰，旅順大連相繼被日本佔領。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日本小村壽太郎，內田康哉與我國瞿鴻禨慶親王，袁世凱訂定東三省條約三款，第一款云：『中國政府將俄國按照日俄和約第五款第六款允讓日本國之一切權利概行允諾。』——日俄和約第五款，是俄國以

中國政府之承認，將旅順大連及附近領地領水之租借權，以及租借權效力所及地域之一切公共房屋財產均讓與日本；第六款是俄國以中國政府之承認，將長春旅順間之鐵路及其一切支線，并同地方附屬一切權利特權及財產與其所經營之一切炭坑均無條件讓與日本。——於是旅順大連又從俄人手中移歸日人手中去了。

日人自得大連後，即開爲自由貿易港，積極經營，至今有『北方的上海』之稱。但自俄國租借的那一年起至今年已過二十五年之期，照理應歸還我國。而日人猶強詞奪理以二十一條中有將旅順大連的租借期限展至民國八十六年一語，執意不肯交還。將來如何，全要看我國人的努力如何爲制了。日本人喪失了幾多性命奪來的地方是決不會再拱手還給我們的，我們以後該怎樣的奮勉自強呵！

二 地理

大連是渤海的門戶，東北的要港，現在是南滿洲鐵道的基點。從大連到長春共四百三十七英里，坐急行車十三小時可達；由長春可以去哈爾濱，滿洲里，赤塔，經西伯利亞，越烏拉嶺而至歐洲。從大連到長春是要經過奉天的，由奉天可以乘車去朝鮮。從大連到旅順長三十七英里，郵車二時可達。且其港灣終年不冰，水程八小時東南可達烟台，西南可達龍口，二十四小時可達天津或青島，此外並且還有輪船往返日本，上海，美國各處，交通極爲便利，實業因之非常發達。

大連現有人口二四七、三八〇名，（據大正十二年即民國十二年的調查）特列詳表分別於下：

區分	日本人		朝鮮人		中國人		歐美人		合計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市內	二九、六七〇	二六、三七〇	一三七	一〇二	七五、七九九	一三、九六四	九七	八一	一〇五、七〇三	四〇、六一七
市外	八、九〇七	七、八四三	四八	四八	五一、三八五	三二、七一九	四五	四五	六〇、三八五	四〇、六五五

大連在三十年前不過三五漁村，數十人口，誰都想不到三十年後竟有這個數目職業以從事農業的人最多，商次之，工又次之。

大連雨量不多，然而極易刮風，近年來每年又發生地震，計民國十一年及民國十二年各地震二次。

大連是滿蒙特產物的輸出口港，爲自由貿易港，在日俄戰爭後日人大加修築，現在可容一千噸至三千噸級的船舶十三隻，四千噸至八千噸級的船舶十一隻，一萬等級的五隻，二萬五千等級的一隻，合計三十隻，有十四萬噸。

大連距大阪八百七十六海里，東京永代橋一千二百二十五海里，橫濱一千二百十五海里，上海五百四十五海里，香港一千二百五十五海里，天津二百四十二海里，青島二百六十二海里，漢堡一萬一千二百三十海里，倫敦一萬〇九百海里。

大連因爲交通便利，所以商業非常發達。一九二三年入港商船有二、五七四隻，載貨四、一〇二、六九五噸；出港商船二、五七五隻，載貨四、一〇〇、四二四噸。其貿易之發達可見一斑。又民國十二年入港的旅客有二一六、七五六人，出港的一四九、七七五人，來往的客人似乎亦不能算少了。

三　市政

日人在南滿洲設一鐵道株式會社，該社的性質與東印度公司相彷彿，不但握有經濟權，並且還握有行政權，他是關東廳後面的政府；最近日人更有裁撤關東廳消息，如此，大權將完全握在『滿鐵』手上了。

關東廳是日人方面在南滿洲的最高行政機關；大連民政署與大連警務署均屬關東廳管轄。自大正四年（民國五年）十月起，大連和旅順二地實施地方自治制度。市議會的議員，半由官派，半由民選。大連一市共有議員三十名，其中只有四位是中國人，——張本政，方得宜，傅立魚和牛作周——而且都是由官指派的。

大連市政辦得極好，警務署取締遊民甚嚴，路上不易遇見乞丐；道路寬闊而且清潔，娼妓每星期檢查一次身體，對於戶口的調查非常精密，盜案在幾小時內即能破獲。

大連稅斂極重，歲出以衞生費爲最多，敎育費次之，此外還有社會事業費，不過爲數甚微。現在大連一地有官立醫院二，私

立醫院三，其中尤以滿鐵醫院的設備爲最完善，較之北京的協和醫院稍次一等罷了。

四　社會設施

大連現在有日文報四家華文報三家。四家日文報名如下：(一)滿洲日日新聞，成立於大正二年十一月；(二)遼東新報，成立於八年十月；(三)大連新聞，成立於八年十一月；(四)大連經濟日報，成立年份同上。

三家華文報：一爲泰東日報，每日出版六千份，日出二張半，至本年五月二十一號已出至四七八五號，社長是日人金子平吉；二爲滿洲報，每日出版四千份，日出二張，至本年五月二十一號計出至五四九號，社長是日人西片朝三；三爲關東報，每日出版二千份，日出二張，至本年五月二十一號計出至一二一三號，社長是日人大村猪太郎。

報紙之外，大連有華文雜誌二種：(一)東北文化月刊，是滿蒙文化協會的機關報，編輯人楊成能，出至第三卷第六號；(二)新文化雜誌，現改名青年翼，編輯人伍楚翹，出至第三卷第六號。這二種雜誌的銷路都在一千份左右。

大連有一極完備的圖書館，爲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所設，藏書六九、五三七册，每年的閱書人數約在五萬人左右。

大連市內市外各團體，今略述如次：

(一)中華青年會　是一個教育機關，成立於大正九年六月，現有會員二千人。會長傅立魚，對於會務非常盡力，對於社會其他各項公益事務亦極熱心。會址在伏見臺，現已積有基本金二萬餘元。該會分教育，運動，出版三部；每星期有一次講演會，敦請國內外名人公開演講。該會並且每年還主催一次運動會，今年已是第三次了。

(二)基督教青年會　創立於大正元年，是一個青年之社交與修養的機關，現在有會員一千餘名，設施的事業分宗教講演，聖書研究，英語學校，通俗講演幾種。

(三)沙河口工學會　是南滿線工人的總機關，會員有華工七百人，設有補習及夜課二種學校。

(四)電鐵青年團　爲市內外中國電車工人所組成，有會員四百餘人，設有英文夜班。

(五)中華印工同志會　有會員二百五十八，性質與(三)(四)二種團體相同，目的同是在聯絡感情與切磋學術。

現在講教育：

大連中國人的教育設備，實在太不完善了。大連境內現有華人一七三、八六七人，而還沒有一所中學校，眞是可歎。所謂『公學堂』乃是日人出資專爲華人辦的洋奴製造所，以不收學費來引誘中國貧苦的青年走進他們的圈套，該校畢業生可以名之爲『亡國的日本人』。大連現有公學堂四處，共有學生二千六百四十一名，校名與學生數目開列如下：

伏見臺公學堂	六一四名
西崗子公學堂	八七一名
上佐町公學堂	三二四名
沙河口公學堂	八三二名

公學堂之外，有幾個華人私立的學校，不過來學的人不甚踴躍，以中華青年會辦的學校爲最發達，有學生三百餘人。

五　勞工狀況

大連的勞工人數，據某君的調查，共有六萬餘人，該表照錄如下：

路工	一、四〇九人
電車工	四〇〇人
碼頭工	四〇、〇〇〇人
印刷工	二、〇〇〇人
店夥	一〇、〇〇〇人
鐵工	一、〇〇〇人
油坊工	六、〇〇〇人
洋車夫	二、〇〇〇人
共計	六二、八〇九人

這個數目只有六萬餘人，在實際上我看一定不止這個數目。我的朋友汪君，曾經詳細的調查過大連勞工的人數，他說有十萬人之譜，這句話恐怕是的確的。

這是勞動界中的一般普遍的情形，就是女工和童工的工資，通常總較男子爲低，想不到大連中國工人的工資竟要較日本工人少去一半或者至一半以上。不信可看下表：

一九二四年四月中之平均每天的工資率

	日本人	中國人
石工	三、八〇	一、六〇
瓦工	三、五〇	一、三〇
漆工	三、五〇	一、三五
土工	一、五〇	一、六〇
金工	三、〇〇	一、三〇
裁縫工	三、五〇	二、〇〇
印刷工	二、五〇	一、三五
鞋靴工	三、三〇	一、八〇

這種國家差別的待遇當然是沒有一些公道的。中國工人處在日人管理之下，只能任其剝削，而勉強忍受這種不平等的待遇，這是無可奈何的事。

大連一班工人，小半是本地的窮苦人民，大半是爲饑寒從遠方逼來的移民。他們沒有智識，沒有受過教育，一天的體力，心思和時間，都耗費在工作上面，他們的人生觀就是勤勉的工作，他們除工作之外別無所曉。他們自己不會要求保護，自己不會要求增進自己的利益與地位，所以大連從來沒有發生過罷工的事情。

不過現在官廳方面每年的支出，有一項是救恤貧民的經費，計十年度共用去一千六百九十八元，十一年度一萬零九百九十二元，十二年度一萬零三百零六元：這未始不是救濟最窮苦的工人的一種方法，總算是差强人意的一件事。

最近市議會通過建築華工宿舍案，目的專在謀華工的幸福。其建築計劃如下：

敷地坪數	一萬坪
房屋坪數	二千四百四十九坪一合
收容人員	二千八百四十七人
建築費	日金十三萬五千元

這個計劃大概是不久就能實現的，實現之後，華工自然要較從前便利了。最後我要說一句話，大連是有勞工而沒有勞工運動的，利益是要人家給與而自己絕對不會尋求的。

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續十三號）

梁啓超

第三章　校注先秦子書及其他古籍

自清初提倡讀書好古之風，學者始以誦習經史相淬厲。其結果惹起許多古書之復活。內中最重要者爲秦漢以前子書之研究。此種工作，頗間接影響於近年思想之變化。次則古史書地理書等之研究，足以補助文獻學的也不少。

關於子書研究的最後目的，當然是要知道這一家學說的全部眞相，再下嚴密的批評。但是想了解一家學說，最少也要把他書中語句所含意先看得明白。然而這些先秦古書都是二千年前作品，所用的字義和語法多與今不同，驟讀去往往不能索解。而且向來注家甚少，或且並沒有人注過，不像那幾部經書經許多人揣摩爛熟。所以想研究子書，非先有人做一番注釋工夫不可。注釋必要所注所釋確是原文，否則『舉燭』『鼠璞』，動成笑話，而眞意愈晦。不幸許多古書展轉傳鈔傳刻，譌舛不少，還有累代妄人憑臆竄改，越發一塌糊塗。所以要想得正確的注釋，非先行（或連帶着）做一番校勘工夫不可。清儒對於子書（及其他古書）之研究，就順着這種程序次第發展出來。

注釋之學，漢唐以來已經發達的很燦爛；清儒雖加精密，也不能出其範圍，所以不必多講。校勘之學，爲清儒所特擅，其得力

處，眞能發蒙振落他們注釋工夫所以能加精密者，大半因爲先求基礎於校勘。所以我在論次他們所校注的古書以前先把『清代校勘學的特質』說說。次段所說，不限於校勘古子，凡經史等一切校勘都包在內。請注意。

校勘之意義及範圍有多種，方法當然隨之而異。第一種校勘法，是拏兩本對照，或根據前人所徵引，記其異同，擇善而從。因爲各書多有俗本傳刻，因不注意或妄改的結果發生譌舛，得着宋元刻本，或精鈔本，或舊本雖不可得見而類書或其他古籍所引有異文，便可兩兩勘比，是正今謬。這種工作，清初錢遵王曾，何義門焯等人漸漸做起。元和惠氏父子也很用功。乾嘉以後學者箇箇都喜歡做，而最專門名家者莫如盧抱經文弨，顧澗蘋廣圻，黃蕘圃丕烈。次則盧雅雨見曾，丁小雅杰，陳仲魚鱣，吳兔牀騫，鮑以文廷博，錢警石泰吉，汪小米遠孫，蔣生沐光煦，張叔未廷濟，繆小山荃孫……等。這種工作的代表書籍，則羣書拾補盧文弨著，士禮居題跋黃丕烈著，思適齋文集顧廣圻著，經籍跋文陳鱣著，斠補隅錄蔣光煦著，札迻孫詒讓著……雅雨堂叢書盧見曾刻，經訓堂叢書畢沅刻，士禮居叢書黃丕烈刻，別下齋叢書蔣光煦刻……各書所附校勘記及題跋，武英殿板十三經注疏校勘記阮元及其弟子著……等。這種工作的成績也有高下之分。下等的但能校出『某本作某』，稍細心耐煩的人便可以做。高等的能判斷『某本作某是對的』，這便非有相當的學力不可了。這種工作，很瑣碎很乾燥無味，非有特別嗜好的人當然不必再去做他。但往往因一兩字的校正，令全段得正確解釋。他們費畢生心血留下這點成績，總値得我們敬服感謝。

第二種校勘法，是根據本書或他書的旁證反證校正文句之原始的譌誤。前文所說第一種法，是憑善本來校正俗本。倘若別無善本或所謂善本者還有錯誤，那便無所施其技了。第二種法再進一步，並不靠同書的板本，而在本書或他書找出憑證，這種辦法又有兩條路可走：第一條路是本書文句和他書互見的：例如荀子勸學篇前半和大戴禮記勸學篇全同；韓非子初見秦篇亦見戰國策；禮記月令篇亦見呂氏春秋，淮南子；韓詩外傳和新序說苑往往有相重之條；乃至史記之錄尚書戰國策，漢書之錄史記。像這類，雖然本書沒有別的善本，然和他書的同文便是本書絕好的校勘資料。例如『荀子勸學篇』，據『大戴記』可以校出脫句脫字譌字七八處，因此可推想其他諸篇譌脫也不少，可惜無別部的同文。這種校法雖比第一種已稍繁難，但

只須知道這一篇在他書有同文，便可拿來比勘，方法還是和第一種同樣。更有第二條路是：並無他書可供比勘，專從本書各篇所用的語法字法注意，或細觀一段中前後文義，以意逆志，發見出今本譌誤之點。（這種例不能偏舉，把『讀書雜志』等書看一兩卷，便知其概。）這種工作，非眼光極銳敏心思極縝密而品格極方嚴的人不能做。清儒中最初提倡者為戴東原；而應用得最純熟矜慎卓著成績者為高郵王氏父子。這種方法好是好極了；但濫用他可以生出武斷臆改的絕大毛病。所以非其人不可輕信。

第三種校勘法是：發見出著書人原定體例，根據他來刊正全部通有的譌誤。第一第二兩種法，對於一兩箇字或一兩句的譌誤當然有效。若是全部書鈔刻顛倒紊亂，以至不能讀；或經後人妄改，全失其眞；那麼，唯一的救濟法，只有把現行本未紊未改的部分精密研究，求得這書的著作義例。（凡一部有價值的著作，總有他的義例，但作者自己寫定凡例的不多。卽有亦不詳。）然後根據他來裁判全書，不合的便認為譌誤。這種辦法，例如酈元道水經注，舊刻本經文注文混亂的很多。戴東原研究出經注異同的三個公例，（看下文本書條。）把他全部釐正。又如墨子的經上下經說上下四篇，原書寫法和後來刻本寫法不同，每條的上下文往往相亂。我著的墨經校釋發明『經說首字牒經』之例，（看下文本書條。）也把他全部釐正。又如說文解字經徐鉉及別的人增補竄亂，多非許氏之舊。段茂堂王菉友各自研究出許多通例，也把他全部釐正。此等原屬不得已辦法，卻眞算極大膽的事業。所研究出的義例對嗎，那麼，撥雲霧而見青天，再痛快沒有了。不對嗎，便是自作聰明，強古人以就我，結果把原書鬧得越混亂，墮入宋明人奮臆改書的習氣。所以這種方法的危險程比度第二種更大，（做得好比他成績亦更大）萬不可輕用。段氏的說文，還被後人攻擊得身無完膚哩！其他可想了。

第四種校勘法是：根據別的資料，校正原著者之錯誤或遺漏。第三種法，都是校正後來傳刻本之錯誤，力求還出原書的本來面目。校勘範圍總不出於文句的異同和章節段落的位置。然而校勘家不以此自足，更進一步對於原書內容校其闕失。換言之，不是和鈔書匠刻書匠算帳，乃是和著作者算帳。這種校法，也分根據本書根據他書兩種。根據本書者，例如史記記戰國時事，六國表和各世家各列傳矛盾之處便不少，便據世家列傳校表之誤，或據表校世家列傳之誤。根據他書者，例如三國志和後漢

書記漢末事各有異同，或據陳校范誤，或據范校陳誤。又如元史最惡劣，據元祕史聖武親征錄等書校其誤。這種工作，限於史部，經子兩部卻用不着。這種工作，若把他擴大，便成獨立的著述，不能專目爲校勘。但旨的若專在替一部名著拾遺補闕，則仍屬校勘性質。清儒這種工作的代表著述，其偏校多書者，則如錢竹汀二十一史考異，王西莊十七史商榷之類。其專校一書者，則如梁曜北（玉繩）史記志疑，施研北（國祁）金史詳校之類。

以上四種，大概可以包括清儒校勘學了。別有章實齋校讐通義裏頭所討論，專在書籍的分類簿錄法，或者也可名爲第五種。但既與普通所謂校勘不同，故暫不論。

右五種中，前三種算是狹義校勘學，後兩種算是廣義校勘學。狹義校勘學經清儒一二百年的努力和經驗，已造成許多公認的應用規律。俞蔭甫古書疑義舉例的末三卷便是這種公例的集大成。欲知此學詳細內容，宜一讀。（此書所舉規律，還是專屬第一二種。因第三種無一般的規律可言。）

* * * * *

清儒之校勘學，應用範圍極普徧。本節所舉成績，專重先秦諸子及幾部重要古籍。其正經正史等已詳彼部，此不多述。

凡校勘諸子多帶着注釋，所以下文論列各書，校釋雜舉，不復細分。

校釋諸子（或其他古籍）之書，薈萃成編，最有價值者，其一爲盧抱經之羣書拾補。抱經所校各書，有多種已將新校本刻出。（其目大概見下文。）賸下未刻者有許多校語批在書眉，把他彙成此書。大率用第一種校法爲多，用第二種者亦間有。其二爲王石臞之讀書雜志。所校爲逸周書，戰國策，史記，漢書，管子，晏子春秋，墨子，荀子，淮南內篇，共九種，末附以漢隸拾遺。石臞應用第二種校法最精最愼，隨校隨釋，妙解環生，實爲斯學第一流作品。其三爲俞蔭甫之諸子平議，所校爲管，晏，老，墨，荀，列，莊，商，韓，呂，董，賈，淮南，揚，共十五種。蔭甫私淑石臞父子，刻意模仿。（『羣經平議』模仿『經義述聞』，『諸子平議』模仿『讀書雜志』。）但他並非蹈襲，乃應用王家的方法，補其所未及，所以這部書很足以配上石臞。

以下把他們校釋過的書分部敍論：

（一）荀子

荀子與孟子同爲儒家兩大師，唐以前率皆並稱。至宋儒將

孟子提升爲經，而荀子以『異端』見斥。其書黯昧了七八百年了。乾隆間汪容甫著荀卿子通論，荀卿子年表，（俱見述學內篇。）於是荀子書復活，漸成爲清代顯學。其書舊注只有唐楊倞一家，尙稱簡絜，而疏略亦不少。刻本復有譌奪。容甫蓋校正多條，然未成專書。專書自謝金圃墉·盧抱經·之合校本始。今浙刻二十二子本所採是也。（書中列輯校名氏，除盧謝外，尙有容甫及段茂堂·吳兔牀·趙敬夫（曦明）朱文游（奐）五人。此本雖謝盧並名，然校釋殆皆出抱經。（謝序云『援引校讐，悉出抱經。參互考證，遂得蔵事。』然則此書實盧校而謝刻耳。）在咸同以前，洵爲最善之本。盧校出後，顧澗薲復據所得宋本續校若干條爲荀子異同，（一卷）附釋荀子佚文，郝蘭皋亦爲荀子補注，（一卷）劉端臨（台拱）爲荀子補注，（一卷）陳碩甫（奐）爲荀子異同，陳觀樓（昌齊）爲荀子正誤，（卷數俱未詳。）皆有所發明。而王石臞讀荀子雜志（八卷）較晚出，精闢無倫。諸家之說時亦甄採。（惟陳觀樓似未見採（？）觀樓極爲石臞所推，其書已佚，可惜也。）次則俞蔭甫荀子平議，（四卷）體例同石臞。自顧郝至王俞皆條釋別行不附本書。最後乃有王益吾（先謙）著荀子集解二十卷。自楊倞至清儒諸家說網羅無遺。而間下己意，亦多善解。計對於此書下工夫整理的凡十五家。所得結果令我們十分滿意。

（二）墨子

戰國時儒墨同稱顯學。漢後墨學之廢既二千年了。鄭樵通志藝文略載有樂臺注，久佚。乾隆四十二年間汪容甫最初治此學，有校本及表微一卷，今不傳。（見『述學』『墨子敘』及『後敘』。）而盧抱經，孫淵如，畢秋帆同時治之，秋帆集其成爲墨子注十六卷，以乾隆四十八年成。今經訓堂叢書本是也。（浙刻二十二子本采之。）畢注前無所承，其功蓋等於茂堂之注說文。（秋帆自序稱『盧孫互校此書，略有端緒。沅始集其成……』大約淵如自有校本，而秋帆所校則抱經相助爲多。又淵如爲畢注作敘，翁覃谿（方綱）亦有校本。但畢序未及之。）其後顧澗薲又據道藏本重校寫定一通，專務是正文字。繼則王石臞摘條校注爲讀墨子雜志六卷。俞蔭甫著墨子平議三卷。蘇爻山（時學）著墨子刊誤若干卷。（爻山廣西藤縣人。不聞有他種著作。此書陳蘭甫先生爲之序，稱其『正譌字改錯簡，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東塾集卷三）孫仲容已采其說入『閒詁』。不知原書今尙存否。）而洪筠軒（頤煊）戴子高（望）亦各有所校釋。（據孫氏『閒詁序』所稱。其書皆未見。洪著殆指散見讀書叢錄中者。）至光緒間（十九年癸巳刻成。）孫仲容（詒讓）『覃思十年』（原序語。）集諸家說，斷以己所心得，成墨子閒詁十四卷。復輯墨子篇目考，墨子佚文，墨子舊敘合爲附錄一卷。復撰墨子傳略，墨子年表，墨學授考，墨子緒聞，墨學通論，墨家諸子鈎沈各一篇，合爲墨子後語

二卷。俞蔭甫序之謂其『雜紛剔蠹，脈摘無遺。旁行之文，盡還舊觀。訛奪之處，咸秩無紊。自有墨子以來，未有此書』誠哉然也。大抵畢注僅據善本讎正，（即晉所謂第一種校勘法。）略釋古訓。蘇氏始大膽刊正錯簡。仲容則諸法並用，識膽兩皆絕倫，故能成此不朽之作。然非承盧畢孫王蘇俞之後，恐亦未易得此也。仲容於修身，親士，當染諸篇能辨其僞，則眼光遠出諸家上了。其附錄及後語，考討流別，精密閎通，尤爲向來讀子書者所未有。蓋自此書出，然後墨子人人可讀。現代墨學復活，全由此書導之。（此書初用活字版印成，承仲容先生寄我一部。我纔二十三歲耳。我生平治墨學及讀周秦子書之興味，皆自此書導之。附記誌感。）古今注墨子者固莫能過此書；而仲容一生著述亦此書爲第一也。

同時有王壬秋亦爲墨子注，鮮所發明，而輕議盧畢所校，斥爲『淺率陋略』，徒自增其妄而已。惟對於經說四篇頗有新解，是其一節之長。他又將大取篇分出一半，別自爲篇，名爲語經。可謂大膽已極。要之壬秋頗有小慧，而學無本原。學問已成的人讀他的書，有時可以助理解，初學則以不讀爲妙。（叔問（文焯）未有『墨子故』十五卷未刻）

墨子七十一篇中最宏深而最難讀者莫如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取小取之六篇。晉魯勝曾爲墨辯注，惜久佚。（隋書經籍志已不著錄。其敍僅見晉書隱逸傳。）畢注於他篇雖多疏略，然尚有所發明；獨此六篇，則自稱『不能句讀』。惟彼據經上篇有『讀此書旁行』一語，於篇末別爲新考定經上篇，分上下兩行橫列。最初發見此經舊本寫法，不能不算畢氏功勞。其後丁小雅（杰）許周生（宗彥）皆提出經說四篇特別研究，今皆不傳。（見孫志祖讀書脞錄。）次則張皋文作墨子經說解二卷，用魯勝『引說就經之例』，將四篇逐條拆開，各相比附，眉目朗然。這是張氏功勞。自畢秋帆與孫淵如函札往復，已發見此四篇多言名學。（看畢注本『經上篇』後孫星衍跋語。）而鄒特夫（伯奇）則言墨子中有算術有光學有重學，以告陳蘭甫，而著其說於所著學計一得中。自是墨經內容之豐富，益爲學界所注視。孫氏閒詁，於他篇詮釋殆已十得八九；獨此四篇者，所釋雖較孫張稍進步，然遺義及誤解仍極多。鄭叔問既注墨子全書，復爲墨經古微二卷。惜未刻不可得見。章太炎（炳麟）國故論衡中有原名，明見諸篇，始引西方名學及心理學解墨經，其精絕處往往驚心動魄。而胡適之（適）著中國哲學史大綱，惟墨辯一篇最精心結撰，發明實多。適之又著小取篇新詁，亦主於以西方名學相引證。我自己也將十來年隨時劄記的寫定一編，名曰墨經校釋。其間武斷失解處誠不少，然亦

像有一部分可供參考。其後有欒調甫著讀梁任公墨經校釋，雖寥寥僅十餘條，然有卓識，明於條貫。其最大發明在能辨墨學與惠施一派名學之異同。最近則章行嚴（士釗）常爲討論墨經之短文，時有創獲。而伍非百著墨辯解故從哲學科學上樹一新觀察點，將全部墨經爲系統的組織。吾雖未細讀其書，然頗信其爲斯學一大創作也。蓋最近數年間，墨經諸篇爲研究墨學之中心，附庸蔚成大國。不久恐此諸篇將發揮無餘蘊，墨學全部復活了。

(三)管子

管子舊有尹知章注，譌題爲房玄齡。其注頗淺陋。明劉績頗有糾正，亦得失參半。嘉慶初王石臞伯申父子初校此書，時與孫淵如商榷。淵如亦自有所校，而以稿屬洪筠軒（頤煊），筠軒采孫王校，删其重複，附以己說，成管子義證八卷。（嘉慶十七年成。）其後石臞又續有所校，更采及洪書，成讀管子雜志二十四卷，凡六百四十餘條。（嘉慶二十四年成。）在全部讀書雜志中，此種卷帙最浩博了。同光間則戴子高（望）的管子校正二十六卷，俞蔭甫的管子平議六卷，同時先後成書。這幾部校釋本都算很有價值。（有丁士涵者，陳碩甫門人，著『管子案』四卷。碩甫手定義例，且助其蒐輯。但其書不見傳本，想未刻耶？）但管子古文古訓太多，錯字錯簡亦不少；又其中關於理財一部分之文，尤多特別術語，索解爲難。今後若有好學之士，能采集以上各本，更悉心研究，補其所未及，別成『管子集解』，庶幾本書漸漸可讀了。

弟子職爲管子中一篇。清儒多提出專釋。莊葆琛（述祖）有集解，洪稚存（亮吉）有箋釋，王菉友（筠）有正音，桂子白（文燦）有解詁，各一卷。

(四)韓非子

韓非子未大經整理。現行最佳者爲吳山尊（鼒）之仿宋乾道本。有顧澗蘋識誤三卷。此外則盧氏羣書拾補所考證僅一卷；王氏雜志僅十四條；俞氏平議亦僅一卷；孫仲容札迻中若干條；此外則更無聞（？）。近王慧英（先慎）有韓非子集解二十卷，薈集眾說，較稱善本。但比諸乃兄之荀子集解差多了，因此書先輩遺說可憑藉者不如荀子之多，而慧英學識又凡庸也。所以這部書還希望有人重新整理纔好。（嘗見日本人宮內鹿川所著『韓非子講義』，校勘譌錯者不少。但未注明所據以校者爲何本。他說別有『韓非子考異』一書，惜未得見。）

(五)老子　莊子　列子

這三部書清儒沒有大用過工夫。盧氏拾補，老莊無有，列一卷。王氏雜志則老四條，莊三十五條，列無有。俞氏平議則老，列，各一卷，莊三卷。其他箋釋者殆不見。其校本稍可觀者則：老子有畢秋帆之老子道德經考異二卷，用唐傅奕本校通行僞河上公注本；間下訓釋。列子有任幼植大椿汪蘇潭繼培校張湛注本有秦敦夫恩復校盧重元注本。莊子除明世德堂本別無新校本。

莊子郭注，剽自向秀，實兩晉玄談之淵藪，後此治此學者罕能加其上。清儒於此經空談名理之業，既非所嗜，益非所長。故新注無足述者。王益吾亦有莊子集解，比諸所解荀子相去霄壤了。郭孟純慶藩的莊子集釋，用注疏體，具錄郭注及陸氏經典釋文而搜集晉唐人逸注及清儒盧王諸家之是正文字者間附案語以爲之疏。在現行莊子諸注釋書中算最好了。馬通伯(其昶)的『莊子故』亦頗簡明。

章太炎的齊物論釋，是他生平極用心的著作。專引佛家法相宗學說比附莊旨，可謂石破天驚。至於是否即莊子原意，只好憑各人領會罷。

(六)晏子春秋

此書依我看純屬僞書，沒有費力校釋的價值。但清儒多信爲眞。盧王俞各有校釋。王二卷俞一卷。，畢氏經訓堂本依明沈啓南本重校，又從太平御覽補輯末章所缺。秋帆自爲音義二卷，用力頗勤。就本書論，也算善本了。

(七)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有漢高誘注，先秦諸子中注家，此其最古。現行最善者爲畢氏經訓堂本。蓋據元大字本精校，盧抱經實董其事。此後梁曜北玉繩有呂子校補二卷；陳觀樓昌齊有呂氏春秋正誤二卷；俞蔭甫有呂氏春秋平議三卷；王氏『雜志』有三十八條。皆出畢本後。此書還很有整理餘地。我盼望有一部新的『呂氏春秋集解』出來。

以上幾部子書——都是漢書藝文志諸子略所著錄的——就清儒整理成績之高下我所認的爲次第。其他沒有過經什麼校釋工夫者——如平津館本之商君書，守山閣本之愼子尹文子公孫龍子等，雖間附有校勘記或輯佚文，但其細已甚，故不論列。又久佚重輯之本——如尸子等，歸入輯佚條。又確知其爲僞書——如鬼谷子關尹子等。雖有校釋，亦從屏棄，

諸子略以外之先秦古書曾經整理者如下：

(八)逸周書

逸周書七十一篇見漢志。或以爲孔子删書所餘者，信否且勿論；要之總算先秦一部古書。殆不容疑。舊注爲晉孔晁著，亦算得一部古注。清乾嘉間校理此書者有惠定宇，沈果堂(彤)，趙敬夫(曦明)，張芑田(坦)，段茂堂，沈朗仲(景熊)，梁曜北，梁處素(履繩)，陳省衷(雷)等。(俱見盧本校目)而盧抱經集諸家說寫定重刻。即抱經堂本是。其後王石臞洪筠軒各有所釋。(『讀逸周書雜志』四卷，居王書之首。)道光間則陳逢衡著逸周書補注二十四卷、(道光五年刻成。)朱亮甫(右曾)著周書集訓校釋十卷。(道光二十六年成。)陳著翔實明暢，可爲此書最善讀本。朱著稍晚出，蓋未見陳著，但亦有所發明。(又有丁宗洛『逸周書管箋』十六卷。未見。丁與朱同治此書。見朱自序。)

(九)國語

國語韋昭注爲漢注古書之一。現行者以士禮居仿宋刻本爲最善，由黃蕘圃顧澗蘋合校，附校勘記。其專門校注之書，則汪小米(遠孫)有國語三君注輯存四卷，國語考異四卷，國語發正二十一卷。有洪稚存國語韋注疏十六卷。此諸書出於本文及韋注殆已疏證無遺義。昔人稱國語爲『春秋外傳』。而清儒整理之勤，實視左傳(所謂內傳)有過之無不及也。若有人薈萃諸家作一新的『國語集解』，便更好了。

(十)戰國策

戰國策高誘注，價值等於韋注國語。士禮居仿宋本，亦黃顧合校，有校勘記，與國語可稱『姊妹書』。校而兼釋者則有王石臞讀戰國策雜志三卷。

戰國爲我國文化史極重要時代，而史料最缺乏，所存惟國策一書，又半屬『縱橫家言』，難據爲信史，學者所最苦痛也。於是有將此書爲局部分析的研究者。則程春海(恩澤)國策地名考二十卷極博洽翔實。(張翰風(琦)的『戰國策釋地』二卷，目的亦同程書，但遠不逮其博贍。)而林鑑塘(春溥)之戰國紀年六卷，考證詳慎，校正通鑑之誤不少。(林氏竹柏山房十一種『中此書最有價值』。)

(十一)竹書紀年及穆天子傳(互見辨僞輯佚兩章)

竹書紀年乃晉太康間在汲郡(今河南汲縣)。魏安釐王冢中所得。當時學者荀勗，束晳，王接，和嶠，衛恆，王庭堅，摯虞，謝衡，相與討論

辨難，學者起一極有趣味之波瀾。其始末具見晉書束晳王接衛恆諸傳，及杜預左傳後序和嶠穆天子傳序。但其書已佚於兩宋之際。今本紀年二卷，乃元明人蒐輯。復雜采史記，通鑑外紀，路史諸書而成。清儒嗜古，研究此書者極盛。大約可以分四派：一，並汲冢原書亦指為晉人偽撰者。錢大昕，王鳴盛等。二，並今本亦信為真者。徐文靖等。三，以古本為真今本為偽者。郝懿行，章學誠，朱右曾，王國維等。四，雖不認今本為真，然認為全部皆從古本輯出者，洪頤煊，陳逢衡，林春溥等。我個人的意見則完全主張第三派。

關於此書的著述，據我所知者有：徐位山（文靖）之竹書紀年統箋，有孫晴川（之騄）之考定竹書紀年，有董堅之（豐垣）之竹書紀年辨證，有雷瞻叔（學淇）之考訂竹書紀年，竹書紀年義證，有洪筠軒之竹書校正紀年，有武授堂（億）之竹書紀年補注，有郝蘭皋之竹書紀年校正，有陳逢衡之竹書紀年集證，（「集證」凡例中稱張宗泰有「校補紀年」，陳詩有「紀年集注」，趙紹祖有「紀年校補」，韓怡有「紀年辨正」，鄭環有「竹書考證」皆未見。）有朱亮甫之汲冢紀年存真。有林鑑塘之竹書紀年補證。有董覺軒（沛）之竹書紀年拾遺，有王靜安（國維）之古本竹書紀年輯校，今本竹書紀年疏證。我所曾讀者徐洪陳林王五家。徐氏統箋為治斯學之嚆矢。然書成於康熙間，考證學未興。故所箋啟雜無義法，徒為偽書助燄。洪氏校正林氏補證皆頗絜淨，而識斷尚欠精擇。陳氏集證積十年之功乃成，浩博詳贍。（書凡五十卷。）卷首集說一篇，敘原來歷及前人批評，搜羅至博，足為治此學之最好資料。惟調停古今本，時復進退失據。王氏輯校疏證二書最晚出，最謹嚴，但未及疏注。學者據王著以求汲冢真面目，據陳著以解釋此書內容，則這書可以全部弄明白了。

穆天子傳與紀年同出汲冢，其真偽有連帶關係，信古本紀年者則亦信之。其書出郭璞注，洪筠軒嘗據諸本精校，自是此書始可讀。而丁益甫（謙）作穆天子傳地理考證，篤信歐洲少數學者所倡中國人種西來之說，而援本傳為證，其所比附往往新奇可喜。是否真相，則更俟論定耳。

（十二）山海經

山海經有漢郡縣名，其書或出漢人手，最少亦經漢人竄附，蓋無可疑。然其中大部分含神話性質，蓋自先秦傳來。應認為我族最古之半小說體的地理書。書有郭璞注，與所注爾雅同為後世所重。清儒初治此者有吳志伊（任臣）山海經廣注。然濫採路史

及六朝唐宋人詩文以至晚明惡劣類書，殊無義法。乾隆末畢秋帆始爲山海經新校注。一考正篇目，二考正文字，三考正山名水道。自言歷五年乃成。蓋其生平得意之作。（有孫淵如後序，自言曾爲「山海經音義」二卷，見畢書乃自毀其稿。）其後郝蘭皋爲山海經箋疏，與其爾雅同爲郭注功臣。

（十三）孫子　吳子　司馬法

右三書爲最古之兵家言，漢志以冠兵書略。今傳本惟孫子尚可信，餘二書恐出漢人依託，但亦一古籍矣。孫淵如有精校本，刻於平津館。其自序言屬顧澗蘋作音義，未知成否。

（十四）周髀算經

此書爲最古之算學書，是否必出先秦，則不敢斷言。戴東原有精校本，爲戴校算經十書之首。

（十五）黃帝內經素問

此書爲最古之醫學書。殆出漢人手，而清儒皆以爲先秦舊籍。錢錫之（熙祚）有精校本。胡荄甫（澍）又有內經校義。

* * * * *

以下敍述清儒對於漢以後要籍之校釋事業。

（十六）淮南子

淮南鴻烈爲西漢道家言之淵府，其書博大而有條貫，漢人著述中第一流也。有東漢高誘注，亦注家最善者。許愼亦嘗注之，但久佚。清儒首治此書者爲莊伯鴻（逵吉）。當乾隆末用道藏本校俗本，而以案語申己見。雖名校，實兼注也。（浙刻二十二子所采即此本。）自莊書出而誦習本書者認爲唯一之善本蓋百餘年。然同時盧抱經別有拾校。嘉慶間則王石臞伯申父子之讀淮南內篇雜志二十二卷出，亦以道藏本爲主，參以羣書所引，訂正俗本九百餘條。書既成，而顧澗蘋以所得宋本新校本條示之。伯申得輯爲補遺一卷。同時陳觀樓（昌齊）著淮南子正誤十二卷，石臞亟稱之。（見石臞集中序）但雜志中似未徵引，殆書成後乃見陳書耶？（此書在「賜書樓叢書」中，吾未見。又胡澍有「淮南子校議」亦未見，）又劉端臨（台拱）王南陔（紹蘭）亦有斷片的發明。在晚清則有俞蔭甫淮南內篇平議四卷，有陶子縝（方琦）淮南許注異同詁若干卷。而孫仲容亦間有札記。經諸家校理之後，書中微文奧義蓋已什得八九。最近則劉叔雅（文典）著淮南鴻烈集解二十一卷。（民國十三年刻成。）博採先輩之說，（劉端臨陳觀樓胡荄甫之書皆未見徵引。）參以己所心得，又從御覽選注等書采輯佚文佚注，甚備。價值足

與王氏荀子集解相埒。

淮南單篇之訓釋則有錢溉亭(塘)之淮南天文訓補注。以高誘不通天文學所注多疏舛，故補正之。

（十七）尚書大傳（互見輯佚）

尚書大傳爲漢初第一位經師伏生所著，而漢末第一位經師鄭玄爲之注。固宜爲治經者所重。然其書自宋時已殘缺，至明遂亡。清儒先後蒐輯，則有仁和孫氏(之騄)本，德州盧氏(見曾)本，曲阜孔氏(廣森)本。孔本較善，然譌漏猶不免。嘉道間陳左海(壽祺)更輯爲三卷，附辨譌一卷。又加案語甚多。此書始漸可讀。光緒間皮鹿門(錫瑞)爲尚書大傳疏證七卷。所輯又增於陳氏。而其疏釋專采西漢今文經說，家法謹嚴。

（十八）韓詩外傳

韓氏爲西漢今文三家詩之一。其詩內傳四卷，詩故三十六卷，詩說四十一卷，久亡。存者惟外傳六卷。乾隆前通行本以毛刻最善，然譌脫亦不少。盧抱經曾有校本，未泐專書。其門人趙億孫(懷玉)於乾隆五十二年成新校本。明年周霽原(廷寀)復採趙書附以己意爲校注本，此書益易讀了。

（十九）春秋繁露

董子春秋繁露爲西漢儒家言第一要籍，不獨公羊學之寶典而已。其書宋時已有四刻，多寡不同；樓鑰校正，始爲定本。然明代所翻樓本又訛脫百出。乾隆開四庫館乃取永樂大典中樓本詳校(補一千一百餘字，刪一百十餘字，改字一千八百二十餘字)提要所謂『海內不見完本三四百年，……神明煥然頓還舊觀。雖曰習見之書，實則絕無僅有之本也』(三十八年校定進)。越十二年盧抱經依聚珍板所刻四庫本重校，附下案釋，是爲抱經堂本(浙刻二十二子采此本)。繁露正文，此爲最善本了。原書向無專注。嘉慶間(二十年)凌曉樓(曙)創爲春秋繁露注十七卷。曉樓傳莊劉之學，諳熟公羊家法，故所注獨出冠時，與段氏說文同功矣。(『畿輔叢書』所刻凌注本，每卷有張駒賢校正，所校將二百條。亦凌氏功臣也。)其後魏默深(源)有董子春秋發微七卷。(原書未見。『古微堂集』有序及目錄。)吾師康長素先生有春秋董氏學八卷，皆析擘原書分類以釋微言大義，非箋注體。最近則蘇厚庵(輿)著春秋繁露義證十七卷，精審又駕凌注之上了。

（二十）列女傳 附新序 說苑

劉向列女傳爲現存最古之傳記書。清代爲之注者有王照

閒郝懿行妻。梁端汪遠孫妻。兩家。而王石臞伯申父子及王南陔亦各有條校。

劉向新序說苑今所行皆舊本。陳左海各有新校本未刊。

（二十一）法言　太玄

揚雄這兩部書本沒有什麼價值。但因屬西漢人書，所以『過而存之』。法言李軌注有徐新田養原校本。而俞氏諸子平議，兩書亦各占一卷。

（二十二）潛夫論　鹽鐵論　附論衡

王符潛夫論俗本譌奪至不可讀。汪蘇潭繼培據元刻及他書所引校正甚多。又依採經書，疏證事辭，爲潛夫論箋十卷。此書自是始可讀。

桓寬鹽鐵論專記漢代文獻議政一場公案，昭帝始元六年詔丞相御史大夫與所舉賢良文學語，問民間所疾苦。賢良文學請罷鹽鐵酒榷。昭帝從之。此書，即記當時代表政府之丞相等與代表民意之賢良等兩造辨論語。實歷史上最有關係最有趣味的一部書。今通行者明張氏本，篇第字句割裂增易不少。盧抱經嘗以永樂大典本及他本是正若干條。其後陽城張氏有重刻本，顧澗薲爲作考證三卷。今本題張敦仁著。實顧代作。見『思適齋集』一九。汪蘇潭箋潛夫後擬續治此書，未成而卒，見『潛夫論箋』王紹蘭序。王益吾覆刻張本，將盧顧所校，散入正文，又以所自校別爲小識一卷。而俞蔭甫孫仲容亦各有所校。自是此書漸可讀。最近門人楊遇夫樹達創爲鹽鐵論校注若干卷算是本書空前作品了。

王充論衡，實漢代批評哲學第一奇書。盧王皆未校及，俞蔭甫孫仲容所校約數十條。蔣生沐光煦從元刻本校補今本脫文三百餘字。但全書應加董治之處尚不少。我很盼好學之士能做這件工作。

（二十三）白虎通義　五經異義　附風俗通

東漢章帝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帝親稱制臨決。實學術上一種公開討論。白虎通義即記其討論結果也。此書舊惟漢魏叢書本最通行。乾隆間莊葆琛始有校本，且釐定目錄蒐輯闕文。盧抱經續校定，爲今抱經堂本。卷首列舊校名氏，除葆琛外，尚有趙曦明，秦黌，梁同書，孫志祖，周廣業，吳騫，朱型，梁履繩，汪繩祖等。道光間，陳卓人立著白虎通疏證十二卷。卓人本受公羊學及禮學於凌曉樓。此書實足與凌注繁露並美。

五經異義爲許愼撰鄭玄駁，東漢兩大經師精力所集也。隋

志著錄十卷。宋時已佚。清四庫館始有輯本，次則莊葆琛錢晦之（大昭）孔叢伯（廣森）續輯。最後則陳左海續輯，詳爲箋注，成五經異義疏證三卷。此書遂復活。

應劭風俗通義亦漢人一名著。清儒整理尚少。惟盧氏羣書拾補中有條校及補遺。其後張介侯（澍）則有補風俗通姓氏篇一卷。我盼望有人對於此書再做一番工作。

（二十四）越絕書　華陽國志

漢袁康越絕書，有價值的記載頗不少。（例如分古代所用兵器爲用石用銅用鐵三時代。）惜刻本譌舛極多。盧抱經有校本，未刻。其略僅見孫仲容籀廎述林中。

晉常璩華陽國志爲方志之祖。其書有義法有條貫，卓然著作之林。惟通行明刻本缺兩卷，他刻雖補足而譌舛殆不可讀。嘉慶間廖氏刻本乃顧澗蘋據宋元豐呂氏嘉泰李氏兩本精校，自此始有善本。

（二十五）抱朴子

以漢以後方士家言附會先秦道家，始於晉葛洪抱朴子。實學術嬗變一關鍵也。此書乾隆前無善本。自孫淵如據道藏本精校，盧抱經顧澗蘋復參合諸本助之，重刻平津館本。自是此書可讀。

（二十六）水經注

漢桑欽水經，北魏酈道元注，爲現存最古之地理書。乾隆以前，惟明朱謀㙔箋稱最善。顧亭林所謂『有明一部書』也。然而譌舛已不一而足。後項䌹覆刻掩爲己有，又多刪削，書愈不可讀。（趙戴等皆校朱書，然楊星吾謂其皆未見朱氏原本。）入清，考古學勃興，此書大爲世所重。據趙東潛所述，則有錢遵王（曾），黃梨洲，孫潛夫（潛），顧亭林，顧景范，閻百詩，黃子鴻（儀），劉繼莊，胡朏明，姜西溟（宸英），何義門（焯），沈繹旃（炳巽），杭大宗，齊次風（召南）諸本。內中二顧，閻，胡，皆於自著書中徵引詮解，並非專校原書。梨洲則刪去注文中無豫水經者，欲復唐李氏刪水經十卷之舊。又自爲今水經，蓋有所不慊於酈氏。子鴻則依酈注每卷各寫一圖，是爲作圖之始。繼莊則欲作水經注疏而未就，發其義例於廣陽雜記中。自餘諸家，皆依通行朱本各有簽校。此乾隆以前斯學大略形勢也。

乾隆中葉趙東潛（一清），戴東原（震），全謝山（祖望）同時治此書，其著作先後發表。東原在四庫館，實手校此書，校成首由聚珍板

印行。自是酈氏本來面目，釐然大明，學者稱快。然而三家精詣，同符者十而七八。於是發生蹈襲問題——即著述家道德問題。三家子弟及鄉里後學各有所袒，成爲近百年來學界一樁公案，至今未決。今略述其眞相如下：

謝山自其先代三世治此書，有雙韭山房舊校本。謝山曾七度手校，集中有五校本題詞，自訂雙韭山房書目有七校水經注四十卷。趙本卷首亦引全氏七校本。蓋全部於乾隆十七年在粵寫定。然卒後遺著散佚，將越百年，其同里後學王艧軒梓始釐正其稿，又數十年至光緒十四年薛叔耘福成徇董覺軒沛之請始刻之。今甯波崇實書院本是也。故全書最先成而最晚出。

東潛爲趙谷林子，梨洲再傳，其學蓋有所受。又與謝山爲摯友，日夕商榷。其書成於乾隆十九年。有自序四庫館開，采以進，被著錄。然未有刻本行世。乾隆五十一年畢秋帆從東潛子載元索得原稿，刊之於開封，趙書始顯。

東原治此書，始於乾隆三十年。至三十七年刊於浙東，未及四之一而被召入四庫館。在館中據永樂大典本校此書，明年成，以聚珍板印行。復自理舊業，成書四十卷。以三十九年刊行。即孔氏微波榭本是也。故戴書最晚成而最先出。

因此糾纏出許多問題。其一，爲趙戴問題：盧抱經謂梁曜北處素兄弟校刊趙書，參取東原書爲之。梁氏兄弟仁和人，爲東潛同里後輩。畢刊趙書，由彼校定。東原弟子段茂堂因移書曜北詰問。看「經韻樓集」與梁曜北書。梁氏清白士集中未有答書，不知是否慚伏？然張石舟魏默深，則謂趙書未刊以前，先收入四庫全書，今刊本與四庫本無二，明非梁氏勦戴改作。實爲戴在四庫館先覩預竊之明證。看徐時棟「煙嶼樓集」「記杭堇浦篇」。又周壽昌「思益堂日札」卷四。又薛刻全校本董沛著例言。又楊守敬著「水經注疏要刪」凡例。但據段茂堂說戴未入四庫館以前，曾以所著示紀曉嵐，錢竹汀，姚姬傳及茂堂，皆錄有副本。看段著「東原年譜」。似此，則戴非勦趙又甚明。

其二，爲趙全問題：全趙本至交，相約共治此學。全爲趙書作序，趙書引全說不一而足。兩書同符什九，本無嫌疑。然張石舟則謂東潛子官於鄂，畢秋帆時爲鄂督索觀舊稿時，以巨資購謝山本以應。看全本例言。此說若信，則現行趙本實勦全。而林頤山則斥現行全本爲僞出。謂不惟襲趙，兼又襲戴，疑出王艧軒手。看王先謙合校本「序錄」及楊氏「注疏要刪」凡例。

吾今試平亭此獄：三君皆好學深思，治此書各數十年；所根

據資料又大略相同。（東原謂從『永樂大典』本校正。據後人所考證，則戴本與『大典』本不合者正多。然則其精思獨得，非盡有依據也。謝山首與李穆堂鈔『大典』，然所鈔僅及平韻。『水經注』收入上聲水字，是在萬一千卷以外，故謝山不及見。東潛未入翰林，更無從見矣。故『大典』本非三家所據。）則閉門造車，出門合轍，並非不可能之事。東原覃精既久，入館後覩趙著先得我心，卽便采用，當屬事實。其所校本屬官書，不一一稱引趙名，亦體例宜爾。此不足爲戴病也。趙氏子弟承制府垂盼，欲益榮其親；曜北兄弟以同里後學董其事，亦欲令趙書盡美無復加。趙全本世交，則購采全稿潤益之；時戴本既出，則亦從而擷采。凡此恐皆屬事實。全氏本爲斯學開山之祖，然趙戴本既盛行，全本乃黯沒百餘年，其同里後學王董輩深爲不平。及得遺稿，亦欲表章之使盡美，其間不免采彼兩本以附益其所未備。恐亦屬事實。要而論之，三家書皆不免互相勦，而皆不足爲深病。三家門下，各尊其先輩，務欲使天下之美盡歸於我所崇敬之人，攘臂迭爭，甚無謂也。

右所記繁而不殺，誠非本書篇幅所許。但此事實清代學界一大公案，可以見一時風氣之小影，亦治史者所宜知，故論列如右。

以下略評三家特點：

戴氏治學精銳無前，最能發明原則，以我馭書。水經注舊本，經注混淆不可讀。戴氏發見經注分別三例：一，經文首云某水所出，以下不更舉水名；注則詳及所納羣川，更端屢舉。二，各水所經州縣，經但云某縣；注則年代既更，舊縣或湮或移，故常稱某故城。三，經例云『過』，注例云『逕』。（看段氏『東原年譜』。）此三例戴氏所獨創，發蒙振落。其他小節，或襲趙氏，不足爲輕重。

全趙比肩共學，所得原不以自私，故從同者滋多。趙本博引清初諸說，辨證最詳晰，非戴所及。且凡引他說皆著所出，體例亦最嚴。全氏分別注有大小——注中有注，是其特識。餘與趙氏同之。

三家以前諸校本，吾皆未見。惟謝山最服沈繹旃，謂『其校定此書幾三十載，最能抉摘善長（酈道元）之疏略。』（五校本題詞。）當是最佳之作。

以後諸校本，則畢秋帆、孫淵如各有成書。然兩君皆非地學專家，似無足以增益三家者。道咸以後則有沈欽韓（文起）著水經注疏證，汪梅村（士鐸）著水經注提綱、水經注釋文，皆未刊，不審內容如何。汪復有水經注圖，胡文忠爲刻之，則續黃子鴻之緒而補

其逸也。

陳蘭甫先生（澧）以酈氏當時，滇黔之地淪於爨謝，故注記東北諸水詳而確，西南則略而譌，乃爲水經注西南諸水考補而糾之。在本書諸家著作中最爲別裁。但先生於西南諸水亦未經實測，恐不能多優於酈氏也。

王益吾爲合校本，以聚珍板本（即戴本）及趙本爲主，參以諸家。雖無新發明，而最便學者。（王氏所著書大率如此。）但進孫淵如細全，不無遺議。

最後有楊星吾（守敬）爲水經注疏八十卷，以無力全刻，乃節爲要刪若干卷。其書頗爲朱謀瑋訟直，而不肯作趙戴輿臺。謂『此書爲酈氏原誤者十之一二，爲傳刻之誤者十之四五，爲趙戴改訂反誤者亦十之二三』。（凡例語。）此亦乾嘉以來一反動也。

吾向未治此學，不敢以門外漢評各家得失，但述此學經過狀況如右。治之者多，故敍述不避詞費。惟此書值得如此用功與否，實一問題。以吾觀之，地理不經實測，總是紙上空談。清儒併力治水經注，適以表現清代地學內容之貧乏而已。

（二十七）顏氏家訓

隋顏之推家訓，爲現存六朝人著述有價值者。舊本譌脫不少。乾隆間趙敬夫（曦明）爲之注，而盧抱經校補之。自是此書有善本。

（二十八）經典釋文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爲治訓詁音韻者所宗。而除散在諸經注疏之外，單行本殆絕。盧抱經將通志堂經解本細校重雕，附考證三十卷。自是此書有善本。

（二十九）大唐西域記　慈恩法師傳

唐僧元奘歸自印度，綜其行歷著大唐西域記十二卷，其弟子彥悰爲之箋。慧立亦奘弟子，爲奘作傳，曰大唐慈恩法師傳十卷。此二書實世界的著作，近今歐洲各國咸有譯注。而本國治之者闕如。最近有丁益甫（謙）著大唐西域記考證。引據各史外國傳，旁采西人地理家言，實此書之篳路藍縷也。慈恩傳則有最近支那內學院所刻精校本。除校字外，頗引他書紀載有異同者校出若干條。在現行本中總算精善。但此二書之整理，尚有待於將來。

（三十）困學紀聞

宋王應麟困學紀聞爲清代考證學先導。故清儒甚重之。閻百詩，何義門，全謝山皆爲作注，而翁載青（元圻）集其大成。一宋人，

書而注之者四家，其尊尙幾等古子矣。

* * * *

右所舉三十幾種書，專注重校勘的成績，而注釋則其副產也。書以屬於秦漢以前子部者爲多，而古史傳之類間附焉。不及羣經者，累代承習者衆，訛錯較少，其有異文校讎率附見諸家注疏中，不爲專業也。諸史之刋誤糾繆補遺等，屬於吾所謂第四種校勘，別於史學章述其成績，此不更贅。

其他古書曾經各家校勘而未有重刻本者不能具舉。今將幾部最精善之校勘家著作列其所校書目供參考：

盧抱經羣書拾補

「五經正義」，「易經注疏」，「周易略例」，「尙書注疏」。「春秋左傳注疏」，「禮記注疏」，「儀禮注疏」，「呂氏讀詩記」，「史記惠景間侯者年表」，「續漢書志注補」，「晉書」，「魏書」，「宋史孝宗紀」，「金史」，「資治通鑑序」，「文獻通考經籍」，「史通」，「新唐書糾繆」，「山海經圖讚」，「水經序」，「鹽鐵論」，「新序」，「說苑」，「中鑒」，「列子張湛注」，「韓非子」，「晏子春秋」，「風俗通義」，「劉書新論」，「潛虛」，「春渚紀聞」，「嘯堂集古錄」，「鮑照集」，「韋蘇州集」，「元微之集」，「白長慶集」，「林和靖集」。

王石臞讀書雜志：

「逸周書」，「戰國策」，「史記」，「漢書」，「管子」，「晏子春秋」，「墨子」，「荀子」，「淮南內篇」，「漢隸拾遺」，「後漢書」，「老子」，「莊子」，「呂氏春秋」，「韓子」，「法言」，「楚辭」，「文選」。

蔣生沐斠補隅錄：

「尙書全解」，「爾雅」，「續通鑑」，「東漢會要」，「吳越春秋」，「錢塘遺事」，「宣和奉使高麗圖經」，「管子」，「荀子」，「意林」，「酉陽雜俎」，「唐摭言」，「蘆浦筆記」，「陳后山集」。

俞蔭甫諸子平議讀書餘錄：

「管子」，「晏子春秋」，「老子」，「墨子」，「荀子」，「列子」，「莊子」，「商子」，「韓非子」，「呂氏春秋」，「董子春秋繁露」，「賈子」，「淮南子內經」，「揚子太玄經」，「揚子法言」，「內經素問」，「鬼谷子」，「新語」，「說苑」。

孫仲容札迻：

「易乾鑿度鄭康成注」，「易稽覽圖鄭注」，「易通卦驗鄭注」，「易是類謀某氏注」，「易坤靈圖鄭注」，「易乾元序制記鄭注」，「韓詩外傳」，「春秋繁露」，「春秋釋例」，「急就篇顏師古注」，「方言郭璞注」，「釋名」，「戰國策高誘鮑彪注」，「越絕書」，「吳越春秋徐天祜注」，「漢舊儀」，「列女傳」，「山海經郭璞注」，「山海經圖讚」，「水經酈道元注」，「管子尹知章注」，「晏子春秋」，「老子河上公王弼注」，「文子徐靈府注」。「鄧析子」，「列子張湛盧重元注」，

「商子」，「莊子郭象注」，「尹文子」，「鶡冠子陸佃注」，「公孫龍子謝希注」，「鬼谷子陶宏景注」，「荀子楊倞注」，「呂氏春秋高誘注」，「韓非子」，「燕丹子」，「新語」，「賈子新書」，「淮南子許慎高誘注」，「鹽鐵論」，「新序」，「說苑」，「法言」，「李軌注」，「太玄經范望注」，「潛夫論」，「白虎通德論」，「風俗通義」，「獨斷」，「申鑒」，「中論」，「抱朴子」，「金樓子」，「新論袁孝政注」，「六韜」，「孫子曹操注」，「吳子」，「司馬法」，「尉繚子」，「三略」，「素問王冰注」，「周髀算經趙爽甄鸞李淳風注」，「孫子算經」，「數術記遺甄鸞注」，「夏侯陽算經」，「易林」，「周易參同契」，「穆天子傳郭璞注」，「漢武帝內傳」，「列仙傳」，「西京雜記」，「南方草木狀」，「竹譜」，「楚辭王逸注」，「蔡中郎集」，「琴操」，「文心雕龍」。

晚清「先秦諸子學」之復活，實為思想解放一大關鍵。此種結果，原為乾嘉派學者所不及料。然非經諸君下一番極乾燥極麻煩的校勘工夫則如墨子管子一類書，並文句亦不能索解，遑論其中所含義理？所以清儒這部分工作，我們不能不竭誠感謝。現在這部分工作已經做得差不多了。以後進一步研究諸家學術內容，求出我國文化淵源流別之所出所演，發揮其精詣，而批評其長短得失，便是我們後輩的責任。

（第三章完）

改革曆法的提案

幼雄

美國氣象學會前曾開會決議改革曆法，分一年為十三個月，一月為四星期。而於年頭年尾之間，定一特別日。適合成三百六十五日之數。這個曆法乃是美國測候局局長馬文博士所主張，已提交國際聯盟的特別委員會，希望國際聯盟加以討論，給予通過成為全世界共通之曆。實施的日期，定在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因為這日適為星期日。自此以後每月七曜日均有一定，而如復活節選舉日每年亦可一定。這比現在通用的曆法，又要便利不少了。

梁任公五行說之商榷

欒調甫

前年讀梁任公墨經校釋，感其『有所見輒貢諸社會自能引起討論』之言，曾將讀校釋懷疑之處，草爲讀墨經校釋一文，就正於海內治墨辯學者。先後蒙張仲如，張子晉，伍非百三先生賜書討論糾正錯誤，受益不少。近讀任公陰陽五行說之來歷一篇，尤覺趣味無窮。余雖未敢謂任公此文卽爲對余之討論。然因拙讀於校釋五行一章，嘗有所疑，則謂任公著此文之動機，乃見拙讀而作，似不爲傳會過甚之辭。再進一步言之，或者任公因余之疑，特著此文而教之。若果如此，則余感德於梁先生者當益無涯矣。但余對於梁先生五行說所疑尚未能盡祛。念先生旣已樂教不吝，愚亦何妨再爲請益之文。請錄墨經五行章及任公校釋文於左。

經　五行毋常勝，說在宜。

說　五合水土火，火離然。火鑠金，火多也。金靡炭，金多也。合之府水，木離木若識麋與魚之數無所利。

釋　經說本條有譌奪，未敢強校。勝者貴也。或以五行生尅說解之，非是。生尅說出鄒衍以後，墨子時無有。孫子虛實篇云：『故五行無常勝。』卽引此經之文，古書除公孫龍子外，引墨經者絕少，因此亦可證孫子非孫武書也。

案曹鏡初墨子箋云：『勝克制也。五行以克勝而成用。』似卽任公所謂或說也。愚以五行生克，古人謂之生勝，以克訓勝，不爲無見。任公謂其非是，竊所未解。而謂生克說出鄒衍以後，墨子時無有，寥寥數語，別無明據。雖云言之成理，終覺持之無故。故拙讀據尙書甘誓洪範敍之曰：

夏啟征有扈，說他『威侮五行。』箕子述洪範，說鯀『汩陳

其五行』可知五行在夏商的世代是很重要的一種學說。不過到周文王演易，始革五行而復四行之教。周易說理固然精深，但要說五行不及四行，或古人並不知道甚麼生克，直待到鄒衍纔能發明出來，也未免太把岐周以前的古人，一筆抹殺了。因為古人的五行，若無生克之說，那『威侮』與『汨陳』的罪案，就難以講了。

以上僅據事理推想而有所疑，亦未敢自信其不誤。今讀來歷始知兩證均不為任公所取，而舊注五行說，尚有可商榷者在。謹錄來歷於左：

甘誓『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梁先生曰：『此語不知作何解，頗難臆斷。後世注家，多指五行為金木水火土，三正為建子建丑建寅。然據彼輩所信，子丑寅三建，分配夏商周，甘誓為夏書則時未有子丑二建，何得云三正？且金木水火土之五行，何得言威侮，又何從而威侮者？竊疑此文應解為威侮五種應行之道，怠棄三種正義。其何者為五，何者為三，固無可考。然與後世五行說絕不相蒙蓋無疑。』

洪範『我聞在昔，鯀堙洪水，汨陳其五行。』又『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梁先生曰：『此不過將物質區為五類，言其功用與性質耳。何嘗有絲毫哲學的或術數的意味？「鯀堙洪水，汨陳其五行」者，言因堙水之故，致一切物質不能供人用。若謂汨亂五行原理，則與堙水何關耶。』

此外，梁先生復引荀子左傳所記五行二事：

荀子非十二子篇『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眞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倡之，孟軻和之。』 梁先生曰：『此五行不知作何解。若謂即洪範之五行耶？子思孟軻書中，隻字未嘗道及。中庸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者為天下之達道。道有行義，五行或指此耶？然此為儒家常言，非思軻所創。且無所謂「僻違」「幽隱」「閉約」。楊倞注釋為仁義禮智信之五常，或者近是。然子思說雖無可考，孟子則恆言仁義禮智，未嘗以信與之並列也。此文何指，姑無深論，但決非如後世之五行則可斷言耳。』

左傳昭二十五年傳『……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 梁先生曰：『此與後世所謂「洪範五行」者，甚相類。此文如可信，則是孔子之先輩子產時，已有此說矣。然左傳眞僞，在學界久成問題。藉曰非全僞，然其作者最早應爲戰國時人，且最少有一部份爲漢人竄亂，此殆無可諱者。謂子產有是言，吾以當時所有學說旁證之，不能置信也。』

據任公說尚書甘誓與荀子非十二子篇之五行，均不知作何解。洪範五行爲金木水火土，然無生克之說。（盈與南昌黃先生益齋論五行，先生亦有此疑。）左傳雖近於五行家說，其書眞僞則有問題。質言之，是均不足爲鄒衍以前，或墨子時，有五行生克說之證也。夫五行之說，創於黃帝，久成定論。蓋自任公始推翻舊說，而謂出自鄒衍以後。其說新頴，已足引起討論。余自愧不學，於五行又無甚深研究，不能詳搜博討，與任公一談來歷。卽欲引證古書，對於古書本身之眞僞，又爲極難解決之問題。如黃帝內經文子諸書不論矣。管子雖比較的可信爲秦以前人書；然書中有記管子身後事，又有經有解，似非出於一手，而不盡爲管子之作。若然，則管子幼官五圖，所謂君服某色，味某味，聽某聲，治某氣者，在未能證明幼官爲管子作之前，固不能據爲墨子前有五行生克說之證。反之，在未能證明幼官非管子作之前，亦不能便斷五行生克說墨子時無有也。則謂管子左傳眞僞俱有問題可也，而以幼官證子產之言，似不可便言以當時所有學說旁證之不能置信也。故愚謂引證古書，在未能證明其書之眞僞以前，立爭兩方，均不能極成。此實爲吾人今日研究古學最困難之事，而持論稍一不愼，卽有自陷入狂之虞。然拙讀所疑本在墨經，無已，請循其本，一觀墨經本章究應作何解。

討論墨經五行章本文應作何解，似宜先知墨經文字之體例。墨經分上下兩篇。上篇前半皆爲界說，昔人所謂似爾雅釋詁文者。後半則重在分析區別。五行章在下篇，下篇皆辯說之論式。經說下云：『彼以此其然也，說是其然也。我以此其不然也，疑是其然也。』說卽立是之說，疑卽爭非之辯。（經上「辯爭彼也」。彼讀爲非，詳見拙注。）此首明經下諸章立爭論式之分也。每章前段爲故，後段則以說明其所以成故者。如五行章爲說體，五行毋常勝爲墨子之故，說在宜乃謂五行所以毋常勝者以其宜也。考舊注此章，多不明瞭，

近人尹候青墨子新釋雖引孫子虛實篇杜佑王晳注，然所釋仍未達。蓋惟張子晉墨經注『五行，金勝木，木勝土，土勝水，水勝火，火勝金，此其常也。然亦未可據爲定論，故曰五行毋常勝。』云云，能得常勝與毋常勝之義。惜張君於宜字未留意，仍循舊說謂『五行各隨所宜爲用，』致於毋常勝之義，未能明徹。拙注以此章爲墨子立量破常勝論者。嘗據此，分古五行說爲常勝論與非常勝論二大派。拙讀嘗說此曰：

我以爲古人的五行講生克是原始最古的。不過這種學說中，還有兩個派別，應當分別言之。一是常勝派，這派自鄒衍的陰陽家，一直到現在的醫卜星相，幾乎無一家不講說的，這是盡人皆知，用不着細說。二是非常勝派，這派是反對常勝而產生爲五行進一步的學說。我雖不敢斷定這是墨子的創作，或是爲墨子以前所已有的。但我知道墨子是發明五行變化者。五行有變化，就是生克不常，要講明生克不常，還須取證本章的經與說。經文的宜字當作多，照王引之俞樾校書的法子，可說『宜乃多字之譌。宜古文㝵，與多字形近。又因下章有宜字，故校者改多爲㝵，又轉而爲宜。經說下「火鑠金火多也，金靡炭金多也，」二多字是其證。』這多字就是墨子或非常勝派，破常勝派學說最要的理由。因爲常勝派說五行的相生相勝是一定不變的。他們拿五行來統萬物，無論如何變動不居的東西，他們總是用這個常生常勝的定理來統轄他，這種囿蔽人心蹋踏物理的學說，實在是我們這幾千年知識上的妖魔。但古人如墨子及非常勝的人，却很能打破這種荒謬的學理，另創出一種新學說。他們的意思，是說五行相遇，固然不免相勝，但他相勝，却不是一定不移的。而且他們的相勝，因着種種機遇，且能生出變化來。譬如常勝派所說的五行相勝，是說火勝金的，但火能鑠金，必非一星之火，反過來說，金也可以勝火。莊子天下篇辯者之談火不熱，據高誘淮南子詮言訓注云：炭不熱，知古人以炭代表五行之火。這是金與火之間，有一種當値之量，金過此量，金能勝火，火過此量，火能勝金。金火二者，更迭相勝，只是能過此量者爲勝，不能過者不勝。過者其物必多，不過者其物必少。這是五行相勝，因於多方勝少的緣故，並不是一定不變的常勝。

余分五行爲常勝非常勝二派，與堅白離盈二宗，聞者多疑而未

信。拙讀就正於世，伍君非百獨許余談堅白『能分析古代堅白論的派別，發前人所未發。』張君子晉亦以拙說五行為然，並謂余曰：『五行毋常勝一語，直將五行相勝的舊案推翻。在五行學說中特標新幟，此亦墨學之進化也。』又曰：『以說在宜，宜字為多字之譌，舉古文宜作⿱宀多，及經說下「火鑠金火多也，金靡炭金多也」兩多字為證，可謂鐵案如山。』拙說久無解人，今幸得兩先生為余正，使余稍堅自信之心，再為商榷之文，求其然否，是可感也。管見五行之說在今日固無甚神聖可言，但在古代能將世間物質，統列為五大類，復因其體用而定五類之關係，如洪範謂水潤下，乃言其性質，謂潤下作鹹，乃言其作用，又如鑽木取火，謂木生火，潑水滅火，謂水勝火，諸如此類，不得不謂古作者之聖也。獨惜後人盲於信古，不肯觀察物理，詳究各物生勝所以然之故，及社會文明日進，物質發現日廣，又不肯破舊說而另為之分類，轉牢守其生勝之律，強自然之物質，而盡納諸五類之中，甚至遇其性質與作用不合於定律者，必傅會而強合之，此所謂不為足為屨，而以屨納足，勢至屨裂足傷而後已。故吾謂五行囿蔽中國人心至數千年者，亦後人誤用五行之過也。吾讀墨子經下至景鑑諸章，如景不從，鑑位景之易正說在中之外內，及二光夾一光一光者景也。（見張仲如墨學分科光學條採錄拙注）覺其精審，與今物理學家言無異，則知墨子深研物理，必有見於五行常勝說之不可通，乃立毋常勝之宗。此非余傅會之言也，請以粗淺之事理喻之：夫水能滅火，人盡知之，然以杯水潑一車薪之火，則水將騰而為氣，而火亦必不息也。是謂水勝火者，必有相勝之量，水不及此量水弗勝也，火過此量火亦能勝也，兩俱能勝，如何可謂之常？要而論之，常勝派所謂之勝，乃絕。對。的。勝，非常勝派所謂之勝，乃比。較。的。勝。此余謂為五行進一步的學說也。

嘗以拙說質之南昌黃先生，先生謂丹書中有五行相克，乃以多克少之言，惜忘其書名，難以相證。余素主丹家爐火之術出於墨子，聞先生言益信漢人所傳墨子五行變化記五卷為墨子書，而其黃白一門，（淮南枕中書，墨子五行要記一卷，即鈔取黃白一門，非全書也。）為後世爐火之祖。變化記今已不傳，其詳不可考。據參同契『五行錯王，相據以生，火性銷金，金伐木榮』及『五行相克，更為父母』之言，頗似非常勝論。惟丹書文字類多隱祕，不可盡解，丹家亦謂『饒君聰慧過顏閔，不遇真師莫強猜。』吾人既未遇真師，強猜當然同

於妄說。但就字面言之，所謂『錯王』，所謂『更爲父母』，則與孫子杜佑注『五行更王』，王晳注『迭相克也』諸言相合矣。

復以經說本章證之。經說文不甚可讀，惟『火鑠金火多也，金靡炭金多也』十二字，則尚可解。火鑠金爲火勝金之徵。金靡據淮南本經訓『鼓橐吹埵，以銷銅鐵，靡流堅鍛，無猒足日』。銷銅鐵即鑠金也。靡流堅鍛爲黃冶之術，其如何靡炭，殊難臆說。然火多金多爲言勝義，固極明瞭，不待穿鑿。若任公說『此五種物質無常貴，但適宜應需爲貴』，雖甚平實，但與此十二字無照應也。

復次以孫子虛實篇證之，此任公所認爲即引此經之文者也。孫子是否孫武書，固不易論。但謂其最晚，當出於孫臏而非秦漢間人所作，則不待辨也。虛實篇皆言用兵虛實變化制勝之道，其引五行無常勝，即以證其兵無常勢之義。讀孫子本文自見。

孫子虛實篇『……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

孫子集注王晳曰『迭相克也，』其義最是。蓋孫子本文，祇是言無定，言變化，其引五行四時日月，亦祇以明其爲無定爲變化耳。若任公說無常貴適宜應需爲貴，雖不穿鑿，但與變化之義無照應矣。

此外則淮南說林訓『金勝木者，非以一刃殘林也。土勝水者，非以一墣塞江也。』（亦見文子上德篇。）疑即常勝派與非常勝派之辯。嚴幾道生平最惡五行，設難曰『金勝木耶？以巨木椎擊一粒錫，孰勝之耶？』聞者多不能應。今以淮南非一刃殘林之說，應幾道以木椎擊錫之問，可謂相當矣。然則古必有以一刃殘林，一墣塞江難常勝論者，此又古有非常勝論之一旁證也。

據右說，墨經五行章，以五行生克說解之，似較任公之說爲當。至愚據此分古五行爲常勝與非常勝二派，爲愼重學問起見，仍認爲余之一種臆說，敬待學者之討論，且望世之治五行學與丹學者，取吾言以證其書果有合否也。至尚書諸證，管見亦與任公說不同。蓋謂中國古代民族，繁雜非一族類，雖云文野不同，要之各有其歷久相傳之宗教與風俗，各爲畛域，保守不渝者也。夷夏不論矣。三皇五帝，則八卦五行宗教之異也。三王夏商周，則子丑寅三建授時之異也。夏主五行，箕子述洪範，周獨演易而論八

卦，此因周之先后稷出於姜氏，治稼穡，世農官，故述神農之教也。

張子晉先生謂余曰：『鄙意八卦五行，爲中國舊物理學兩大系統。在三代以前，本分道揚鑣。八卦畫自伏羲而文王演之，五行著於洪範而箕子傳之。墨經言五行而不言八卦，墨子系統本出於禹也。』愚以先生此言辨析精審，頗與漢人『陰陽無箕子』之言合。大抵春秋以前，陰陽五行，各有分畛，皇與帝三墳五典之書，周與齊四官五圖之制，均各不同，及孔子贊易，墨子談變化，義尤顯然。其並爲一談者，蓋始於子思孟軻，而大成於鄒衍。一則以齊亂魯學，一則以陰陽亂五行也。若甘誓之『五行，』當然爲金木水火土，絕不容有疑義。『三正』似指天地人，蓋謂其不奉大禹五行之教，不謹神祇與鬼之祭。不奉禹教是威侮矣，不謹祭祀是怠棄矣。洪範謂『鯀堙洪水，汨陳其五行』者，疑即鯀誤用常勝論土勝水說，而以息壤堙水，致水失其避高就下之性。水高陸下，則五行汨亂矣。荀子非十二子篇謂子思孟軻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疑即春秋公羊家說。至左傳眞僞，頗爲難言，清儒治今文學者，好詆古文家，爲周官左傳甚至諸經古文，均爲劉歆僞造或竄亂。兩家之辯，至今無定論。平而論之，古書信多可疑者，然欲辨其眞僞，必詳其所據，如清儒之辨尚書古文之僞，方足服人之心，使明其義。往見某書以西人譏中國守舊，乃謂論語述而不作一章，爲劉歆所竄入，不知儒者述而不作，墨子亦嘗誹之，見墨子耕柱篇。如此立論，未免任意亂說，亦見讀書未廣耳。今任公以五行生克說出鄒衍以後，而於鄒衍以前之書，不作別解，使謂竄亂，則吾不能不謂任公此種治學方法，乃受治今文學者之影響也。然則墨子時有五行生克說乎？吾謂不必引證他書，請讀墨子本書可也。

墨子貴義篇『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焉。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殺黑龍於北方，若用子之言，是禁天下之行者也。是圍心而虛天下也，子之言不可用也。』

試驗胚胎學的成功

周建人

胚胎學是生物學中的三大部門之一。其他兩部，即爲形態學和生理學。研究生物構造，官能，發生三項最爲重要。胚胎學即爲研究發生的科學。他自來的研究態度，側重在構造方面，即專研究卵子怎樣發育的狀況爲主；幷將從卵子發育成爲胚胎時所經過的各級變遷，加以觀察和說明。又將個體在胚胎時期經過的變遷，和統系進化的階級互相比較，也是舊日胚胎學中重要的工作，因爲由此可以看出個體發生的順序，和統系進化的階段是相像的。德國生物學家赫克爾便曾經做過這方面的比較功夫，在科學史上留着重要的功績。這種形態學的發生研究近年固仍在那裏繼續進步，但最近的一派新胚胎學的研究，則漸漸傾向到生理學的胚胎學上去了。

高等動物的卵子必須受精後纔能發育，這是很明顯的事實。然而受精爲什麼能使卵子發育？這卻是一個很重要的疑問，『試驗的胚胎學』遂應這種要求而興起。

在自然中有多種植物——例如有些松科植物和無花果屬——的卵子是無須受精，自能發育的。他的卵子形成時，不行減數分裂。在動物裏，卵能不受精而發育的，最常見的爲繁生於薔薇等嫩芽上的蚜蟲，和水蚤，及許多擔輪類動物。許多小形的蜂類的卵也無須受精，自能發育，有些則竟不見有雄蜂產生。中國古人說細腰蜂是沒有雌的，以爲果蠃能負小青蟲以爲己子，豈知這類細腰蜂卻是雌的，並不是雄的。此外如蜜蜂也能不受精而生，但這樣發生出來的都是雄蜂，受精的卵則發生而爲『蜂王』及工蜂。這種不受精的生殖名叫『處女生殖』(Parthenogenesis)。

除少數能營處女生殖的動植物外，多數生物的卵，是非受精不能發育的，研究者因爲要曉得影響卵的發育的要素在那裏，於是遂有人爲的處女生殖的試驗發生。作這項試驗得到極大成功的，不能不首推的萊勃教授 (Jacques Loeb) 和兌賴什教授 (Yves Delage) 兩人。據他們試驗的結果，知道在卵子的發育上受精作用並非必要。萊勃教授的人爲的處女生殖的試驗方法，是取海產的小動物——如海胆，星魚之類——的卵，加某種脂肪酸，如酪酸之類。卵受酸類的刺激後，便激起發育的動機，其次將他移置於較濃厚的海水中，後又移置於尋常海水。卵子經過這樣的試驗手續，他遂正則的發育起來。不特那卵能發育而成功幼蟲，幷且有的竟長育而成小海胆了。

兌賴什教授的試驗是取海胆的卵，加以單寧和亞莫尼亞，隨後返置於普通的海水裏。他竟得一個無父的海胆，生活到三年之久。更奇異的，是拔脫龍教授 (Bataillon) 用人工法使蛙卵不受精而發育。他取極細的玻璃針或白金針，醮他種動物的血，在蛙卵上刺一下，那卵便漸漸發育成爲蝌蚪。他竟這樣的養出幾只蛙來，而且那蛙不限於一性，雌雄兩性都是有的。

經近代受精的試驗研究之後，知道受精作用並不是一種神祕莫測的事情，儘可以用物理化學的道理去說明。萊勃說，酪酸遇着卵子，能將他表面的生活質發生溶解，再入濃厚的海水中，能防止其過分的作用。在普通受精作用情形正和這相同。他說受精的時候，精子帶有一種質料，名叫溶質 (lysin)，能使卵子表面的物質起溶解作用，但同時又有一種要素，能調節溶質的作用，使勿傷害卵子。別的研究者說，大概在卵子內，或在表面，有一種質料，名叫受精質，這質料和精子合併，爲受精的重要作用。因這種受精反應的作用影響及於卵核，於是卵子遂起分裂而發育了。總之，受精後使卵發育的主要原因，實在是一種物理化學作用，換一句話，不過是給卵以一個發動的刺激罷了。

在胚胎學上還有兩種奇異的現象，從前的人早知道一個卵如果分化爲二，能夠成兩個幼兒，戈爾登 (F. Galton) 所謂『同樣雙生』的一種孿生子，便是由一個卵子分化而成的。在自然中這種例子很多，犰狳一胞能生四個幼兒，那四個幼子便是由一個卵子所變。又如有種寄生的膜翅類，生一個卵在別種幼蟲身上，後來那卵能變爲一二百個幼蟲。又如白魚 (lancelet)

的卵，剛起分裂的時候，如果用力震盪，使分裂的卵細胞分離後，結果便成兩個或四個幼魚。

生物富於調整和再生的力量這是爲一般的生物學家所知道的，有些大形的單細胞動物如將他切作兩半，各個都能變成一個完全的個體，其大小適爲原形的一半。又有些動物在胚胎的初期切作兩半，各半也能變成一個完全的個體，但形狀較小。又如將一片生活的海棉，切作小片，或加壓力於上，使他濾過篩孔，成小片而落下後，各片也能完成一個小形的海棉，形態完整毫不呈畸形狀態。此外如水螅等動物，再生力也非常強盛。又如將蝸牛的眼切去四十次，他能够再生四十次，依然有一支柄，柄端生着一隻眼睛，構造決不會錯的。

從以上的試驗，見一個卵子分裂成兩個細胞的時候，震盪使他分離後，那兩個卵細胞各能自成一個胚胎，和有種單細胞動物切作兩半，各半能團成一個完全的個體。照這種例子看來，覺得生物的性質是很黏軟似的。然在別方面一看，又覺得生物的性質極其頑強，固執，不容易變化。例如將分裂起來的蛙卵的一半，用電氣針刺死，其餘的一半長發起來只能成半邊形狀的胎，如不是由再生去補足那一半，則其胎遂只有半邊了。不但如此，并且有些種類的卵子，如一部受傷，則長發起來之後，個體中竟缺乏某種官體。從這種事實看起來，好像個體的官體，在卵子中早已規定，所以卵子的一部受傷，長大起來時便缺乏那一官體。即從後者看起來各種器官的構造係在卵中預先規定，從前例看起來，並不如此，無論卵的那一塊質料，都有變成整個的個體的可能的。

近代胚胎學中的畸形的研究，也足以證明卵的某一部分和個體的某種器官相連屬，如卵的某處毀壞，發育成爲個體時，某種器官遂成畸形。從前對於畸形兒原因，以爲有一種是因胎兒榮養不良，所以不能正常長發，有的是因爲一卵化生孿生子的時候，不能完全分離，遂使肢體的某部分相連而成畸形。又有種怪胎是只有一隻眼睛或一隻耳朵的，這又是什麼緣故呢？對於這個問題，却沒有明確的答案。最近關於這個問題的答案研究得最精密的，恐要推偉爾倍博士(Dr. E. I. Werber)的試驗了。他取美國柳鰷 (Minnow) 正在發育的卵，加以酪酸等試樂後，任其發育時他見發育起來的個體，變成眼睛，鼻孔，鰭等

殘缺的怪物使他成這樣怪物的理由，卽因酪酸將一部分的胚種質溶解掉了，因此發育起來的個體器體也不整齊了。

我們看了這種試驗知道酪酸的作用能使胚胎成畸形，但在自然中間的哺乳動物的畸形兒怎樣成就的呢？換一句話說，母體中怎樣會得有酪酸出來作用於胎兒呢？對於這疑問的解答很有趣。答案是說體內代謝作用進行中，炭水化合物的變化是會得失其常度的，因此就會得生下酪酸來，母體中既能夠這樣發生酪酸，生下來的幼子也就會得因其影響所及而變成一隻眼睛或一隻耳朵的怪胎了。

偉爾倍又曾試驗胚胎長發時器官造成的情形。他說當在胚胎初期的時候，眼的造成係由腦的一部長發出來，狀如桿棒，一直伸長後與皮相接觸，胚胎的皮層受其影響，遂形成一水晶體來。據偉爾倍說，這視神經棒的所以能使皮層受着影響而生水晶體，大概因他這裏有一種特殊的酵素，影響於皮層的緣故。如將那『視神經棒』弄碎，則能發生散亂的水晶體。如果將那破片移植於毫不相關的地方，也能夠刺激皮層，使他發生一個水晶體出來。

近代試驗胚胎學的研究的結果，對於受精，怪胎，和器官——如眼的形成，已得了物理化學的說明，從前視爲神祕莫測的問題，現在已得科學的解釋了。但近代許多生物學家的根本觀念，對於舊日的『機械論』和『生機論』却深表不滿，欲想另構成新的生命的根本概念。聞德國華格納（Adolf Wagner）去年著"Das Zweckgesetz in Der Natur: Grundlinien einer Metamechanik des Lebens."便是想另建設新的生命科學的系統。但在今日，因限於人類的智能，屏除物理學和化學的用語，在生命現象上實覺難以說明，正如今日的心理學的說明上，不能廢除一切心理學上固有形式一樣。但這只是目前的情形，將來或者會有改變，只是最近於胚胎學上的試驗，則仍然在機械論方面開拓疆土。

春光不是她的了

葉紹鈞

一

瑞芝十六歲的一年上，就嫁給沈進之爲妻。婚約是早經父母給她定下來的；可是他們不及看她履行這婚約就相繼去世了。她卽由叔父撫養，直到十六歲。一天，叔母向叔父說，『瑞芝長得這麼大了，合該做人家的媳婦了。你何不去問問沈家，探探他們的意思。』叔父想這也不錯，就去找進之的父親。進之的父親聽說媳婦兒長得大了，突然起一種強盛的希望，答說，『就在今年，一準娶過來我就得去找陰陽先生。』於是瑞芝竟然在這年上做新娘了。

她同千千萬萬的新娘一個樣子，相信出嫁是女人生活的法門，猶之男人必須去找一個職業作爲生活的法門。假若有個好事的人去問千千萬萬的新娘『你們爲什麼要嫁人？』她們必將齊聲答說：『我們要喫要穿要住，總之要生活，所以要嫁人。』如其考問到瑞芝，她的答案當然莫能外此。現在她既已做了新娘，不能不說已經達到了願望。

在進之呢，覺得這結婚生活頗不差；在房間裏，在牀席上，常有個小伴伴着；而且她異於一切的小伴，那種柔膩的滋味，簡直把他全身都麻醉了。當他將要到學校裏去時，手帕摺疊得方方的，又潔白又平貼；衣服才經穿上，她就前來扣鈕扣，理襟袖。在學校裏住了一個星期回到家時，迎面就是一把又熱又香的手巾；接着她就代他解外衣，換拖鞋。他覺得這些都是以前不曾有過的，中間也含着不少的情趣。

十年過去了；一切很少變動。要算進之的父親的去世是一

件重大的事他當初的強盛的希望終於沒有實現，直到臨命終時，有氣沒息地說了一聲『我沒有看見……』便絕氣了。其次進之改到遠處地方去讀書，已經四年了；每年暑假回家住下兩個多月，此外全是旅外的生活：這也可說是小小的變遷。至於瑞芝，少女的光輝消散幾盡了，臉上漸顯得乾黃暗淡，手指也沒有從前那樣軟滑了；然而她還是個她，生活還是年來的生活，未必能爲了這一些些就說她起了什麼變化。

這幾年來，瑞芝從進之那裏聽到了好些外面的新鮮的事情，聽聽很有趣味；但又覺得是渺茫的，是在遙遠到不可知的地方的，正同小孩子聽講仙人躲在鞋子裏魔王搬運房屋到山上去一樣的情況。她尤感興趣的是以下的一些話：『女學生穿着露臂的上衣，風吹飄飄的裙子，在公園裏，在會場裏，隨意談笑，隨意顧盼，聚攏來就是唱一支歌，跳一回舞。她們沒有男女的界限，與女的固然做朋友，就是男的也一樣與他們做朋友。常常有一個男的與一個女的，起初是朋友，後來情意密切，相互了解，幾乎同心一體：這就是所謂戀愛了。這時候彼此不必去問誰，兩個人就住在一起，叫做共同生活。歡喜熱鬧一點的，就邀集了男男女女許多朋友，請他們喫一頓飯，或者開一個茶會，把兩個人共同生活的事情告訴他們。賓客們聽了，一定拍手歡呼，接着便多方地引逗男女兩個自述戀愛初期的趣史。你想，這種以戀愛爲根基的結婚不是最正當最適宜的麼？又常常有夫妻兩個，起初是相好的，後來彼此有什麼不對勁了，或者中間的一個另外有了戀人了，就提出意見商議彼此分開，結果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一絲沒有牽纏：這就叫做離婚。本來什麼事情是這樣的，心不在焉，定要勉強牽住，是最不痛快的辦法。像這樣尊重各人的自由，不肯扮起假臉愛一個已經不愛的人，也不要對方勉強愛一個已經不愛他的人，豈不是再乾脆再直爽也沒有的了？又女人也同男人一樣，到外面去擔任一種業務，自己賺錢自己用。如充當教師等事情，你是知道的，她們不獨充當教師，也有任商店的店員的，也有任銀行的行員的，也有任書局的編輯員的，也有任報館的辦事人的；總之，現在的時代，女人與男人並肩齊頂了。……

……』

瑞芝聽了這一些話，除感得興趣外，不免含着笑意，以並不堅持的態度反駁進之說，『結婚這樣地容易給人家傳開去，不

是笑話麼』

『容易』進之連忙矯正她的謬誤，『從戀愛的塗徑達到結婚，正不是容易的事情呢！惟有由父母作主，他們一答應，婚姻就判定了，才眞是容易。至於人家笑話，那是絕對沒有的事；你不聽我說賓客們都拍手歡呼麼？』

瑞芝總還覺得這樣太容易，是可訕笑的事情；然而再沒有話可以回駁他，便換一端說，『你所說的離婚，總該是太沒有道理，引人家非笑的了。並且，離了婚的女人又怎麼辦呢？』

『這是陳舊的思想！』進之彷彿教士說教的態度，又熱心又沈着地說，『硬要不相愛的兩個人牽在一起，才沒有道理，才眞是可笑！現在一般頭腦清楚的人，對於離婚這件事情都表示贊同了，如其兩個人已經不相愛的話。至於離了婚的女人，或者再去同別人結婚，或者不結婚，正如離了婚的男人一樣，那是沒有問題的。』

瑞芝不很費力地想了一想，覺得想不通的地方頗多；反正是隨便談談，不定要辯到個彼此意見一致，況兼要辯也說不出什麼來了，便略略點頭道，『哦，原來外間的情形是這樣了。』

這些家常的談話在瑞芝雖見得新鮮離奇，然而總說不上是這幾年來的什麼變動。

二

這年上五月的下梢，進之從遠處地方回來了；他帶回一切從前帶出去的東西，僱了三個苦力挑着，自己還一手提着一大包的書册，一手拖着一個梵亞鈴的箱子：因爲這一期他畢業了，下半年就事並不在那個地方。

瑞芝見着他，心裏自然歡喜；但依照往年的習慣，久別初見，不好意思太親密了，便把這歡喜強壓下去，只賸餘淡淡的一笑。隨後就舀出一盆熱水來，絞起一把手巾遞給他，說，『天氣這樣熱，先用一把手巾罷。』

『謝謝你，』進之很謙恭地接了，然後一隻手把眼鏡脫下來。

瑞芝突然感覺一種異樣的況味，彷彿吹來一陣尖風，肢體都有點兒冷意；又彷彿喫了過量的難於消化的東西，胸頭有點兒悶悶：因爲『謝謝你』的話，他向來不大說的，尤其這樣的聲調，親密的意思含得少，客氣的情味含得多，是第一遭聽見她很小

心地重行把進之打量，是不是受熱太厲害了，以致神思昏迷，錯認站在他面前的是一個客氣的人。然而這個揣想並不能成立；他揩了一把臉，就在面盆裏搓手巾，預備絞第二把，眼睛直望着她，放出清醒的光，嘴唇是正常的鮮紅色；這怎麼會是受熱昏迷呢？她覺得他這眼光有點可怕，便把自己的眼光移開了；本來要想問的喫了中飯沒有，路上辛苦不辛苦那些話兒早已藏躲得不敢出頭了。

進之確乎有點兒異樣，他自己也靈敏地感到了。往年趕回家裏，一進大門，就有這麼一種感覺，彷彿心頭一鬆，又彷彿突然掉落，正掉在一個又鬆又軟的包圍裏。現在却不然，正同跨進了旅館的門；所有對於前途的經營，對於一切的防護，都足使心兒不得寧貼，因而促進血流的速度。他放下手巾時，就去理帶回的東西，解了這個籃子，取出一些來，又打開那個箱子，取出一些來，顯然是沒有定心的神態。

瑞芝站在旁邊，呆呆地料不出這是個什麼朕兆；又模糊地想，這或者是個不大可愛的夢兒罷；兩手頗想舉起來給他幫忙，但似乎被無形的索子拘束住了。

『瑞芝！』進之放下一個從箱子裏取出來的小鏡架，（金的匡子，雕鏤得極工細，中間是一個女人的相片）坐定下來，注視着瑞芝，『我要給你講一句話。』

『什麼？』瑞芝胸頭惴惴然了，眼睛瞪視着，含有恐怖的神色，彷彿預料不幸的事情馬上要到臨了。

『第一要關照你，你聽了我的話不用傷心。你要明白，要能夠用腦筋去想，（他按着自己的額角）想出我的話是不錯的。』

『什麼？』她再沒有着實詢問的氣力，只是喉間低低地這麼一轉氣罷了；她的鼻上滿綴着汗珠子，眼角隱隱有點兒潮意。

『我不是曾經給你講過，結婚應該把戀愛做根基麼？沒有戀愛的結婚就是牢獄，活活的一男一女就是倒楣的囚徒。不幸我和你都早生了幾年，我們的父母沒有明白這等道理，就把我們送進牢獄裏來了。試想我們兩個曾不曾有過眞實的戀愛？老實說，我並沒有切摯地愛過你；反過來，你又何嘗切摯地愛過我！』

聽到這一句，瑞芝忍耐不住了；抿緊的嘴唇給一腔寃氣衝開，隨即伏在桌上嗚咽着。她攏攏統統想起十年來的經過，十年

來對於進之的操心勞力結果只落得一句『你又何嘗切摯地愛過我，』除了付之一哭又有什麽辦法呢？

『我早關照你不用傷心你且聽我的話。』進之整一整衣襟；他的語調彷彿小學教師的訓話，很和善但又含有嚴肅的意味。『我說我們不相愛並不是揑造的；再進一步想，是相愛的總該彼此了解彼此的心情，試問你能了解我的心情麽？』

她嗚咽得越發劇烈了，却並不去想能不能了解的問題。

『唔，』他略微感得麻煩的樣子，『話還沒有聽完，先是哭，算什麽呢！』他站起來，拍着瑞芝的肩膀，『我給你說，喫了苦的總想排除，入了牢獄的總想脫出過去的時光不要去管牠了，未來的時光自己還作得來主，我們趕快挽救自己罷！像我們這樣沒有戀愛作根據的結婚生活，實在是當初錯的；維持下去，我既無聊，你也乏味，敷敷衍衍做夫做妻，還有什麽意趣？不曾相愛的本不當結婚，現在已經明白了這一層了：我們商量離婚罷！』

瑞芝才放聲大哭起來。驚動了十五歲的侍女阿荷，偸偸地從廚房裏跑出來看，但是看不出什麽情節。她見主婦的哭委實傷心，頗想上前去勸慰，只因主人還是初見，怪不好意思的，便站住了，一手搭在門上。

這眞是晴天的一個迅雷！離婚等的話語，在瑞芝以爲是渺茫的，是在遙遠到不可知的地方的，那裏料到就會降在自己的身上，就會降在現刻的自己的身上呢！她眞同中了迅雷一樣，不能思想，只是號咷大哭。

『不要這麽女人的見解，』他略略推動她的身軀；『動不動就是哭個不休。我說這個話並不只爲着一己，也爲着你；你不是也被陷在結婚的牢獄裏麽？你要明白，要能夠用腦筋去想想出我的話是不錯的！』

這些話對於瑞芝實在太疏遠了，教她有腦筋也沒有方法去用；况兼她正哭着，連能用不能用也不想去試一試。她的身軀晃晃然了，彷彿周圍的一切都在那裏旋轉。

『我的意思是這樣，』他說得特別徐緩，特別着實，因爲後面提示的是具體的辦法，『你當心聽着！我們兩個從此離婚，把夫妻的關係取銷了。但我們認識了十年，從沒有什麽惡感，可以說是很好的朋友。朋友有相助的義務；現在我請你去念書，教你學得一些自立的知識技藝。你要知道自立是最可貴的事情，自己

料理自己的生活，比什麼都快樂呢。」

「那麼，你呢？」她嗚嗚地問。

阿荷這才尋到了一些線索，她想原來主婦不肯去念書，主人責備她，所以哭了；她又想學堂裏眞好玩呢，主婦偏偏不肯去，實在有點傻：一壁想着，一壁調換一隻手，依舊搭在門環上。

「我麼？」進之微笑，略帶滑稽的意味，「我同你一樣，也還是一個我。下半年就事的地方弄妥了，我就做我的事務去。」接着問，「到底你的意思怎樣？」

「全是夢話？那有這麼隨便！」她抽咽得幾乎透不過氣來，這些語音都是間歇地送出來的。

「倒並非夢話；我已同人家商量過，而且人家也贊成我的意思了。你的叔叔他不是有點守舊的麼？我給他寫了好幾回信，把結婚必須以戀愛爲根據的意思告訴他，他慢慢地明白過來，最近給我的回信說，「這一樁確是你們自己的事情，我也不便參與」他對於教你去念書的辦法尤其稱讚，我的周妥。你想，他……」

瑞芝似乎恍忽地向下一掉，掉在深深的一口井裏，更莫想等到一個救援的人。她只有拚命地哭，不自主地震動着肢體；進之再說些什麼，她是完全模糊了。

三

這時候已交深秋，下午的功課完畢了，課堂裏就顯得黯然，一眨眼黑暗便將掩罩下來了。瑞芝一個人靠着窗沿俯視牆下種着的幾株秋葵，花兒都焦萎了，爪形的葉子當風而舞，搖搖地，頗有支持不下的意思。風從對牆反吹過來，她感得一陣寒冷，便回到自己的位次上坐下，一手支着顴頰。

後面宿舍中送來零零碎碎的笑語聲，還夾着幾曲洞簫，這見得同學們正恣情游息，調劑她們終日的辛勤呢。

自從進之到家那一天向瑞芝表示了離婚的意思之後，不到五天，瑞芝的叔父來了。他也發出嶄新的論調，說從前那種結婚方法眞不行，必須以相愛爲根基才有意思；又說進之的話很不錯，這由於他的識見素高，所以會有這個大覺悟。他又勸瑞芝依着進之的話去念書；他說，現在的時代念書是第一要事，女子也要念書，念了書不愁沒飯喫；從前瑞芝不曾去進學校是失著，

然而現在去進還不嫌遲。

瑞芝實在也說不出理由來，爲什麼不應該離婚，她只感得滿胸滿腔都塡塞着不願意。但是進之這麼說了，叔父也這麼說了，不是命中注定了麼？經進之再三地婉言批導，更經過好多場的哭泣，終於決斷地說『那麼，我就去念書罷！』說着，一把尖刀似的悲痛直刺心頭，不由得又放聲大哭，倒伏在桌上。

學校裏假滿開學，瑞芝便被送進來了。教師看她認識幾百個字，簡單的字也可以寫幾個，年紀又這麼大了，便把她編入補習班，肄業相當於高小一二年級的程度。

消息眞是生着翅膀的，牠跟着瑞芝飛到學校裏來了。於是大大小小的學生就得了新鮮的資料。

『是這一個；年紀這麼大了，簡直是個母親。』

『看她黃瘦的臉兒大大的眼眶，說不定時時刻刻會哭的，眞是一副苦命相。』

『結婚十年了，丈夫忽然同她離婚，究竟是擔當不起的悲苦。』

『她沒有知識呢。沒有知識，丈夫自然不要她了。』

這一類細細碎碎的話兒，瑞芝時時聽得半句或是三四個語音，斷然不疑地知道是指自己了。但是除了只做沒有聽見又有什麼辦法呢！兩三個同學走近身邊時，她們這麼相互地擠一擠眼，努一努嘴，喉間發出鄙夷不屑的聲氣『嚇！』或是『嗐！』她們岸然走過去了。

她想自己身上滿印着恥辱的標記，什麼地方總退後一步，該多少有點好處。於是人家叢集的地方她獨避開得遠遠，同學們都在宿舍中取樂，她便在空空的課室裏獃着；非至必不得已時，決不向同學們開口說話，接觸不多，相好一點的同伴也就沒有一個；但是這些對於她都不見十分難堪，原來她一向圈禁在沒伴的家庭裏，喜羣的天性早已被遏抑得沒有蹤影了。

這天傍晚，她獨坐課室中正在思索一個切心的問題。這已經思索了好幾天了，只是提不起一些果斷的勇氣，不能便依着做去。

自從離開家庭，來到學校，她漸漸地感到生活確然有倚賴與自立的分別。她見算學教師李女士家裏頗有一點錢，但她並不依靠家裏，自己料理自己的一切之外，還幫助一個舊學生去

進大學校念書。她又見當舍監的楊太太，她的丈夫在縣裏當一個科員，三個兒子全在中學校裏了，却還要出來擔任這學校裏的職務，彷彿非此不可的樣子。她們都極有興趣教書管事，閒時和同學們隨便談話，沒有一刻不是快活起勁的。這些情形促起了瑞芝考求的念頭，『她們不是很舒服的麼？爲什麼不愛舒服，偏要出來當教員？』她想起了自己的往事了，『像從前那樣的生活，究竟能不能稱爲舒服？喫是不愁的，穿是不愁的，一切使用也大略備具，當然不能說不舒服了。但是做的是瑣瑣屑屑的事，大半又是爲他做的；他高興了，方才前來談幾句話，否則只有眼看他坐着做功課，出門望朋友；後來幾年他到外邊去念書了，一去就是一整年，來信是請別人代念的，只是稀稀疏疏的幾句平常話：他曾說什麼被送進牢獄，這個話也不錯，像這樣，不就是不帶鍊不上鎖的坐監麼？』接着她再向底裏想進去，（突然的變故與深刻的悲哀使她化成神經質的氣分了）『我爲什麼要去坐這個監？假若不坐又將怎樣呢？——還不是要換得個不愁喫，不愁穿，才去坐這個監麼！假若不坐，就什麼也沒有，簡直不能活命。定要坐了監才得活命，雖然一切都不愁，到底算不得舒服。這就可知道李女士楊太太時常快活的原由了；她們不在牢監裏過活，她們做有道理的事務，她們喫自己的，穿自己的，什麼拘束也沒有，什麼人都不依賴，還不該高高興興地做一世人麼？啊，他們說的自立最可貴，確實是有意思，確實是有意思！』她想到這里，對於離婚的事情便彷彿解鬆了好幾道切心的繩索；却又引起了一腔強烈的悔恨：恨當初父母不曾給她一點自立的知識技能，恨十年來的光陰如癡如夢地白白消費了，又恨學校裏的功課不能夠一口氣吞了下去。結果是連忙翻出教科書來很命地看一會，念一會；如其半夜醒來時想起了，便默默背誦那書中的語句。

隨附這些思慮而起的疑問是這樣，『現在來此念書，一切還靠着他的資助，這是該不該的？』她看不起自己了，覺得這新印上的恥辱的標記，比較舊的更見深刻，更是不可磨滅。『從前依靠他，總算彼此有點兒關係；現在關係都沒有了，却還受他的施與，這算什麼呢！惟有奴僕，惟有奴僕，主人用不到他了，便給他一點賞錢，教他走路！難道眞是下賤的種子，起先做了囚犯，接着還要做奴僕麼！太糊塗了，太不聰明了，竟弄成這麼一個大錯

誤！』

於是一方面狠命做功課，一方面對於做功課這件事抱着異樣的不安；念一句書，寫一個字，都在使用着主人遣散的賞錢，也就在續續地表露所受的恥辱。假如有什麼方法，能夠把這一層恥辱洗淨了，她覺得其外的寃抑也就不足數了。醒時念着，夢裏也念着的，聽聽教師的講授，忽地又兜上心來的，無非是這一樁。

她應該讚賞自己的聰明，居然想出了一個方法；如其辦得到時，誰都不必去依賴，可以定心安神地在這里念書。但是她不能預料必定成功：向來不曾同人家辦過交涉，又不知是容易還是麻煩的。假若交涉無效，徒然留下一個話柄，依靠他人的恥辱還是洗滅不掉。因此就不敢輕易進行，只在心頭一回兩回地盤算。可是想到了自己現在的地位，想到了無名目地依靠尤可卑鄙，又覺這唯一的新路徑非得立刻冒着險去探試一下不可。但是又惴惴地不敢就拔足前進：她陷在這遲疑的境界中已經好幾天了。

她凝想了一會，突然站立起來，堅決地自語道，『不要這麼沒有膽量，從今以後，是靠着本領同膽量過活的日子了！』她越想越覺得現在的地位太過難堪，欲求解免，只有進行這想到的一個法門。雖然成不成未可斷定，但姑且一試，總比耐着不試多一點兒希望。『進行罷！進行罷！什麼不成功，什麼落個話柄，全是沒有的事，又何用去想着牠們！前途有的是快慰，有的是成功！』忽然表現多血質的氣分，在她已往的歷史中恐怕是沒有先例的。

這時候天已暗下來了，窗外的粉牆蒙着灰色，室內更是朦朧，却似乎比平時廣大了許多，因而見得空虛。若斷若續的鴉聲『呀……呀……』又低又慢，顯然是一種不大高興或是沒有氣力的聲調；然而牠們完畢了一天的工作了。

樓梯上有人上來了，走到課堂外面的抱廊了。瑞芝聽慣了這個人的步調，輕輕的却又緊促的，不用尋思，立刻知道是算學教師李女士。待她走到課堂門首，一個可愛的人影兒呈現於眼前時，便輕欵着隨說道，『李先生，我在這里。』

『是誰？』李女士走進課堂，定睛端相，『原來是瑞之。你一個人在這里麼？』

『是一個人』，瑞芝迎上去與李女士相對立着。

『你來幫同我尋一尋罷。』李女士拉着瑞芝的手，輕快的笑聲便送出來了，『你想我也算得糊塗了；一疊的算草，是用銅釘釘着的，剛才看看却少了一張第五張。找來找去找不到，疑心掉在教桌的抽屜裏了。但是天暗下來了，我們只好瞎摸。』說着，又是幾聲輕快的笑。

『我想起來了』，李女士忽把瑞芝的手揑得緊一點，意思是止住她的走開，（她本想去開教桌的抽屜了。）『一向想給你說，總被旁的事情岔開了，現在正是個機會。你自從來了以後，常是默默地不同人家在一起，這是不大好的，我很想勸勸你。我們的興趣全在乎有許多的同伴，大家一起做事，一起取樂，就覺得一天天都是甜的。倘若不聲不響，孤孤單單，不用說生趣是索然了，就是影響到身體的弊害也不在少處。學校裏有的是同學和教師，你何妨從中選擇，看有性情相投，趣味相同的，你就自認爲她們的朋友。你既自認爲她們的朋友，她們當然也認你爲朋友：你就再不用這個時候獨居在這里了。你聽她們在那邊何等熱鬧！（宿舍中正送出一陣歌聲，和着洞簫，還有人擊掌按着節拍。）我希望你也加入她們的羣裏，不要躲來躲去只是默想。』昏暗中，看不出她面部的表情是怎樣，但聽她的語調，瑞芝如聞慈母的體貼撫慰，眼淚幾乎偷跑出來了。

『是，我要依着先生的話，』瑞芝輕聲回答；同時同學們對於她的那種態度浮現於眼前，禁不住一滴滴熱淚掉下來了。忽而猛醒似地想，『這是個進行的機會，再不要錯過了！』便把眼淚忍住，私幸在暗中不曾給李女士看見；隨卽故作鎮靜地說，『我要向先生們請求一件事情，不知能不能現在給先生說了？』

『什麼事情？』李女士感得興趣，出之以誘導的聲調。『你現在給我說了，我可以同諸位先生商量。』

『我以前的經歷，我爲什麼到這里來念書，雖不曾明白講述過，先生們一定知道的了。』她覺得有點兒氣促，深長地透了一口氣，續說，『這些我都不怨，所以也沒有什麼難過，只有一點，現在想想是我的大錯失；我負着這一個大錯失，彷彿繩索綑着身體，尖刀刺着心頭，不論醒時夢裏，無非是痛苦的時刻。就是我不應該受了從前的丈夫的幫助來到這里念書。這在他原是好意，讓我學得一點本領好過活，但在我算是什麼呢！我用什麼名

目可以受他的幫助！我想離婚並不是恥辱，惟有這一點才眞是恥辱呢！』

李女士很受感動，默不作聲；又一手也去捏着瑞芝的手，就成合捧的姿勢。

『我想請求先生們給我擔任學校裏的雜務，整理東西也好，灑掃各處也好，只要能夠做的都願意做；同時讓我做個特別的免費生。如蒙先生們許可，我總算把自己的勞力幫助自己，我總算洗脫了很深的恥辱，從此便一心一意求學，再也不默默地獨想了！』她的感情盛極了，禁不住又滴下淚來。

『這一定辦得到，我想諸位先生沒有不贊同你的見解的，』李女士默歎着說。她來找東西却找到了意外的珍寶，頗感到一種探險成功者的慰悅。

一個月之後，進之託人送零用錢來時，瑞芝回答那個人說，『謝謝你，請你把這個錢帶回給沈先生罷。再請你轉致一聲，以後也不用送錢來了。』

四

六年又過去了。

這時候瑞芝已經讀完了中學的功課，離開學校，在一家書局裏擔任書記的事務了。每天早上八點鐘她就到局辦事；除了喫飯喝水而外，不停手地寫寫寫直到午後五點鐘方才停筆，回到她的寓所。寓所是租的人家的一間樓面。一個榻，一張桌子，幾張椅子，兩個箱子，是她僅有的財產。桌子上一架橢圓形的鏡子，鏡框上鍍着的鎳不知那里去了，顯出花花斑斑的鏽痕。旁邊一個長方的硯臺，一隻天青色的水盂寂寞地並排供着。——再沒有旁的東西了。有時從稀疏的窗縫中吹進些煤灰來，有像米粒大，有像黃豆大，掉在桌子上，就此陳設着，也算破破簡單的空氣。牆上掛一幅水彩畫，是一個同學送給她的（她在校的後兩年居然有朋友了，向來揶揄她的同學們也把她忘記了）畫的是西湖的湖心亭。此外有墨筆寫的大字王字，鉛筆寫的歪歪斜斜大大小小的亞剌伯數目字，是從前住在這里的孩子們的書法成績。

當她進了書局，第一次領到薪水時，感得莫可名狀的快適。錢放入衣袋裏了，一手在外面按着，禁不住想道，『是第一次是

勞力的代價！幾年來希望着的自立生活開始了：住自己的，喫自己的，穿自己的，我也得嘗嘗這快樂的滋味了！』於是那隻手按得更緊一點。回到寓所裏計算一下之後，除開一月的費用，還多好幾塊錢。就買了一件羊毛衫送給李女士，——就是牆上那幅水彩畫的作者。

但是，領了好幾回薪水以後，感覺也就平淡了。這本是分內的獲得，正同凡是生人總能吸到空氣一樣，又有什麼可喜呢！同時她却別有新鮮的感覺，是前此不曾有過的。在書局的時間，低下頭來儘是寫寫寫，倒也沒有什麼。可是在到局或回寓的途中，這種新感覺就輕輕扣她的心門了。『一回一回進局去，又一回一回出局來，天天總是這一套，算什麼呢？明知不要這樣就等於拒絕獲得，辦不到的；但是有了這一些些的獲得，就一切都了麼？』這樣想時，她的步子就改得懶懶地了。至於獨在寓所裏，看夕陽戀着牆頭，或者見那月兒若有意若無意窺覷着她的當兒，這種新感覺竟老實不客氣闖進她的心裏去了。她彷彿覺得掉落在無邊的空虛裏，儘掉儘掉，只是碰不到一點實在的質地，所以無從靠一靠身體，甚至無從點一點腳；又彷彿在無邊的黑暗中航行，不知道將要達到什麼地方去，還是將永遠達不到什麼地方，終於是這樣盲目的航行。她回想幾年來的學校生活，那種味道眞好；功課是天天新鮮的；看一歇書，散一會步，都是有意思的；對於明天，對於後天，都覺得可愛，因爲希望在那里不絕地閃耀牠的光輝。但是現在，現在全變了！工作既這樣死板，前途又暗得漆黑，越是想辨辨嘗到的滋味，越見得淡到白開水一般。她不免戀戀於過去了；假若能夠回到那如夢如仙的學生時代去，她再不願意離開了。然而怎麼能夠呢！於是悵然凝視，幾乎忘了身在那里；直到天黑下來了，或者月兒跑開了，或者樓下的孩子突然哭了，才覺醒過來，重又記起有個自己。

她最相好的朋友是黎女士。同在學校裏的時候，自然時常在一起。及到出了學校，黎去當人家的家庭教師。彼此事務完畢，不是瑞芝到黎的家裏去，就是黎到瑞芝的寓裏來，談這個，說那個，有時也許默然相對，總覺得十分安適。直到夜色深了，一個才辭別回去，也有好幾次就此住下了。但是慢慢地，一種新的情感滲入黎的心裏，不由她不同瑞芝疏淡一點。瑞芝去看她，她先已出去了；或者在寓裏等她，却等了個空：這等事情，幾乎壘連地發

生。這個給與瑞芝強烈的激刺，彷彿突然一交，震盪得心胸中空洞難熬。所謂新鮮的感覺大概就從這個上邊萌生了。

黎到那里去了呢，瑞芝是知道的；不願意她去是當然的事，但又很能原諒她。她們常常談起以下這些話：

黎說，『這中間有性質上的不同；有了他，我們的感情就會改淡，那是沒有的事。』她總是嚴正地申誓的態度，自然也含着不少的體貼安慰的情調。

『不會改淡麼？看實況就是了，也不用空口去說牠。』瑞芝總是悒悒的神色，表示不反對的反對。可是她又常常轉過來說，『但是我願你不要為了我，便把整個的心留下一部分來才去對他。相愛須要整個的心對着整個的心；這一層，我相信到二十四分。——現在我眞相信了。你要把我忘記得乾乾淨淨，整個的心全付與他。這樣，你會得到意想不到的快慰。』她悲苦地說着，有時就滲出淚滴來。

『你又來了，』黎呈露處女的嬌羞，棒着瑞芝的臉，或者抱住她的臂膊，『這值得什麼傷心！你記着，我是你的朋友，我永遠是你的朋友！』

黎雖然有這樣的話，但是瑞芝因寂寞無伴的悲苦而感到前途的空虛與暗昧，却是明白顯著的事實。

這一天是黎的婚期；改從新的禮俗，只由兩新人邀請一些至好的親友開個茶會。瑞芝當然是被邀請的。然而她決意不去；是結婚，是黎的結婚，她怎麼擔當得住呢！可是早一天黎親自來勸駕了，說『明天沒有你，我就減損了一半的快樂，這婚禮也要消失了一半的光輝。你愛我，應該為着我屈一屈駕。』明天才過午刻，便派馬車到書局裏來迎接。這教瑞芝沒法推委了，只得告了半天的假，乘着馬車逕去。

這茶會借人家的別墅裏舉行。那個別墅並不寬大，却頗有結構。荷葉新生的池沼抱着一個軒敞的水閣。對面是一帶假山，並不瑣瑣碎碎地疊着一些湖石，只把石頭適當地堆砌在土阜上，又錯落地種植些竹樹，很能得眞山的姿致。山下沿池一列碧桃樹，正然燒似地開着絢紅的花。水閣的後面是一片草砰。草砰盡處幾十棵高樹，望去深陰濃綠，彷彿祕藏着無窮的幽境。

天氣很和暖，陽光異樣地輝耀；濃綠的彩色聯成一片，閃現青春的生意。不論是誰，在這麼一個境界中，總會感到生命須得

愛力來潤澤這個意思，以及一種微醉薄倦似的春感。

水閣中鼓掌聲揚起來了。

黎同她的新郎並肩站着，齊向賓客們深深點頭，臉上都浮着甜美的笑意。黎穿的是一色淡湖的衣裙，裁剪得頗寬大，風從池上送來，衣襟裙圍飄飄吹舉，顯出軀體的自然的美。新郎穿着淺灰的春服，軀幹較黎高一點，姿態正直，鼻子很高，眼睛射出英銳的光：正是個健全的青年的模型。

擊掌聲滅，賓客們的祝賀語開始了。有的說他們從戀愛而進於結婚，乃是一種理想的實現，足以紀念的價值，應不亞於事業的成功與品物的發明。有的說他們各擅戀愛的藝術，一攜手，一對笑，都是至高無上的創作品；今天所紀念的在於更進一步，從此以後，他們將愈益努力，產出更豐富更妙美的創作品呢。一個淡紅衣的女郎含嬌帶羞地站起來說，『我們客人的祝賀語也說得夠了。你們兩位受了我們的禮物，該有點兒回贈我們所要求的回贈是你們以前的「浪漫司」；兩個都要講，誰也不能抵賴。講罷，講罷，我們聽！』她的臉漸漸泛紅，而且延到頸際了；熱情的增高使她再站不住，便跌倒似地坐下來，作閉着眼睛，把頭側枕在她同伴的青年的肩上。

一陣的掌聲又爆發似地揚起來，中間夾着『浪漫司！……浪漫司！……講！……講！……都要講！』全是慫恿的聲調。

水閣中忽然沈寂，衆人都凝心靜待浪漫司的開端。四圍繁碎的鳥語覺得清朗起來了。

『沒有什麽可講，』黎極柔軟地說，眼光斜睨着新郎。

『不能的！……不能的！……總得講一講！……一小節也好！』又是一陣的慫恿。坐在新郎旁邊的一個客人就把新郎亦扶亦抱地推起來。衆人又鼓掌響應着。

新郎知道推委是不成的了，便略略鞠躬說，『我來講，我們的浪漫司是這樣的：她愛我，我愛她。』說罷便脫逃似地坐下，上排的牙齒嚙着下唇，把笑來忍住。

賓客們感得一種滑稽的趣味，禁不住哄然笑出來；但也感得不滿足，便隨口嚷着『那有這麽空的！……那有這麽短的！』

出其不意，黎自動地站起來了；一手掠着鬢髮，一手輕按桌子，說，『我也來講了罷。我愛他，他愛我：這就是我們的浪漫司。』

她很輕快地坐下；低下頭來避人家的笑眼，便教人家全見她一

頭的美髮。

這把滑稽的趣味增得濃些，衆人又哈哈地笑起來。

『抄襲的不算數？抄襲……』零零星星的玩戲的攻擊不知從那幾個笑着的人的口裏發出來。

剛才要求他們講浪漫司的淡紅衣的女郎又發言了，她舉起一隻手招動着『我們要知道這並不是抄襲；乃是兩個人一個心，一個心自然想出同樣的意思來』她說着略帶驕傲的神色環看衆賓，彷彿一顆明星在羣星中間閃耀。

衆人覺得這話有妙趣又是輕輕爽爽的一陣鼓掌。

全座的人都快樂，都如喝着靑春之酒，淪肌浹髓全是愛與生意；他們這麼無心地鼓掌，恣情地笑這樣那樣地說些風趣的話，都足以表示他們是憂傷的化外之民。

但是，有一個人默默地靠窗坐着，隨意的梳掠與穿着，在彩色與嚴妝的圍繞中顯得分外黯淡笑容偶而勉強地浮上她的臉；兩手似乎特別沈重舉起來拍着是艱難的事情。她全異於其他的客人；當此歡會所見所聞都含快樂的情調，她卻傷感了，覺得這些全不適宜於她；因而懊悔自己主意不堅，不會貫徹不到這里來的初念。

這個人當然是瑞芝了。她見黎並不殷勤招呼她，只是剛見面的時候談了幾句話隨後就彷彿沒有她在場的樣子，不免頗有點悒悒。她剛才在馬車中也頗努力構想這將臨的愉快，以為黎一定招待她看做最尊榮的貴客，刻刻不離開地表示友誼的親密，更把她介紹給所有的賓客，說『這位是我生平最相好的朋友，今天能得她來到這里，最是我們這婚禮的光榮！』她這麼想時，就覺得去去也有點意味。但是到此刻，她的幻想的夢已經破裂了！只把幾個月來的沈憂深悵重又鉤起，而且在上邊增濃了好些的色彩。『不該來的！不該來的！』她想着想着，正同衆賓的拍掌歡笑一樣地重疊。

她看黎這樣似驕傲似羞澀的態度，對於新郎表示軟媚的依戀，說幾句話又這樣嬌癡輕巧，都似乎是故意的舉措，專為着她而發的；惟其這樣，才襯托出她的孤單，她的拙劣，她的遲暮。尤其不可堪的，十餘年前初婚時的殘影突然閃現於腦際，那種甜甜的麻麻的滋味，彷彿還可以想見；但是隨後的陳蹟立刻跟着顯現，更一閃便又想到了將來：那不是一段傷心一團漆黑麼！

她又看許多客人這樣恣情地笑，熱烈地拍掌，飄飄逸逸地說些風趣的話，似乎是特地向她擺架子；彷彿說『我們有伴侶，有男女的愛情，有無盡量的快樂，有如花似錦的生命！你沒有，一絲一毫也沒有，配在我們的旁邊麼！』又彷彿說『黎所有的是美滿，是幸福，是前途的光明，我們所以祝賀她！你沒有，終生終世也沒有，還不冷冷靜靜去躲在暗頭裏，却到這里來露頭面，好不害羞！』

她覺得胸頭塞緊了；全身如同細着繩索，沒有一處不拘攣得難受：正像獨自一個陷落在很毒的仇敵的包圍裏。

這時候大家開始用茶點了。盃碟的傳遞，喁喁的軟語，一個青年的臉與一個脂粉的臉的貼近，時時發出的蕩人心魂的笑聲，把這水閣子化成情人戀友的大會場了。茶是甜的，糖果是甜的，……什麼都是甜的。

但是，這些對於瑞芝却是更甚的壓迫。她不想哭，也不怨恨什麼，只是不堪地悒鬱和悵惘。

沒有一個人理她，也沒有一個人問她為什麼不喫點東西，似乎大衆始終不曾知道有她在這里。

她趁賓客們散開來隨意園游的機會，便從草坪東南角的一個蕉葉門裏溜了出去；也沒有一個人留住她送她。

回到寓所，給溫暖的陽光曬得有點暈眩了。

房東奶奶見着她，很感興味地問，『賀了黎小姐的喜事回來麼？她這麼漂亮，今天做新娘，一定打扮得天仙一般了。新郎想也是出色的？——不知道是幹什麼的？』她停了鍼線端相着瑞芝，只待咀嚼她嘴裏掉下來的珍聞。

『我沒有去』，瑞芝又是一陣不高興，頭也不回就跨上樓梯。

『回來得這麼早』，房東奶奶似乎詢問似乎自語地說，重又穿起她的鍼線。

去了，鎖門呀地開了。

『又來到這牢獄裏了！，阿牢獄！』瑞芝頹然靠在窗沿，模糊地想到從此以後，來這房間裏的只有她同她的影子了。什麼時候才離開這里，什麼時候才有點安慰，她完全不知道；前途只是一團漆黑！

鏡子的反光在她眼前耀着，她無意識地湊近去，看看自己的臉。細的皺紋網滿了額角，眼睛現出無力的滯光，臉皮乾黃，生

着點點的雀斑，嘴唇淡得可憐，額髮也漸次稀疏了。十餘年前的小影突地湧現，與現在這個全不相同。她看見自己的眼眶裏滾出淚珠子來了。

溫煖的陽光在對面的牆上閃爍着；藍色的晴空沒有一絲浮雲；不知在什麼地方的嗡嗡的蜂鳴，似乎帶着花的香氣：正所謂春光如海呢。

可惜春光不是她的了！

一九二四年，八月，十二日，作畢。(R)

新近逝世的海洋文學家

從予

康拉特以一八五七年生於烏克蘭(Ukraine)，本名Teodor Josef Konrad Korzeniowski，惟普通則多稱爲Josefph Conrad。他的父母都是波蘭人，從事革命，爲俄政府流配至西伯利亞。他的生涯的大半差不多是消磨在海洋的壯遊，直至四十歲這年，因在剛果(Congo)染了熱症，不得已始與海洋相別。他選定英國的肯特(Kent)爲終老的地方，而從事於文學上的努力。二十多年來，他差不多每年都有一種英文的著作出版。這些都是以海洋的壯遊爲背景的小說，在枯寂單調的英文學界，眞不啻是異軍特起，另外闢出一條新路來。可是說起來很奇怪，康拉特的知道英文，還不過是二十歲以後的事。他在年青的時候，因爲是波蘭人，除波蘭文及法文外，對於英文實在一點也不認識。然而現在他的文筆之佳，竟可媲美吉卜林，爲海洋文學的鉅子。一則固由於他能窺測人心的秘奧，然而若不是他具有描寫人生的內部的藝術手腕，又曷足以致此呢？

他的著作，有"The Nigger of the Narcissus,""Lord Jim,""Nostromo,""Chance,""Victory,""The Rescue,""Typhoon"等。去年出版的"The Rover"實是他最近的一部海洋小說。茲據倫敦八月三日電稱，此偉大的海洋文學家已以六十有六之年與世長逝。文學界諸君，這是多少的悵惘呀！

愛的教育（原名Curoe）（續）

意大利 Edmondo de Amicis 著

夏丏尊譯

第六卷　三月

夜學校　二日

昨晚，父親領了我去參觀夜學校。校內已上了燈，勞動者漸漸從四面集來。進去一看，見校長和別的先生們正在大發其怒，據說方才有人投擲石子，把玻璃窗打破了。校役奔跑出去，從人羣中拖捉了一個小孩來。這時，住在對門的斯帶地跑來說：

『不是他，我看見的。投擲石子的是勿蘭諦。勿蘭諦曾對我說：「你如果去告訴，我不干休你！」但我不怕他。』

校長先生說勿蘭諦非除名不可。這時，勞動者已聚集了二三百人。我覺得夜學校眞有趣，有十二歲光景的小孩，有才從工場回來留着鬍鬚而拿書本筆記簿的大人，有木匠，有黑臉的火夫，有手上惹了石灰的石匠，有髮上滿着白粉的麵包店裏的徒弟。漆的氣息，皮的氣息，魚的氣息，油的氣息，——一切職業的氣息都有。還有砲兵工廠的職工，也着了軍服樣的衣服，大批地由伍長率領了來了。大家都急忙覓得了坐位，俯了頭就用起功來。

有的翻開了筆記簿到先生那裏去求說明，我見那個平常叫作『小律師』的穿美服的先生，正被四五個勞動者圍牢了用筆改削着甚麼。有一個染店裏的人，把筆記簿用赤色青色顏料裝飾了來，引得那跛足的先生笑了。我的先生病已愈了，明日就可依舊授課，晚上也在校裏。教室的門是開着的，由外面可以望

見一切。上課以後，他們眼睛都不離書本那種熱心，眞使我佩服。據校長說，他們要想不遲時刻，大概都不吃正式晚餐，甚至於有空了腹來的。

可是，那年紀小的經過半時間光景，就要伏在桌上打盹，有一個竟將頭靠在椅上睡去了。先生用筆幹觸動他的耳朵使他醒來。大人都不打磕睡，只是目不轉瞬地張了口注意功課。見了那種有鬍了的人坐在我們的小椅子上用功，眞使我感動。我們又上樓去到了我一級的教室門口，見我的坐位上坐着一個鬍鬚很多的手上縛着繃帶的人。大概是在工場中被機器傷了手的罷，慢慢地正在寫着字呢。

最有趣的，是那『小石匠』的長大的父親，他滿滿地就坐在『小石匠』的坐位上，把手托着頤，一心地在那裏看書。這不是偶然的，據說他第一夜到校裏來，就和校長商量：——

『校長先生，請讓我坐在我們「兔頭」的位子裏罷！』他無論何時都稱兒子爲「兔頭」的。

父親一直陪我看到課畢，才走去到了街上，見婦人們都抱了兒女等着丈夫從夜學校出來。在學校門口，丈夫從妻手裏抱過兒女去，把書册筆記簿交給妻的手裏，大家一齊回家。一時街上滿了人聲，過了一會，卽漸漸靜去，最後只見校長的高長瘦削的身影，向前面消失了去。

相打　　五日

這原是意中事。大約匆蘭諦因爲被校長命令退學，想對斯帶地報仇，有意在歸路上等候斯帶地的。斯帶地是每日到大街的女學校去領了妹子回家的，雪爾維姊姊一走出校門，見他們正在相打，就嚇慌了逃回家裏。據說情形是這樣：匆蘭諦把那蠟布的帽子歪戴在左耳旁，躡趕在斯帶地的後面，故意把他妹子的頭髮向後猛拉，他妹子幾乎仰跌到地，就哭叫了起來。斯帶地急回頭去，見是匆蘭諦，那神氣好像因爲比自己大得多，以爲那傢伙是不敢作聲的，如果他說甚麽，就把他打倒的樣子。

不料，斯帶地却毫不恐怕他雖小的，竟跳過去攫住敵人，舉拳打去。但是還未打着，反被敵人回打得個不亦樂乎。這時街上除女學生外沒有別人，無人前去把他們拆開。匆蘭諦把斯帶地翻倒地上，拳如雨下，一瞬間斯帶地耳朵也破了，目也腫了，鼻中

流出血來。雖然如此，斯帶地仍不屈服，怒罵着說：

『要殺就殺，我總不饒你』

兩人或上或下，互相扭打。一個女子從窗口叫說：『但願小的勝！』別的也叫說：『他是保護妹子的，打呀！打呀！打得再厲害些！』又罵勿蘭諦：『欺侮這弱者卑怯的東西！』勿蘭諦狂也似地扭着斯帶地。

『服了嗎？』

『不服！』

『服了嗎？』

『不服！』

忽然，斯帶地掀起身來，拚了命撲向勿蘭諦，用盡了力，把勿蘭諦抑倒在階石上，自己在上面騎着。

『啊！這傢伙帶着小刀呢！』旁邊一個男子叫着，跑過來想奪下勿蘭諦的小刀。斯帶地憤怒極了，忘了自己，這時已用了雙手把敵人的手臂捉住，咬他的手，小刀也就落下。勿蘭諦在手上流出血來，恰好有許多人集合了，把二人拉開，勿蘭諦狼狽遁去了。斯帶地滿臉都是傷痕，一目漆黑，一面又帶着戰勝的矜誇，立在哭着的妹子身旁。有兩三個女小孩替他拾集着散落在街上的書册和筆記簿。

『能幹！能幹！保護了妹子了。』旁人說。

斯帶地把革袋看得比相打的勝利還重，將書册筆記簿等一一查檢，看有無遺失或破損的，用袖把書拂過，又把鋼筆的數目點過，仍藏在原藏的地方，然後像平常的態度向妹子說：

『快回去罷！我還有一問算術未演出哩！』

學生的父母　六日

斯帶地的父親，恐自己的兒子再有遇見勿蘭諦那樣的事，今天特來迎接。其實勿蘭諦已被送入感化院去，不會再出來了。

今天學生的父母來的很多。可萊諦的父親也到，容貌很像他兒子，是個瘦小敏捷，頭髮挺硬的人，上衣的鈕孔中帶着勳章。我差不多已把學生的父母如數認識了。有一個灣了背的老婦人，領了在二年級的孫子，不管下雨下雪，每日總到學校裏來走四次。替孫子着外套呀，脫外套呀，整好領結呀，拍去灰塵呀，整理筆記簿呀。在這位老婦人恐怕是除了這孫子以外，對於世界已

無別的想念了罷。還有，那被馬車碾傷了脚的洛佩諦的父親砲兵大尉，也是常來的。洛佩諦的朋友於回去時去抱洛佩諦，他父親就去返抱他們，當作還禮。如果那是着粗衣服的貧孩更非常愛惜，向着他們道謝。

其中也有很可憐的事：有一個紳士，原是每日領了兒子們來的。他因爲一個兒子死了，一個月來只叫女僕代理伴送。昨天偶然來校，見了亡兒的朋友，躲在屋角裏用手掩面哭泣了起來，被校長看見，就拉了他的手同到校長室裏去了。

父母之中，有的能全數記着自己兒子朋友的名氏。間壁的女學校或中學校的學生們，也有領了自己的弟弟來的。有一位以前曾做過大佐的老紳士，見學生們有書册筆記簿掉落，就代爲拾起。又在校裏時常看見有衣服華美的紳士們和頭上包着手巾或是手上拿着籃的人共談着校裏的事情，說甚麽：

「這次的算術題目煩難哩！」

「那個文法課今天是敎不完了」。

同級中一有生病的學生，大家就都知道。病一全愈，大家就都歡喜。今天那克洛西的賣野菜的母親身邊，圍立着十個人光景的紳士及職工，探問與我弟弟同級的一個孩子的病狀。這孩子就住在賣菜的附近，正患危險的病呢。在學校裏無論什麽階級的人，都成了平等的友人了。

七十八號的犯人　八日

昨天午後，見了一件可感動的事。這四五天來，那個賣野菜的婦人遇到代洛西，總是用了愛敬的眼色注視他。這因爲代洛西自從知道了那七十八號犯人和墨水瓶的事，就愛護那賣野菜的婦人的兒子克洛西——那個一手殘廢了的赤髮的小孩——在學校裏的時候替他幫忙，指敎他所不知道的，或是送他鉛筆及紙類。代洛西對於他父親的不幸，很是感動，所以把他像自己的弟弟一般地愛待着。

賣野菜的母親這四五天中見了代洛西，總是釘了眼睛看他。這母親是個善良的婦人，是只爲兒子生存着的。代洛西是個紳士的兒子，又是級長，竟能那樣愛護自己的兒子，在她眼中看來，代洛西已成了王侯或是聖人樣的人物了。每次注視了代洛西，好像有甚麽話要說而又不敢出口的樣子。到了昨天早晨，畢

竟在學校門口把代洛西叫住了，這樣說：

『哥兒眞對不起你！你把我兒子那樣愛護，不肯收受我這窮母親的記念物嗎？』說着從菜籃裏取出小小的果子盒來。

代洛西全身統紅了。就明白地謝絕她說：

『請給了你自己的兒子罷！我是不受的。』

那婦人難爲情起來了，支吾地辨解着說：

『這不是甚麼了不得的東西，只是些微的方糖哩！』

代洛西仍舊搖着頭說『不。』

於是那婦人赧然地從籃裏取出一束蘿蔔來：

『那末請收了這個罷！這還新鮮哩——請送與你母親！』

代洛西微笑着：

『不，謝謝！我甚麼都不要。我願盡力替克洛西幫忙，但是甚麼都不受的。謝謝！』

那婦人很慚愧地問：

『你可是動氣了嗎？』

『不不。』代洛西說了笑着就走。

那婦人歡喜得了不得，獨語說：

『咿呀！從沒見過有這樣漂亮的好哥兒哩！』

這事總以爲這樣就完了，不料午後四時光景，做母親的不來，他那瘦弱而臉上有悲容的父親來了。他叫住了代洛西，好像覺到代洛西已經知道了他的祕密的樣子，把代洛西只管注視，用了悄然的溫和的聲音和代洛西交談：

『你愛護我的兒子，爲甚麼竟那樣地愛護他呢？』

代洛西臉紅得像火一樣，他大概想這樣說罷：

『我的愛他，因爲他不幸的緣故。又因爲他父親是不幸的人，是忠實地償了罪的人，是有眞心的人的緣故。』可是究竟沒有說這話的勇氣。大約是因眼見着曾殺過人，曾住過六年監牢的犯人，心裏不免恐懼了罷。克洛西的父親似乎已覺到了這層，就附着代洛西的耳朵低聲地說，說時他差不多是震慄着的：

『你大概是愛了我的兒子，而不歡喜我這做父親的罷？』

『哪裏，哪裏！全沒有那樣的事。』代洛西從心底裏這樣叫了說。

於是，克洛西的父親走近攏去，想用腕勾住代洛西的項頸，終於不敢這樣，只是把手指插入那黃金色的頭髮裏撫摸了一

會。又眼淚汪汪地對着代洛西，將自己的手放在口上接吻，其意好像在說，這接吻是給你的。以後他就攜了自己的兒子，急速地走了。

小孩的死亡　十三日

住在貢野榮的人家附近的那個二年級的小孩——我弟弟的朋友——死了。土曜日下午代爾卡諦先生哭喪了臉來通知我們的先生。卡隆和可萊諦就自己請求抬那小孩的棺材。那小孩是個好孩子，上星期才受過賞牌，和我弟弟很要好，我母親看見那孩子，總是要去抱他的。他父親戴着有兩條紅線的帽子，是個鐵路上的站役。昨天（日曜日）午後四時半，我們因送葬都到了他的家裏。

他們是住在樓下的。二年級的學生已都由母親們領帶了，手裏拿了蠟燭集在那裏了。先生到者四五人，此外還有附近的鄰人們。由窗口望去，赤帽羽的女先生與代爾卡諦先生在屋子裏面啜泣，那做母親的則大聲地哭叫着。有兩個貴婦人（這是死去的孩子的朋友的母親）各拿了一個花圈也在那裏。

葬式於五時正出發。前面是執着十字架的小孩，其次是僧侶，再其次是棺材——小小的棺材，那孩子就住在裏面！表面罩着黑布，上面飾着兩個花圈，黑布的一方，掛着他此次新得的賞牌。卡隆，可萊諦與附近的兩個孩子大家把棺材扛着。棺材的後面就是代爾卡諦先生，她好像死了自己的兒子一樣地哭。其次是別的女先生，再其次是小孩們。這裏面很有許多是年幼的小孩，一手執了菫花，很怪異地向着棺材看，一手由母親攜着。母親們手裏執着蠟燭。我聽見有一小孩這樣說：

『我不能和他再在學校裏相見了嗎？』

棺材剛出門的時候，從窗旁聽到哀哀欲絕的泣聲，那就是那孩子的母親了。有人立刻把她扶進屋裏去。行列到了街上，遇見排成二列走着的大學生，他們見了掛着賞牌的棺材和女先生，都把帽子除下。

啊！那孩子掛了賞牌長眠了！他那紅帽子，我已不能再見了！他原是很壯健的，不料四日中竟死了！聽說臨終的那日，還說要做學校的宿題，曾起來過，又不肯讓家裏人將賞牌放在床上，說是要遺失的。啊！你的賞牌已永遠不會遺失了啊！再會！我們無論

到甚麼時候，總不會忘記你安安穩穩地眠着啊！我的小朋友啊！

三月十四日的前一夜

今天比昨天更快活，是三月十三日！是一年中最有趣的維多利亞、愛馬努愛列館賞品授與式的前夜！并且，這次挑選捧呈賞狀於官長的人物的方法很是有趣。今天將退課，校長先生到教室裏來：

『諸君！有一件很好的消息哩！』說着又叫那個格拉勃利亞少年：

『可拉西(Coraci)！』

格拉勃利亞少年起立，校長說：

『你願明天做捧了賞狀遞給官長的職司嗎？』

『情願的。』格拉勃利亞少年回答說。

『很好！』校長說。『那末，格拉勃利亞的代表者也有了。這真是很好沒有的事。今年市政所方面要想從意大利全國選出拿賞狀的十幾個少年，而且說要從小學校的學生裏選出。這市中有二十個小學校和五所分校，學生共七千人。其中就有代表意大利全國十二區的孩子，本校所擔任派出的是詹諾亞人和格拉勃利亞人。如何？這是很有趣的辦法罷。給你們賞品的是意大利全國的同胞，明天你們試看！十二個人一齊上舞臺來的，那時是要大喝彩的囉！這幾個雖是少年，其代表國家，是和大人一樣的。小小的三色旗也和大三色旗一樣，同是意大利的徽章哩！所以要大喝彩，要表示就是像你們這種小孩們在祖國神聖的面影前面，是燃着熱忱的！』

校長這樣說了去了，我們的先生微笑地：

『那末，可拉西做了格拉勃利亞大使了呢！』說得大家都拍手笑了。走出去到了街上，我們捉住了可拉西的脚，高高地將他扛起，大叫『格拉勃利亞大使萬歲』！這並不是戲言，實是爲要祝賀那孩子，用了好意說的，因爲可拉西平時爲朋友們所喜歡的人。他笑了，我們扛了他到轉灣路口，和一個有黑鬚的紳士撞了一下，紳士笑着，可拉西說：

『我的父親哩！』我們聽見這話，就把可拉西交給他父親腕裏，拉了他們向各處徧跑。

賞品授與式

十四日

二時光景，大劇場裏人已滿了。——池座，廂座，舞臺上，都是人。好幾千個臉孔，有小孩，有紳士，有先生，有官員，有女人，有嬰兒。頭動着，手動着，帽羽，絲帶 (Ribbon)，頭髮動着，歡聲悅耳。劇場的內部，用白色及赤色綠色的花裝飾了，從池座上舞臺去，左右有兩個階梯，受賞品的學生先從右邊的一個上去，受了賞品，再從左邊一個下來。舞臺中央，排着一列的紅色椅子，正中的一把椅子上，掛着兩頂月桂冠，後面就是大批的旗幟。稍旁邊些的地方，有一綠色的小桌子，桌上擺着的，是用三色帶縛了的賞狀。樂隊就在舞臺下面的池座裏，學校裏的先生們的席，設在廂座的一角，池座正中，列着唱歌的許多小孩，後面及兩旁，是給受賞品的學生們坐的，男女先生們爲要安插他們，都東西奔走着。這許多學生的父母們，都各擠在他們兒女的身旁，替他們兒女整理着頭髮或衣領。

我同我家裏人大家進了廂座，見戴赤帽羽的年青的女先生在對面微笑，臉上把所有的笑靨都現出來了。她的旁邊，我弟弟的女先生呀，那著黑衣服的『尼姑』呀，我二年級時候的女先生呀，都在那裏。我的女先生蒼白了臉，可憐很咳嗽着呢。卡隆的大頭，和靠在卡隆肩下的耐利的金髮頭，都在池座裏看見。再那面些，那鴉嘴鼻的卡洛斐，已把印刷着受賞者姓名的單紙，搜集了許多了。這一定是拿去換什麼的，到明天就可知道。入口的近旁，柴店裏的夫妻都著了新衣領了可萊諦進來，可萊諦今天已把那平日的貓皮帽茶色褲等換去，全然打扮得像紳士。我見了不覺爲之吃驚。那著綫領襟的華梯尼的面影，曾在廂座中見到，過了一會就立刻不見了。靠舞臺的欄旁，人羣中坐着那被馬車碾跛了足的洛佩諦的父親砲兵大尉。

二時一到，樂隊開始奏樂。同時，市長，知事，判事，及其他的紳士們，都著了黑服，從右邊走上舞臺，坐在正面的紅椅子上。學校中教唱歌的先生，拿了指揮棒立在前面池座裏的孩子，因了他的信號一齊起立，一見那第二的信號，就唱起歌來。七百個孩子一齊唱，眞是好歌，大衆都肅靜地聽着。那是靜穆美朗的歌曲，好像教會裏的讚美歌。歌畢，一陣拍手，以後就卽靜肅。賞品授與自此開始。我三年級時的那赤髮敏眼的小身材的先生，走到舞臺前面來，預備着把受賞者的姓名朗讀。大衆都焦急地盼望那拿賞狀的十二個少年登場，因爲新聞已把今年由意大利全國的

各區選出的事登載報告過了，所以自市長，紳士們以及一般的觀者都望眼將穿似地注視着舞臺入口，場內復靜肅起來。

忽然十二個少年上了舞臺，一列排立，都在那裏微笑。全場三千人同時起立，拍手如雷，十二個少年手足無措地暫時立着。『請看意大利的氣象！』場中有人這樣叫喊了說。格拉勃利亞少年仍著着平常的黑服。與我們同坐在一處的市政所的人，是完全認識這十二個少年的，他一一地說給我母親聽。十二人之中，有兩三個是紳士打扮，其餘都是工人的兒子，服裝很是輕便。最小的弗維倫斯(Florence)的孩子，纏着青色的項巾。諸少年通過市長前面，市長一一吻他額上，坐在旁邊的紳士，把他們的生地的名稱告訴市長。每一人通過，滿場都拍手。等他們走近綠色的桌子去取賞狀，我的先生就把受賞者的學校名，級名，姓名朗讀起來。受賞者從右面上舞臺去，第一個學生上去的時候，舞臺後面遠遠地發出梵啞琳的聲音來，一直到受賞者完全通過才止。那是柔婉平和的音調，聽去好像是女人們低語的音聲。受賞者一個一個通過紳士們的前面，紳士們就把賞狀遞給他們，有的與他們講話，有的或把手加在他們身上去撫摸他們。

每逢極小的孩子，衣服襤褸的孩子，頭髮蓬蓬的孩子，着赤服或是白服的孩子通過的時候，在池座及廂座的小孩都大拍其手。有一個二年級年齡的小學生，上了舞臺，突然手足無措起來，至於迷了方向，不知向哪裏才好，滿場見了大笑。又有一個小孩，背上結着桃色的絲帶的，他勉強地爬上了臺，被地氈一扳，就翻倒了，知事於是替他扶起，大家又拍手笑了。還有一個在下來的時候，跌到池座裏哭了，幸而却沒受傷。各式各樣的孩子都有：有很敏活的，有很老實的，有臉孔紅得像櫻桃的，有見了人就要笑的。他們一下了舞臺，父親或母親都立刻來領了他們去。

輪到我們學校的時候，我眞快活得非常。我所認識的學生很多，可萊諦從頭到足都換了新服裝，露了齒微笑着通過了。有誰知道他今天從早晨起已背了多少捆柴了啊！市長把賞狀授與他時，問他額上爲何有紅痕，他把原因說明，市長就把手加在肩上。我向池座去看他父母，夫婦都在掩着口笑呢。接着，代洛西來了。他著着鈕扣發光的青服，金髮的頭昂昂地舉着，悠然上去。那種風采，眞是高尙。我恨不得遠遠地把接吻向他吹送過去。紳士們都向他說話，或是握他的手。

其次，先生叫着敍利亞、洛佩諦。於是大尉的兒子就拄了拐杖上去。許多小孩都曾知道前次的災禍的，話聲哄然從四方起來，拍手喝彩之聲，幾乎要把全劇場都震動了。男子都起立，女子都拂着手帕。洛佩諦立在舞臺中央大驚市長攜他攏去給他賞品與接吻，取上椅上懸着的二月桂冠替他繫在拐杖頭上。又攜了他同到他父親——大尉坐着的舞臺的欄旁去。大尉抱過自己的兒子，在滿場如沸的喝彩聲中，給他在自己的身旁坐下。

和婉的梵和琳聲還繼續奏着。別的學校的學生上場了。有全是小商人的學校，又有全是工人或農人的兒子的學校。全數通過以後，池座中的七百個小孩，又唱有趣的歌，接着是市長演說，其次是判事演說。判事演說到後來，向着小孩們：

『但是你們在要離開這裏以前，對於為你們費了非常的勞力的人們，應該禮謝！有為你們盡了心力的全力為你們而生存，為你們而死亡的許多人哩！這許多人現在那裏，你們看！』說時手指着廂座中的先生席。於是在廂座的學生，在池座的學生，都起立了把手伸向先生方面呼叫，先生們也起立了振手或拂着帽子手帕回答他們。這以後，樂隊又奏起樂來代表意大利各區的十二個少年出到舞臺的正面，組攏了臂排成一列立着，滿場就起喉管欲裂似的喝彩聲，雨也似的花朵從少年們的頭上紛紛落下。

爭鬧 二十日

今天我和可萊諦相罵，並不是因為他受了賞品，我妒嫉他，只是我的過失。我坐在他的近旁，正謄寫着這次每月例話『洛馬格那的血』——因為『小石匠』病了，我替他在謄寫。——他在我臂肱上碰了一下，墨水流落，把紙弄汚了。我恨了罵他，他却微笑了說：『我不是有意如此的囉！』我是知道他的性質的，照理應該信任他，不與計較才好，可是他的微笑，實在使我不快，我想：『這傢伙受了賞品，就像煞有介事了哩！』於是忍不住也在他的臂上擅了一下，把他的習字帖也弄汚了。可萊諦沸紅了臉：『你是有意如此的了！』說着擎起手來。恰巧先生把頭回過來了，他縮住了手：

『我在外面等着你！』我難過了起來，怒氣也消去了。覺得實是自己不好，可萊諦不會故意作那樣的事的。他本是好人。同時

記起自己到可萊諦家裏去望他過，把可萊諦在家勞動，服伺母親的病的情形，以及他到我家裏來的時候，大家歡迎他，父親看重他的事情，都一一記憶了出來。自己想：我不說那樣的話，不做那樣對不住人的事，多麽好啊！又想到父親平日所教訓我的——『你覺得錯了，就立刻謝罪！』的話，可是謝罪總有些不情願，覺得那樣屈辱的事，無論如何是做不到的，把眼睛向可萊諦橫去，見他上衣的肩部已破了，這大概是多背了柴的緣故罷。我見了這個，覺得可萊諦可愛。自己對自己說：『呀呀！謝罪罷！』但是口裏總說不出『對你不起！』的話來。可萊諦時時把眼斜過來看我，他那神情，好像不是怒着我，倒似在憫憐着我呢。但是，我因為要表示不怕他，也仍用了白眼去回答他。

『我在外面等着你罷！』可萊諦反覆着說。我答說『好的！』忽然，又記出父親所說的『如果人來加害，只要防禦就好了，不要爭鬬！』的話來，自想：『我只是防禦，不是戰鬬。』雖然如此，不知為了甚麽，心裏總不好過，先生的講說，一些都聽不進耳朵去。終於，放課的時間到了，我走到街上，可來諦在後面跟來。我擎着界尺立住，等可萊諦走近，就把界尺舉起。

『勿！安利柯啊！』可萊諦說，一壁微笑着用手把界尺撩開，且說：『我們再像從前地大家好罷：』

我震慄了立着。忽然覺有人將手加在我的肩上，我被他抱住了。他吻着我，說：

『相罵就此算了罷！好嗎？』

『算了！算了！』我回答他說。於是兩人很要好地別去。

我到了家裏，把這事告訴了父親，意思要使父親歡喜。不料父親把臉扳了起來，說：

『你不是應該先向他謝罪的嗎？這原是你的不是呢！』又說：『對了比自己高尚的朋友，——而且對了軍人的兒子，可以擎起界尺去打的嗎？』說着從我手中奪過界尺去，折為兩段，向壁投擲了。

我的姊姊　二十四日

安利柯啊！你自從因與可萊諦的事被父親責罵了以後，向我洩憤，對了我說過非常不堪的話了呢！為甚麽如此啊？我那時怎樣地痛心，你恐不知道罷？你在嬰兒的時候，我連和朋友玩耍

都不去，終日在搖籃旁陪着你。又如你有病的時候，我總是每夜起來，用手試摸你那火熱的額上。你不知道嗎？安利柯啊！你雖然惡待你姊姊，但是如果一家萬一遭遇了大不幸的時候，姊姊是代理了母親，像自己兒子樣地來愛護你的！你不知道嗎？將來父親母親去世了以後，和你做最要好的朋友來慰藉你的人，除了這姊姊是再沒有別的了！如果到了不得已的時候，我替你勞動去，替你張羅麵包，替你籌劃學費的。我終身愛你，你如果到了遠方去，我目雖不見你，心總遠遠地向着你的罷。啊！安利柯啊！你將來長大了以後，設或遭了不幸，沒有人和你做儔伴的時候，你一定會我到那裏來，和我這樣說呢：『姊姊，我們一塊兒住着罷！大家重話那從前快樂時的光景，不好嗎？你還記得母親的事，我們那時家裏的情形，以前幸福地過日的光景。大家把這再來重話罷！』安利柯！你姊姊無論在甚麼時候，總是張開了兩臂等着你來的！安利柯！我以前的叱責你，請你恕我！我也已都忘了你的不好了！你無論怎樣地使我受苦，有甚麼呢！無論如何，你總是我的弟弟！我只記得你小的時候，我抱撫過你，與你同愛過父親母親，眼看你漸漸成長，長期間地和你做過伴侶：除此以外，我甚麼都忘了！所以，請你在這本子上也寫些親切的話給我，我晚上再到這裏來看呢。還有，你所要寫的那『洛馬格那的血』，我已替你代爲鈔淸了。你好像已疲勞了哩！請你抽開你那抽屜來看罷！這是乘你睡熟的時候，我熬了一個通夜寫成的。寫些親切的話給我！安利柯！我希望你！

——姊姊雪爾維——

我沒有在姊姊手上接吻的資格！

——安利柯

洛馬格那的血（每月例話）

那夜，費魯喬（Ferruccio）的家裏，特別冷靜。父親經營着雜貨鋪，到市上配貨去了，母親因爲幼兒有眼病，也隨了父親到市裏求醫，都非明天不能回來。時候已經夜半，日間幫忙的女傭，早於天黑時回家，屋中只剩了足有殘疾的老祖母和十三歲的費魯喬。家離洛馬格那（Romagna）街沒有多少路，是沿着大路的寂寞的平屋，附近只有一所空房，那所房子在一月前遭了火災，還剩着客棧的招牌。費魯喬家的後面有一小庭，周圍圍着籬笆，有柴門可以出入。店門是朝大路的，也就是家的出入口。周

園都是寂靜的田野,桑林這裏那裏地接續着。

夜漸漸深了,天忽下雨,又發起風來。費魯喬和祖母還居在廚房裏沒有睡覺。廚房與庭之間,有一小小的堆物間,堆着舊傢具。費魯喬到外遊耍,是到了十一點鐘光景才回來的。祖母躭着憂不睡,等他回來只是在大安樂椅上釘着似地坐着。他祖母常是這樣過日的,有時晚上竟這樣坐到天明,因爲她呼吸迫促,睡不倒的緣故。

雨不絕地下着,風把雨點吹打窗門,夜色暗得沒一些光。費魯喬疲勞極了回來,身上滿沾了泥,并且衣服破碎了好幾處,額上負着傷痕。這是他和朋友投石打架了的緣故。他今夜又像平日樣的和人喧鬧過,并且因了賭博把錢輸完,連帽子都落在溝裏了。

廚房裏只有一盞小小的油燈,點在那安樂椅的角隅上,祖母在燈光中看見她孫子狼狽的光景,雖已大略地推測到八九分,却仍訊問他,使他供出所做的惡行來。

祖母是用了全心愛着孫子的。等明白了一切情形,就不覺哭泣起來。過了一會:

『啊!你全不念着你祖母呢!沒有良心的孩子啊!乘了你父母不在,就這樣地使祖母受氣!你把我冷落了一天了!全然不顧着我嗎?留心啊!費魯喬!你已走着壞路了!如果這樣下去,立刻要受苦呢!在孩子的時候做了像你樣的事,大來變成惡漢的,我所知道的很多。你現在終日在外遊蕩,和別的孩子打架花錢,至於用石或刀相鬬,恐怕結果將由賭棍變成那可怕的——盜賊呢!』

費魯喬遠遠地靠在櫥旁立了聽着,下頤觸牢了胸,雙眉皺聚,似乎打架的怒氣還未消除。那栗色的美髮覆蓋了額角,青碧的眼垂着不動。

『由賭棍變成盜賊呢!』祖母啜泣了反覆着說。『稍微想想罷!費魯喬啊!但看那無賴漢維多、莫左尼(Vito Mozzoni)罷!那傢伙現在在街上浮蕩着,年紀不過二十四歲,已入了兩次的監牢。他母親終於爲他憂悶死了。那母親是我素來認識的。父親憤極了也逃到瑞士去了。像你的父親,卽使看見了他也恥與他談話的。你試想想那惡漢罷,那傢伙現在和其黨徒在附近狂蕩,將來總是保不牢頭顱的啊!我從他小兒的時候就知道他,他那

時也和你一樣的。你去自忖罷！你要使你父親母親也受那樣的苦嗎？』

費魯喬坦然地聽着，毫不懊悔覺悟。他的所爲，原是出於一時的血氣，並無惡意的。他父親有許多時候也太寬縱了他，父親知道自己的兒子有優良的心情，有時候竟會做出很好的行爲，所以故意大眼看着，待其自悟。這孩子的性質原不惡，不過很剛硬，就是在心裏悔悟了的時候，要想他說『如果我錯了，下次就不如此，請原恕了我！』樣的話來謝罪，是非常煩難的。有時心裏雖充滿了柔和的情，但他的倨傲心總不使他把這表示出來。

『費魯喬！』祖母見孫子默不作聲，於是繼續着說；『你連一句認錯的話都沒有嗎？我已患了很苦的病了，不要再這樣使我受苦啊！我是你母親的母親！不要再把這已經命在旦夕的我，這樣惡待啊！我曾怎樣地愛過你啊：你小的時候，我曾每夜起來不睡了替你推搖那搖床，因爲要使你歡喜，我曾爲你減下食物，——你或者不知道，我是常說「這孩子是我將來所靠賴的」呢。現在你居然要逼殺我了！就是要殺我，也不要緊，橫豎我已沒有多少日子可活了！但願你給我變成好孩子就好！但願你變成柔順的孩子，像我帶了你到寺裏去的時候的樣子。你還記得嗎？費魯喬！那時你曾把小石呀，草呀，塞滿在我懷裏呢，我等你睡熟，就抱了你回來的。那時，你很愛我哩！我雖然已身體不好，仍總想你愛我，我除了你以外，在世界中別無可靠的人了！我已一脚踏入墳墓裏了！啊！天啊！』

費魯喬心中充滿了悲哀，正想把身子投到祖母的懷裏去，忽然朝着庭的間壁的室中有輕微的軋軋的聲音；聽不出是風打窗門呢，還是甚麼。

費魯喬側了頭注意去聽。

雨正如注地下着。

軋軋的聲音又來了，連祖母也聽到了。

『那是甚麼？』祖母過了一會很躭心地問。

『是雨。』費魯喬說。

老人拭了眼淚：

『那末！費魯喬以後要規規矩矩，不要再使祖母流淚啊！』

那聲音又來了，老人激白了臉說：

『這不是雨聲哩！你去看來！』既而又牽住了孫子的手，說：

「你留在這裏。」

兩人屏息不出聲，耳中只聽見雨聲。

隣室中好像有人的足音，兩人不覺慄然震抖。

「誰？」費魯喬勉强把呼吸恢復了怒叫。

沒有回答。

「誰？」又震慄着問。

話猶未完，兩人不覺驚叫。因爲有兩個男子突然跳進室中來了。一個捉住了費魯喬，把手當住他的口，別的一個格住了老婦人的喉嚨。

「一出聲，就沒有命哩！」第一個說。

「不許聲張！」別一個說了舉着短刀。

兩個都黑布罩着臉，只留出眼睛。

室中除了四人的粗急的呼吸音和雨聲以外，一時甚麽聲音都沒有。老婦人喉頭格格作響，眼珠幾乎要爆裂出來。

那捉住着費魯喬的一個，把口附了費魯喬的耳說：

「你老子把錢擺在哪裏？」費魯喬震抖着牙齒，用了線也似的聲音答說：

「那裏的——櫥中。」

「隨了我來！」那男子說着把他的喉間緊緊抑住，拉了同到堆物間裏去。地板上擺着昏暗的玻璃燈。

「櫥在甚麽地方？」那男子催問。

費魯喬喘着氣指示櫥的所在。

那男子恐費魯喬逃走，將他抑倒在地，用兩腿夾住他的頭，如果他一出聲，就可用兩腿把他的喉頭夾緊。口上銜了短刀，一手提了燈，一手從袋中取出釘子樣的東西來塞入鎖孔中迴旋，將鎖壞了，櫥門也開了，於是急急地在內翻來倒去地到處搜索，將錢塞在懷裏。一時曾把門關好了的，忽而又開了重新搜索一遍，然後仍捉住了費魯喬的喉頭，回到那捉住老婦人的男子的地方來。老婦人正仰了面掙動身子，口嘴開着。

「得了嗎？」別一個低聲問。

「得了。」第一個回答。「留心進來的地方！」又接着說。那捉住老婦人的男子，跑到庭間門口去看，知道了沒有人在那裏，就低聲地說「來！」

那捉住費魯喬的男子，留在後面，把短刀擊到兩人面前：

『敢響一聲嗎？當心我回來割斷你們的喉管！』說着又怒目地釘視了兩人一會。

這時，聽見街上大批行人的歌聲。

那强盜把頭回顧門口去，那面幕就在這瞬間落下了。

『莫左尼啊！』老婦人叫。

『該死的東西！給我死了！』强盜因爲被看出了，怒吼了說，且擎起短刀撲近前去。老婦人立時嚇倒了，費魯喬見這光景，悲叫起來，一壁跳上前去用自己的身體覆在祖母身上。强盜在桌裏碰了一下，逃走了，燈被碰翻，也就消熄了。

費魯喬慢慢地從祖母身上溜了下來，跪在地上，兩手抱住祖母的身體，頭觸在祖母的懷裏。

過了好一會，周圍黑暗，農夫的歌聲緩緩地向田野間消去。

『費魯喬！』老婦人恢復了神志，用了幾乎聽不清的低音叫，牙齒軋軋地震抖着。

『祖母！』費魯喬答叫。

祖母原想說話，被恐怖把口禁住了，身上只是劇烈地震慄，不作聲了好一會，既而問：

『那傢伙們已去了罷？』

『是的。』

『沒有將我殺死呢！』祖母氣促着低說。

『是的，祖母是平安的！』費魯喬低弱了聲音說。『平安的，祖母！那傢伙們把錢拿了去了，但是父親把那大注的錢帶在身邊哩！』

祖母深深地呼吸着。

『祖母！』費魯喬仍跪了抱緊着祖母說。『祖母！你愛我的？』

『啊！費魯喬！愛你的啊！』說着把手放在孫子頭上。『啊！怎樣地受了驚了啊！——啊！仁慈的上帝！你把燈點着罷！哦喲，還是暗的好！不知爲了甚麽還很怕人呢！』

『祖母！我時常使你傷心呢！』

『那裏！費魯喬！不要再說起那樣的話！我已早不記得了，甚麽都忘了，我只是仍舊愛你。』

『我時常使你傷心，但是我是愛着祖母的。饒恕了我！——饒恕了我，祖母！』費魯喬勉强困難地這樣說。

『當然饒恕你的，歡歡喜喜地饒恕你呢。有不饒恕你的嗎？

快起來！我不再罵你了。你是好孩子，好孩子！啊！點了燈已不怕了。啊！起來！費魯喬！」

「祖母！謝謝你！」孩子的聲音越低了。「我已經——很快活，祖母！你是不會忘記我的罷！無論到了甚麼時候，仍會記得我費魯喬的罷！」

「啊！費魯喬！」老婦人慌了，撫着孫子的肩頭，眼睛幾乎要釘穿臉面似地注視着他叫說。

「請不要忘了我！望望母親，還有父親，還有小寶寶！再會，祖母！」那聲音已細得像絲了。

「呀！呀！你怎麼了！」老婦人震驚着撫摸伏在自己膝上的孫子的頭，一壁叫着，既而絞出她所能發的聲音：

「費魯喬呀！費魯喬呀！費魯喬呀！啊呀！啊呀！」

可是，費魯喬已甚麼都不回答了。這小英雄代替了他祖母的生命，從背上被短刀刺穿，那壯美的靈魂，已回到天國裏去了。

病床中的「小石匠」　二十八日

可憐，「小石匠」患了大病了！先生叫我們去訪問，我就同卡

隆，代洛西三人同往。斯帶地原也要去的，因為先生叫他做卡華伯(Count Cavour)紀念碑記，他說要實地去看了那紀念碑來精密地做，所以就不去了。我們試約那高慢的諾琵斯，他只回答了一個「不」字，其餘甚麼話都沒有。華梯尼也謝絕不去。他們大概是恐怕被石灰沾污了衣服罷。

四點鐘一放課，我們就去。雨像麻似地降着。卡隆在街上忽然立住，嘴裏滿滿嚼着麵包說：「賣些甚麼給他罷。」一壁去摸那衣袋裏的銅幣。我們也各湊了兩個銅幣上去，買了三個大大的橘子。

我們上那屋頂閣去。代洛西到了入口，把胸間的賞牌取下，放入袋裏。

「為甚麼？」我問。

「我自己也不知道，總覺得還是不掛的好。」他回答。

我們一叩門，那巨人樣的高大的父親就把門開了。他臉孔歪着，見了都可怕。

「哪幾位？」他問。

我們是安托尼阿(Antonio)的同學，送三個橘子給他的。」

卡隆答說。

『啊！可憐安托尼阿是，恐防不能再喫這橘子了呢！』石匠搖着頭，大聲叫說，且用手背去揩拭眼睛。他引導我們入室，『小石匠』臥在小小的鐵床裏，母親俯伏在床上，手遮着臉，也不來向我們看。床的一隅，掛有板刷，烙鏝，和篩子等類的東西，病人足部，蓋着那白白地惹滿了石灰跡的石匠的上衣。那小孩瘦瘠而白，鼻頭尖尖地，呼吸很是短促。啊！安托尼阿！我的小朋友！你原是那樣親切快活的人呢！我好難過啊！只要你再能作一會兒臉給我看，我甚麼都情願！安托尼阿！卡隆把橘子給他放在枕旁，使他可以看見。橘子的芳香把他的眼薰醒了，他一時曾去抓那橘子，不久又放開。於是頻頻地向卡隆看。

『是我呢，是卡隆呢！你認識嗎？』卡隆說。病人略現微笑，勉強地從床裏拿出手來，伸向卡隆。卡隆用兩手去握了過來，貼到自己的頰上：

『不要怕！不要怕！你就會好起來，就可仍到學校裏去了。那時請先生將你坐在我的旁邊，好嗎？』

可是，『小石匠』沒有回答，於是母親哭叫起來：

『啊！我的安托尼阿呀！我的安托尼阿呀！安托尼阿是這樣的好孩子，天要把他從我們手裏奪去了！』

『別說！』那石匠父親大聲地叱止。『別說！我聽了心都碎了！』又很焦愁地向着我們：

『請回去！哥兒們！謝謝你們！請回去罷！就是給我們陪着他，也沒有甚麼方法可想的。謝謝！請回去罷！』這樣說。那小孩又把眼閉了，看去好像已死在那裏的樣子。

『有甚麼可幫忙的事情嗎？』卡隆問。

『沒有！哥兒！多謝你！』石匠說着將我們推出廊下，關了門。我們下了一半的樓梯，忽又聽見後面叫着『卡隆！卡隆！』的聲音。

我們三人再急回上樓梯去，見石匠已改變了臉色，叫着說：

『卡隆！安托尼阿叫着你的名氏呢！已經兩天不開口了，這會倒叫你的名氏兩次，想和你會會哩！快來啊！但願就從此好起來！天啊！』

『那末，再會！我暫時留着呢。』卡隆向我們說着和石匠大家進去。代洛西眼中滿了眼淚。

『你在哭嗎？他已會說話了哩，會好的罷。』我說。

『我也是這樣想呢。但我方才並不想到這個，我只是想着卡隆。我想卡隆爲人是多麼好，他的精神是多麼高尚啊！』

卡華伯爵　二十九日

你要作『卡華伯紀念碑記』，卡華伯是怎樣的一個人，恐你還未詳細知道罷。你現在所知道的，恐只是伯在數年前做辟蒙脫(Piemont)總理大臣的事罷。將辟蒙脫的軍隊派到克里米亞，使在諾淮拉(Novara)敗北殘創的我國軍隊重膺光榮的是他。把十五萬人的法軍從亞爾帕斯(Alps)山退下，從隆巴爾地將墺軍擊退的也是他。當我國革命的危期中，整治意大利的也是他。給與我意大利以統一的神聖的計劃的也是他。他有優美的心，不撓的忍耐和過人的勤勉。在戰場中遭遇危難的將軍原是很多，但他却是身在廟堂而受戰場以上的危險的。這因爲他所建設的事業像脆弱的家屋爲地震所倒的樣子，何時破壞是不可測的緣故。他晝夜在奮鬬苦悶中過活，因此頭腦也混亂了，心也碎了。他的縮短生命二十年，全是他事業巨大的緣故。可是，他雖冒了致死的熱度，還想爲國做些甚麼事情，在狂也似的

他的願望中充滿着喜悅。聽說他到了臨終，還悲哀地說：

『眞奇怪！我竟看不出文字了！』

及熱度漸漸增高，他還是想着國事，命令似地這樣說：

『給我快好！我心中已昏暗起來了！要處理重大的事情，非有氣力不可的。』及危篤的消息傳出，全市爲之悲懼。國王親自臨床往省，他對了國王躭心地說：

『我有許多的話要陳訴呢，陛下！只是可惜已不大能說話了！』

他那因熱興奮了的心緒，不絕地向着政府，向着新設合併的意大利諸州，向着將來未解決的若干問題奔騰。等到了說昏話的時候，還是在斷續的呼吸中這樣叫着：

『教育兒童啊！教育青年啊！——以自由治國啊！』

昏話愈說愈多了，死神已把翼張在他上面了，他又用了燃燒着似的言語替平生不睦的格里波底將軍祈禱，口中念着還未得自由的威尼斯呀羅馬等的地名。他對於意大利和將來的歐洲抱着廣大的預想，一心防恐被外國侵害，向人詢問軍隊及指揮官的所在地。他至臨終還這樣地替我國國民躭着憂心呢。

他對於自己的死，並不覺得甚麼和國別離，是他所難堪的悲哀。而這國呢，又是非有待於他的盡力不可的。

他在戰鬬中死了！他的死和他的生是同樣偉大的！

略微想想罷！安利柯！我們的責任有多少啊！在這以世界爲懷的他的勞力，不斷的憂慮，劇烈的苦痛之前，我們的勞苦──甚至於死，都是毫不足數的東西了！罷所以不要忘記！走過那大理石像前面的時候，應該向了那石像，從心中讚美了叫『偉大啊！』的。

──父親──

（第六卷完全書未完）(R)

孟子解頤零札（四）

平伯

孟子於滕文公下篇第十章大罵陳仲子。這幾乎全篇胡鬧了。我每讀到此，總熬不住一場大笑。開頭匡章稱述陳仲子的廉，說他在於陵安貧，甚至於三日不食，餓得半死。後來爬到井上，抓着蟲蛀過的小半個李子，咽了三口，方始救了命。這已盡經是淋漓致類小說家言，不可盡信了。而孟子故意作態，先揚後抑，說陳仲子這種人在齊國智識階級中，眞是刮刮叫的大拇指頭了。雖然──（這一轉眞利害！把齊國人罵苦了！）我們看他說！

『……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乎？抑亦盜跖之所築乎？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乎？抑亦盜跖之所樹乎？亦未可知也。』

說陳仲子非做曲蟮不可，這個道理我小時候就不懂，現在還依然不懂。仲子的房子，是夷還是跖造的；仲子的米，是夷還是跖種的，固然是不知道；但這同仲子的廉有什麼干係？仲子只要自食其力，問心無愧就完了，管那種閒事幹甚麼？即使有伯夷的西山蕨薺，但陳仲子把牠偸來吃，總算不得好品行。伯夷也幫他不着。即使盜跖的人肝人肉，只要仲子胃口好，用

血汗金錢換牠吃，也算不得傷廉——就算分吃人肉是殘忍。盜跖何能連累他呢？且依孟子的說法，則我們何妨再設一難。蚓所食之土壤，是伯夷踹過的，還是盜跖踹過的呢？所飲之泉是廉泉還是貪泉呢？是未可知也。依我說，充仲子之操，則非蚓而後可者也。孟子逼來逼去，必要把個陳仲子逼死而後已。所以匡章連忙接着說：這有什麼要緊呢！他同他的妻用工作換來的衣食住啊！依我們看，孟子已經很討沒趣了，但是他還要說下去。

『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刪去的是兄弟鬧架，吃鵝肉，吐鵝肉的一段笑話。）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上邊這一節話，看陳仲子是何等氣節！他之所以避兄離母，並非斷絕天親，只是因為『不義』之故。若孟子能證明他的老兄白吃白喝，大請大受之所以義，則陳仲子還可以服輸。現在呢，孟子明明知道他是因為『不義』之故，方始分居的；後來却又拉扯到人的問題上去，說道『為什麼娘的飯不吃，要吃妻的飯呢？為什麼老兄的大房子不住，要住於陵呢？』說到這裏，他彷彿已把上邊自說的話全忘了似的。——這不是為着那種貴族生活的不義嗎？孟子始終不能辨明誰是義，誰是非義，一味混罵，倒叫人家去變曲蟮。這種名理，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了。陳仲子當時在齊國，這種特立獨行的氣概，真是鶴立雞羣，很受時王時人的嫉忌的，（戰國策載趙威后問齊使者，為什麼至今不殺他。）他很當得起韓退之一篇伯夷頌，又豈但齊國士中之巨擘呢。後人高夷齊之行而菲薄他，真是以耳代目了。夷齊究有立人立事否，不可知。若如傳記所載，其見解且遠遜於仲子。只因孔孟稱讚過他們哥兒倆，大家一味盲從能了。



參考資料

外交部公佈之中德交涉文件

中德交涉文件，業經外交部於七月十二日下午五時公布。其中第一部分共六種，爲關於民國十年五月簽定中德協約者；第二部分共五種，乃關於今年六月解決中德戰事賠償及債務辦法者。第一部分間或有散見報章者，然與公佈者較，大體雖無不同，而詞句間往往不免小異，茲特據外部公佈者爲準，全行登載，以餉閱者。又第二部分中財交兩部提出閣議議案，曾載本誌十三號，然其時所載爲提案底稿，與今所公佈者字句間亦微有異同。茲將公佈文件照錄如左。

第一部

一 中德協約 十年五月二十日

大中華民國政府大德意志共和國政府，意願以本日大德意志共和國聲明文件爲根據，兩國訂立協約，恢復友好及商務關係。並覺悟領土主權之尊重與夫平等相互各種原則之實行，爲維持各民族間睦誼之惟一方法。爲此，各派全權委員如左：

大中華民國政府特派外交總長顏惠慶

大德意志共和國政府特派總領事卜爾熙

各委員將所奉全權文憑互相校閱，俱屬妥協，議定各款如左：

第一條 兩締約國有互相派遣正式外交代表之權。此項代表在所駐國應互相享受國際公法所承認之一切權利及豁免權。

第二條 在兩締約國境內駐有他國領事館或副領事館之處，彼此均有任命領事副領事或代理領事之權。此項官員應享受他國同等官員之優禮待遇。

第三條 此國人民在彼國境內得遵照所在地法律章程之規

定，有遊歷居留及經營商務或工業之權利；惟以第三國人民所能遊歷居留及經營商務或工業之處爲限。兩國人民於生命以及財產方面均在所在地法庭管轄之下，兩國人民應遵守所在國之法律，其應納之稅捐租賦，不得超過所在國本國人民所納之數。

第四條　兩締約國約明關稅稅則等事件，完全由各該國之內部法令規定。惟兩國間或他國所產未製或已製之貨物所應繳納進口出口或通過之稅，不得超過所在國本國人民所納之稅率。

第五條　本日大德意志共和國聲明文件及本協約各條件，當用爲商議正約之根據。

第六條　本協約用漢德法三文合繕，遇有解釋不同時，以法文爲準。

第七條　本協約應於極早期間批准，於兩國政府彼此互相知照業經批准之日起，即行發生效力。

大中華民國十年五月二十日。
西曆一千九百二十一年五月二十日，訂於北京。（約文共繕兩份）

二　德國卜代表致外交顏總長照會

十年五月二十日

爲照會事：本代表奉有正式委任，以本國政府名義向貴總長聲明如左：

大德意志共和國政府意願恢復中德之友誼及通商關係，因此項關係應基於完全平等及切實相互之主義，合於普通國際法之條規者；因一千九百十九年九月十五日大中華民國大總統頒布對德恢復平和之命令，因德國擔任對於中國應盡一千九百十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威塞條約於一千九百二十年一月十日開始實行者，第一百二十八條至一百三十四條所發生之義務，並及德國因戰事局勢以及威塞之條約，勢不得已而將其凡因與中國訂立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三月六日之條約，及其他一切關於山東省之文件而獲得之一切權利財產權特權拋棄之。以此之故，德國失去將以上各種權利產業權特權歸還中國之能力。又正式聲明如左：

允認取消在華之領事裁判權，拋棄德國政府對於德國駐

京使署所屬操場上之全部權利於中國。認明威塞條約一百三十條第一項中所載之『公產』字樣，係賅括該地而言，並準備將中國各處收容德國軍人之費償還中國政府。

以上聲明，相應照請貴總長查照須至照會者。

三　外交顏總長復德國卜代表照會

十年五月二十日

為照復事：茲准貴代表本日照開：……（以下為卜代表照會原文茲從略）等語，業經閱悉，特此奉復，須至照會者。

四　德國卜代表致外交顏總長公函

十年五月二十日

敬啓者：本代表為解釋德國聲明文件及德中協約之字句起見，奉有德國政府訓令，應向貴總長聲明如左：

一，華貨在德之關稅。協約第四款所指兩國進出口及通過之稅不超過本國人民所納之稅率一語，並無妨礙中國引用威塞條約之二百六十四條所予之利益；

二，賠償損失。德國聲明文件內所稱準備償還中國各處收容之費一節，其意當謂德國於按照威塞條約中原則賠償中國損失外，德國仍願償還中國各處收容之費，德國政府擔任照已受清理之在華德僑財產所得各款之半，及未受清理各產業價值總數之半，隨後協定一筆整款，以現款四百萬元及津浦湖廣鐵路債券交與中國政府，作為戰事賠償之一部份；

三，在德之華產。在德之華人動產及不動產於本協約批准後，完全歸還；

四，在德之中國學生。中國留德學生，德國政府極願竭力幫助，使其得進學堂，或得有實地練習。

再有欲向貴總長詢問下列各端，應請答復為荷：

一，德僑財產將來之保證。中國政府對於在中國德人和平營業，能否允許給與以完全保護；並除按照普通承認之國際法原則或中國法律規定外，不再查封其財產？

二，司法保障。在中國德人訴訟案件是否全由新設之法庭以新法律審理，有上訴之權，並用正式之訴訟手續辦理，於訴案期間，德籍律師及繙譯經法庭正式認可者，得同為補助？

三，會審公堂之案件。德僑在會審公堂原被告案件，中國將

來如何辦理？

四，中國對敵通商條例。此項各種條例，是否在協約批准日起失其效力？

五，中德債務之清理。中國政府是否有意加入威塞條約二百九十六條所設公共清理處？特此奉達。

五 外交顏總長復德國卜代表公函

十年五月二十日

敬復者：頃接貴代表來函內開：……（以下為卜代表函原文，茲從略。）至於貴代表詢問各節，特行答復如左：

一，中德僑民財產將來之保證。中國政府對於在中國德人和平營業，允許給予以完全保護；並除按照普通承認國際法原則，或中國法律所規定外，不再查封其財產。惟德國政府對於在德華僑應同樣辦理。

二，司法保障。在中國德人訴訟案件，當全由新設之法庭，以新法律審理，有上訴之權；並用正式之訴訟手續辦理，於訟案期間，德籍律師及繙譯經法庭正式認可者，得用為輔助。

三，會審公堂之案件。德僑在會審公堂原被告案件，中國將來當尋一解決方法，使各方面均得其平。

四，中國對敵通商條例。此項各種條例，在協約批准日起，當然失其效力。前在海關掛號之德國商標，自本協約批准後，由原主在海關重行掛號者，應恢復其效力。在國定稅率未普通施行之前，德貨入口將暫照普通用稅率完納關稅。

五，中德債務之清理。中國政府無意加入威塞條約二百九十六條所設公共清理處。

再者：因為德國政府照以上所述，擔任將戰事賠償之一部份交與中國政府，中國政府擔承自簽約之日，切實停止一切德人財產之清理；並於收到上項償款之時及中國協約批准後，將以前清理後所得各款及被扣留各產業，歸還原主。上列辦法，對於威塞條約第一百三十三條第二句所載清理扣留及管理德人財產各事務，作為一種結束。德華銀行及井陘鑛務，當由中國主管機關與之另商辦法。惟北京及漢口德華未經清理之銀行房舍，得照上一節辦法，歸還原主。特此奉復。

六 大總統命令 十年六月二十八日

本大總統前特派全權代表與德意志共和國全權代表在北京議訂中德協約，業經兩全權代表於民國十年五月二十日彼此簽字蓋印。本大總統親加核閱，特予批准，並署名用璽以昭信守。此令。

第二部

七　財政交通兩部提出國務會議議案

十三年六月三日通過

為解決中德戰事賠償及債務問題，繕具議案，卽希公決事：

查我國在歐洲戰爭及對德宣戰期內所受各種損失，據各省及各機關冊報共一萬二千二百餘萬元；嗣加列參戰軍費一萬零五十餘萬元，兩共二萬二千三百餘萬元。但民國十年簽訂中德協約時，外交部與德代表互換公函，謂德國於按照威爾塞和約中原則賠償中國損失外，仍願償還中國各處收容之費，（該協約及公函均已由大總統批准並交國會追認）今收容費已經照繳；賠償損失當然受和約原則之規定，而遵照該項原則，僅平民因陸海空中之戰爭或作戰行為直接所致之損失，及軍人卹金等，得以賠償；兵費並不在內。是吾國之參戰軍費一萬零五十萬元，據約本無可索償。其他一萬二千二百餘萬元中有間接損失多種，如材料煤斤加價，及路工延期利息等，均與和約內所規定之索償種類不符；並有德商所欠中國人民債務，通商後業已陸續歸還，未可與戰事損失並案辦理。是吾國可以要求之賠償，實已為數無多。而政府所欠德商各種債務，及沒收德僑財產所得各款，約共四五千萬元，遵照國際習慣，不能否認。至在德國發行之各種債票，宣戰後雖經停付本息，而和平既經恢復，礙難違反國際公法，永予停止。該項債票本不記名，流通於各處，不盡為德國所有。其在德國人手中者，我國政府可以扣抵賠款為詞，不予還本付息；而在其他各國人民手中者，除業經駐英使館律師審查承認者外，屢由各國駐京公使要求承認，近且有倫敦興訟之舉。此對德索償及中德債務之大概情形也。此次辦理賠償事宜，概以中德協約為根據，而該協約附件公函第二節，曾言明德國政府擔任照已受清理之在華德僑財產所得各款之半，及未受清理各產業價值總數之半，隨後協定一筆整款，以現洋四百萬元及津浦湖廣鐵路債券，交與中國政府，作為戰事賠償之一

部分。令現款四百萬元，已於民十年間陸續照交，而德國政府願將其所收集之津浦湖廣鐵路債票及到期息票悉數交還中國，作爲戰事賠償之一部分，其數如左：

一，債票(甲)津浦原債票票面一百四十萬鎊，按六八折合市價等於九十五萬二千鎊；(乙)津浦續債票票面九十五萬鎊，以六六折合市價等於六十二萬七千鎊；(丙)湖廣債票票面三十八萬一千六百四十鎊，按五二折合市價等於二十萬二千二百六十九鎊二零共計一百七十八萬一千一百六十九鎊二零。

二，到期息票及中簽債票(甲)鐵路息票及中簽債票一百八十八萬一千零零一鎊

一，二兩項共三百六十六萬二千二百七十鎊二零，合國幣約三千零八十三萬九千餘圓；連同民國十年已繳之現款四百萬圓，共國幣三千四百八十三萬九千餘元，作爲戰事賠償之一部份。而民國十年以來業經放還之財產，及以後應放還之財產，卽作爲在六千九百萬元與七千萬元之間。此外並交還善後到期息票一百零八萬七千七百六十八鎊。而中國政府所欠清理德僑財產款項及德商各種債務，除津浦墊款本息一百餘萬鎊，由交通部於一年以內與德華銀行另定償還法外，悉數由德國政府代爲還清，以作爲賠款之最後部份。是吾國所得賠償總數，可表列如左：

一民國十年已收現款……四百萬元
二收回鐵路債票…………約一千五百萬元
三收回鐵路到期息票及中簽債票……約一千五百八十三萬餘元
四收回善後到期息票……約一千萬元
五中國政府還淸債務……約四千萬元
共計……………………約八千四百八十三萬餘元

內除德政府扣留債票約一百九十餘萬元，計津浦原債票九萬九千五百六十鎊，湖廣債票十八萬鎊，以賠償德華銀行房產損失外，我國淨得賠款約八千三百四十六萬餘元，較之財部表册中除去參戰軍費據約無可索償及中德人民間債務自行清理外，業已有過無不及。此外宣戰期內我國所捕獲之德國船隻，均作爲戰勝品，不予發還或賠償。天津漢口德國租界早經無價收回，不再發還。而德國部分庚子賠款一萬零八百萬元，亦早已退還，不再照繳。該項庚子賠款，連同船隻估價租界代價，及此次所得賠款，共合約二萬五千萬元之多。至德國所得之利益，僅

德華銀行復業，與代理債票（湖廣除外）還本付息事務兩項。其德發債票之恢復本息，係我國遵照合同與契約法，對於各國持票人原有之義務，既非增加負擔，更非德國人所獨得者也。所有解決中德賠償及債務事由，理應繕具議案，即希公決。

財政交通部提出

八　外交顧總長致德國博公使照會

十三年六月七日

外交總長顧爲照會事：本總長以本國政府名義照會貴公使。今中國政府爲再事履行一千九百二十一年五月二十日中德協約附件公函第二節起見，對於下列手續，業經同意：

第一條　中國政府將仍被中國扣留之德僑私人財產餘部全數放還。兩國政府同意該項放還之財產，連同一千九百二十一年後業經放還之財產，總值在六千九百萬元及七千萬元之間。

第二條　德國政府將賠款之預先一部分，苟於第一條內所言放還財產價值之一半付給中國，該項付款用下列方法行之：

（甲）一千九百二十一年所付現款四百萬元。

（乙）鐵路債票二千五百萬元，即一千九百零八年津浦鐵路借款債票票面一百四十萬鎊，按六八折合，等於市價九十五萬二千鎊，以銀洋八元四角二分一釐合英金鎊，計八百零一萬六千七百九十二元。

一千九百十年津浦續借款債票票面九十五萬鎊，按六六折合，等於市價六十二萬七千鎊，以銀洋八元四角二分一釐合英金一鎊，計五百二十七萬九千九百六十七元

一千九百十一年湖廣鐵路借款債票票面三十八萬一千六百四十鎊，按五三折合，等於市價二十萬零二千二百六十九鎊百分之二十，以銀洋八元四角二分一釐合英金一鎊，計一百七十一萬三千三百零八元又百分之九十，以銀錢八元四角二分一釐合英金一鎊等於一百八十八萬一千零一鎊之（乙）項所言鐵路借款之中籤債票及到期息票，算至一千九百二十四年六月十五日止，計一千五百八十三萬九千九百零九元又百分之四十五。

以上各款共三千四百八十三萬九千九百七十七元又百

分之三十五。

第三條 德國政府擔任解決德國私人對中國政府所有之索償，以作爲中國政府因戰爭而發生之全體索償餘部之最後賠償；但關於中國債票還本付息之要求不在此內。

第四條 中國政府擬由大總統頒布命令將第二條(乙)項所言三種鐵路借款及善後借款之前次停止還本付息之宣言，實行取消；並將其還本付息完全恢復。善後借款業經到期之息票除其中一百零八萬七千七百六十八鎊按每鎊合洋八元四角二分一釐等於九百十六萬零零九十四元三角，由德國政府交與中國政府註銷外，將於本照會互換一個月後，照付三種鐵路借款之息票及中籤債票，於一千九百二十四年十月一日以前到期者，已按照關於該借款等之合同擔保，將自一千九百二十四年十月一日起，於該合同內所定付息還本日每年付息票兩期中籤債票一期，一千九百二十四年十月一日及以後到期之息票及中籤債票，於各該到期日照付。

第五條 第一條，第二條，及第四條內職務，將同時舉行，不得遲至本照會互換八日以後。上言息票及中籤債票，及第二條(乙)項所言鐵路債票，將由德國駐倫敦大使館交與中國駐倫敦公使館，以互換中國公使館致倫敦滙豐銀行之正式公函，代表中國政府將第四條所言之大總統命令通知該行。

第六條 本照會協定各款，應作爲中國政府對德國政府人民及中國人民對德國政府所有索償，與德政府對中國政府人民及德國人民對中國政府所有索償之最後解決，但以發生於一千九百二十一年七月一日以前者爲限。

以上各條，互應照請貴公使查照須至照會者。右照會

大德意志共和國全權公使。

十三年六月六日

九 外交顧總長致德國博公使照會

外交總長顧爲照會事本總長以本國政府名義照會貴公使。今中國政府爲解決德華銀行事務起見，對於下例手續業經同意：

第一條 中國政府在最短期時內，將取自銀行之帳册及清理時所立帳册，交還銀行。

第二條　中國政府將銀行在北京漢口之不動產，連同其上面所建房屋，免除一切糾葛，交還銀行。在中國其他各處之不動產，業經清理，以銀行要求補償，中國政府同意以津浦湖廣鐵路債票一百九十五萬元付與銀行。

第三條　此後德華銀行對中國政府之各種索償，及中國政府對德國銀行之各種索償，均作爲付清。但德華銀行以一千九百十年津浦續借款未發行部分作抵借給中國政府之墊款，不在此內。

爲解決此事起見，中國政府擔任取必須之手續，使抵押債票可以變賣。並於中國政府各種德發債票恢復還本付息日，對於墊款上積欠利息，加以應得之考慮，以執行該項抵押債票之還本付息。如中國政府需要銀行，將以本照會互換後一年以內，對於該項債票還本付息所必須之款項，墊給中國政府。該項新墊款之利息，應按照週息七釐，每半年由中國政府付給銀行一次。該項墊款，得以該項債票或其他方法償還，即由中國政府與銀行另行開始商議訂定。銀行擔任於該項商議未經終結以前，不將該項債票在市面發行。但除另行協定外，不逾本照會互換後一年以外。

第四條　中國政府擬將德華銀行恢復至戰前地位，連同其各種借款合同內，發行銀行之職務，並執行各種手續。但湖廣鐵路借款合同內各項職務，現仍中止。

第五條　本照會互換後，關於清理德華銀行之章程，即行撤消，銀行不得付款於債權人之命令，將於一千九百二十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撤消。

以上各條，相應照請貴公使查照，須至照會者。右照會

大德意志共和國全權公使博

十三年六月四日

十　財政交通兩部呈大總統文

爲呈請事：關於解決中德戰事賠償及債務辦法，業由財政交通兩部提出議案，經由昨日國務會議議決通過，並議定明日出席國會報告，理合檢同與駐京德使擬定之互換照會文稿二件，呈請鈞閱。如蒙批准，應於出席國會報告後，飭下外交部，立即與駐京德使換文，以資結束。是否可行，伏祈批示祗遵。謹呈大總

統。

十一 大總統指令 十三年六月四日

令財政總長王克敏交通總長吳毓麟

呈擬解決中德戰事賠償及債務辦法，請飭外交部與駐京德使換文由。呈悉。准如所擬，外交部查照辦理。此令。

中華民國十三年六月　日國務總理，財政總長，外交總長，交通總長。

日本人口過剩與對華政策

唐軼康

日本的人口密度，每方哩約三百八十一人餘。英吉利，比利士，和蘭的人口，雖然也很密，而以平地面積平均起來，日本要算占世界的最高位置了。其人口的增加率亦甚大，平均每千人約當十一人又八。世界上除新西蘭，和蘭，諾威外，沒有比日本再高的了。最近世界上二十個國家的平均人口增加率，爲八人又七一；以此數與日本比較，則日本的人口增加率當算在高位了。現將各國人口的密度及人口的自然增加率，列表如下：

國別	全國總面積的人口密度以一平方哩計	農用地面積的人口密度以一平方哩計
日本	三八一·四六人	二·一一九·二人
英吉利	六四九·〇	八〇一·〇
比利士	六三六·三	
荷蘭	五五四·五	
意大利	三二九·一	四六三·九
法蘭西	一八四·四	二七九·四
美利堅	三一·〇	一二四·〇

人口自然增加率	人口千人之平均
新西蘭	二二·〇
荷蘭	一六·三
挪威	一四·〇
日本	一一·八
蘇格蘭	一一·七
丹麥	一一·四
德國	一〇·四

英倫及愛爾蘭	一〇·三
瑞典	一〇·二
匈牙利	八·三
比利士	八·〇
愛爾蘭	七·三
布加利亞	七·二
瑞士	六·五
智利	五·七

日本人口，自明治末葉至大正初年，每年增加七十萬人以上；大正五六年有減少的傾向；大正七年因流行性感冒減少三十萬人近數年來又有增加的傾向：大正八年增加五十萬人九，十，十一年又漲增至七十萬人。去年東京及其附近地震，人口雖不免要減少然不久即當回復前狀。因為日本的生殖能力是世界著名的，人口像這樣的年年增加，生活就不得不困難了。產業的發展，就也要稍受阻礙。故日本人對於確立殖民政策和整理過剩的人口，認為現在的一大急務。

日本人口的密度既如上表，而日本又是一個蕞爾小島，平地缺乏，雖盡力開墾，土地的生產額亦不及他國豐富。世界二十五國平均一愛克(acre)所生產的小麥為一九·一六英斗，而日本的生產額不過為一七·七八英斗，比諸比利士的生產三四·〇二英斗者，僅及其半。而大麥的生產額，比利士平均一愛克四八·一四英斗，普魯士四〇·八英斗，挪威三八·九三，而日本不過二七·三英斗。平地缺乏之土地生產力薄而人口密度高的日本，對於人口的過剩，焉得不起恐慌？所以他們看我國是一塊精肉，日日在那裏想吞到喉裏去。現參考各國的土地生產力，列表於左：

國別	小麥生產額一愛克能生之英斗數
比利士	三四·〇二
普魯士	三三·八〇
新西蘭	三二·二[illegible]
荷蘭	三一·六
英國	三〇·七七
丹麥	二八·一八
瑞典	二四·三二
加拿大	二〇·八二
法蘭西	一九·五四
匈牙利	一七·八九
日本	一七·七八

國別	大麥生產額一愛克能生之英斗數
比利士	四八·四一
荷蘭	四六·五六
普魯士	四〇·八〇
挪威	三八·九三
紐西蘭	三五·五三
英國	三二·一九
德國	三一·九二
丹麥	三〇·九二
加拿大	二九·五八
日本	二七·七三
美利堅	二六·一七

日本的農產品既如上述。然而其人造品，如關於商工上的生產，亦不能算爲世界中的優良者。因爲日本不但缺乏食糧，即原料品如棉花，羊毛，鐵，及石油等，亦須仰給於外國的。精製的與巨大的生產機械也要外國輸入的。并且工業的勞動能率高，所以經營工業亦見困難。近來日本的小工業雖很發達，但他們的每人平均輸出貿易額與各先進國比較，也不能及。現列表如下：

國別	每人所當的輸出量
比利士	三三六·〇〇
英國	一五〇·六〇
法蘭西	九二·二七
意大利	八三·五〇
美國	七九·〇六
日本	二九·三五

日本的工業雖發達，而其輸出的不振既如上述。現更就國富額比較之。近來日本的社會情形，已沒有衰頹的氣象，來往的人，無論男女老幼，總是衣冠楚楚，在市上也從來不見乞丐。然他們各人的國富額與列強比較，尚不能及。兹列表如下：

國別	每人所當的國富額
英國	七·九三四元
美國	六·五九八
法國	四·八三六
比利士	三·二四二
意大利	一·六三九
日本	·八九七

因爲上面所述種種的關係，所以日本人現在差不多都主張確立殖民政策。這一次新內閣的成立，日本人都以此相望。故對華政策，或者又要改變其方針。或將面子上不用從前侵略政策，而從所謂亞細亞民族的提攜的假親善政策上做起。又加以此次美國的排日行動，所以日本的政府與人民，全國上下，對於中國的觀念，又看得近一些了。在日本人的心目中，確然以中國爲他們的殖民地，爲他們的樂園。現在並且已經由理想而現諸事實了。滿蒙勢力的澎漲，是一個先例。然而我請問我們中國人，是否甘以膏腴之地爲他們的殖民地？

——時事新報——

時事日誌

中國之部

民國十三年七月一日

●國務總理孫寶琦與財政總長王克敏互相排擠，公府袒王，孫卽辭職；其他閣員亦另提總辭呈。

●熱察綏巡閱使王懷慶辭熱河都統兼職，以幫辦米振標繼任，幫辦一缺卽裁撤。

●李義元案由大興縣判李四個月零三日徒刑，外交部卽通知英美意三使。

同　二日

●孫寶琦辭呈批准，以顧維鈞兼代國務總理，閣員總辭呈未批。

●漢口等地俄使館均於一日交俄代表接收，上海因故未交，加拉亨向外交部抗議。

同　三日

●英國環球飛行機由印度抵福州。

●英艦在萬縣架砲迫地方官殺苦力一案，外交部向英使抗議。

同　四日

●駐北京法使照會外交部，抗議中德協定違反國際賠償委員會義務之各項。

●中華教育改進社及中國科學社等教育學術團體在南京開會，並舉行教育展覽會，參觀者五千餘人。

同　五日

●江西及廣東廣西均發生大水災。

●政府咨衆議院，提出顏惠慶組織內閣。

同　六日

●北京有議員一百二十五人，聯名電謝英國會議員對萬縣案主張公道，並聲明向英政府提出撤退揚子江外艦等四項要求。

●廣東孫系江防艦隊周之貞部因聯匪搶刧被圍繳械，周本人避赴香港。

同 七日

●駐北京法使二次照會外交部，阻止中德協定之實踐。

●外交部依加拉亨要求，電令上海交涉員許沅迅將上海前俄領署及吳淞俄艦移交俄代表。

同 八日

●英法日三使向北京外交部抗議廣東政府組織徵收鹽稅機關。廣州該三國領事亦向當地政府爲同樣之抗議。

●直隸第七旅駐張莊之一營因絕糧潰散，但未有搶刧行爲。

同 九日

●中華教育改進社議決收回教育權，以嚴定外人所設學校註册辦法爲入手。

同 十日

●王永泉查辦案，由閩粵邊防督辦孫傳芳呈准撤銷。

●駐北京法使三次干涉中德協定，並聲明德華銀行房產已由中國抵押於中法銀行，未贖回前不能復業。

●外交部答覆使團抗議商標法之照會，關於更換經理人解釋商標法第十及十一兩條之意義，並聲明已向瑞士萬國商標聯合會延聘專門人員，及商標公報已譯成英文，駐册已展期六個月。

同 十一日

●派施肇基王廣圻朱兆莘爲國際禁煙會議全權代表。

●廣州政府前派林森爲廣東治河督辦，現北京又特派其所任廣東省長葉舉兼廣東治河事宜。

●安徽馬聯甲調三路大軍攻六安大刀會匪，匪勢轉熾，延及霍山，江蘇軍一團入駐蚌埠。

同 十二日

●外交部公布中德交涉文件十一種。

●使團拒絕外交部請交前俄使館之照會，提出請中國外交部居間介紹，俾俄使與外交團領袖直接交涉。

●駐北京法使傅樂猷出京，轉滬回國，臨行以照會催決金佛郎案。

同 十三日

●北京議員及教育界進行反帝國主義及廢約運動。

●新疆楊增新擅殺喀什噶爾提督馬福興案，政府令電甘肅陸洪濤查明，陸託故推諉，政府二次嚴電令查。楊增新地位不穩。

◉廣東孫陳和議失敗後，陳軍林虎與湘軍宋鶴庚謀和亦未成，宋部王得慶全師被誘降林。

同 十四日

◉美使二次照會外交部，干涉中俄協定中關於中東鐵路之事項。

◉外交財政教育交通四部會議吳佩孚電請以俄國退回庚子賠款築路案，因顧慮使團及教育界之反對，未有結果。

同 十五日

◉公布商標局組織條例十二條。

◉直隸永定河決口三百餘丈，京師及天津附近將淹沒，內務總長程克率全體工程人員前往搶護河堤，惟京西及張家口均已成大災。

◉加拉亨接得外交部對中俄互派大使表示同意之照會，即來照通知本人已被任為俄國駐華全權大使，請定入覲期日，以便呈遞國書。

◉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呈孫文，請改青天白日旗為赤地，惟上端左角仍配以青天白日。

外國之部

一九二四年七月一日

◉美國實行新移民法。

◉德國答覆協約國關於軍事監督之牒文，大旨承認復施，但附有三種條件，法國駐德代使不肯接受，始又將條件取消。

◉意日比美各國接受參與倫敦協約國會議之請書。

◉英帝國商會聯合會在倫敦開會。

◉南愛爾蘭批准洛桑和約。

同 三日

◉西班牙軍與摩洛哥里夫部落大戰頗失利。

同 四日

◉英國所發倫敦會議之請書，內有建議，言決定德國背約失信一事，應不交賠償委員會決定。法國認此為英國欲取締賠償委員會之職權，致牒英政府，表明不為此建議所束縛。

同 五日

◉萬國運動大會在巴黎開會，與賽者四十四國。

同 六日

◉南北愛爾蘭劃界事現由雙方邊界委員會主席斐桑幹旋。

◉巴西聖保羅城入革命軍之手，巴西政府下戒嚴令。

同 七日

●非列濱偵察兵兩大隊罷役要求加新。

同　八日

●英相麥唐納赴巴黎，解釋關於倫敦會議請書之英法誤解。

●土政府答覆英牒拒絕將摩蘇爾問題提交國際聯盟。

同　九日

●英法首相會晤後，作成倫敦會議之共同提議，名爲英法聯牒，當卽發表。

●美國民主黨大會投票至一百〇三次，始選出台維思爲候選總統，勃賴揚爲候選副總統。

●大使會議答覆德國關於軍事監督之文，認德牒爲滿意。

同　十一日

●巴西革命黨繼續勝利，在聖保羅組織臨時政府。

●埃及首相柴魯爾遇刺受傷。

●印度德里有印度教徒與回教徒之衝突。

●美政府覆國際聯盟，聲明美國因憲法關係，不能加入互助公約，但美國已縮減軍備，望各國亦有同樣舉動。

同　十二日

●美政府通告英法政府願無條件承認坦及爾公約。

同　十四日

●萬國第一次廣告大會在倫敦開幕。

同　十五日

●參與協約國會議之法代表團，以哀里歐爲領袖，於今日至倫敦，意比代表團亦到。

●烏克蘭，伏爾加，高加索等地方瘟疫病傳染頗甚，國際聯盟及歐洲十一國之代表開會討論防杜方法，決議派員分別往各處攷察。



原文献残缺